新华文学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 VOL: 93

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 Published by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新华文学
VOL: 93

国家艺术理事会
新加坡

金基氏李
LEE FOUNDATION

赞助：
国家艺术理事会
(National Arts Council)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Fund)
李氏基金
(Lee Foundation Singapore)

新华文学

专辑
文学智慧国

文学是充满智慧和创意的。
在新加坡致力于打造智慧国的今天，
文学则可以打造智慧国的明天。
对于科学的幻想，
可以启迪我们迈向智慧国。
科幻题材的文学作品，
对喜欢科学和幻想的读者有一定的吸引力。
历史上很多优秀的科幻小说，
很早便描绘了很多年后才成为现实的人类潜航、
飞往太空和使用机器人的情况。
致力于科技领先的新加坡，
不应该在科幻文学中落后……
未来的世界会是怎样的？
让我们一起来打开这本《文学智慧国》。

《新华文学》编辑部
13-B, Smith Street, Singapore 058927

文学智慧国

专辑

新华文学 VOL: 93

名誉顾问： 曾也鲁　陈军荣

编辑顾问： 黄孟文博士　王润华教授
希尼尔　林得楠

总编辑： 刘瑞金

主编： 李叶明　周德成

设计： Quintess Language Services

出版： 新加坡作家协会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13-B, Smith Street,
Singapore 058927
http://www.singaporewriters.org.sg

发行： 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Tel: (65) 62935677

承印： Fuisland Offset Printing (S) Pte Ltd

赞助：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Fund)
国家艺术理事会
(National Arts Council)
李氏基金
(Lee Foundation Singapore)

准证： MCI (P) 033/10/2019

出版日期： 2020年8月

目录

主编的话 1

短篇小说

李叶明	骑劫	4
黄　华	沙洋岛	13
古　浪	高科技厂房的警报	19
如　莹	疫情	22
黄　强	蜜蜂刺客	28
张　兵	第三任妻子	36
李　哲	我在 AIC 病房	41
穆　军	喜极而泣	46
竹　石	穿越星球	51
青如葱	锁城记	56
骆宾路	一场消灭人类的彩排	66
艾　禺	美好时光	70
孙　宽	寻找天堂	75
陈　帅	圣约翰岛计划	81
黄龄慜	紫之恋	92
陈楸帆（中国）	未来已来 2040	97

微型小说/闪小说/微小说

依　凌	科幻小店	104
杨　松	绝配	106
烈　浦	会导航的口罩	108
董农政	科幻微型小说二则	110
蔡志礼	书香【手机】	114
陈庭惠	秘密	115

目录

其他文学创作

散　文

民　迅　从电脑谈开去　120
芊　华　手机盲侠　123

诗　歌

周德成　AI与I　126
凌江月　文学进入智慧国　128
龙永华　流言与其他　130
李贵合　科幻俳语　131
严安栋　2049　132
林蕴漪　空　135
包　容　Bella-034　136
代诗雨　人工？智能。　138
许玮珊　AI里的魂　140
李伟星　流浪异域　141
依　凌　宇宙骨牌　142
林　沛（马来西亚）　神秘智慧国　144

散　文

陈　楠　再听一回《武松打虎》　148
云　邱　不辞而别　151
张秀美　东北风遇见赤道风　154
沈林霖　绿意中斑斑点点的美　157
李国七（马来西亚）　面见94岁的姑妈　160
小　宇（澳大利亚）　腌笃鲜　164
心　水（澳大利亚）　叹息湖　168
徐梦阳（台湾）　买书记趣　171

诗　歌

夏元格	搁浅的河畔	174
叶　子	诗三首	175
慧　梅	诗四首	178
安诗一	雨在一个晚上下成秋天	181
语　凡	海上来时 2050	182
辛　白	吟咏三题	184
蔡家梁	与糖宣战书	186
孙苹钰	不久以后	188
无　花	许愿池（外一首）	190
铃　铛	石油之花	192
吕建德（马来西亚）	短诗十首	197
冰　谷（马来西亚）	走入冰心文学馆	200
江　离（中国）	老妇人的钟表（外一首）	202

短篇小说

杨　春	何家冰窖	206
丁　纯（中国）	初为人师	211
孙兴盛（中国）	扳碑	214

微型小说

梅　筠	凶手	218
李志浩（中国）	小气	220
蔡中锋（中国）	我的父亲母亲	222

目录

「抗疫文学」小辑

微型小说

黄　华	电梯	226
吴　剑（中国）	意料之外	228
何圣林（中国）	特殊的生日蛋糕	230
熊燕君（中国）	武汉离咱这儿有多远	232

诗　歌

乔德芳（中国）	为了谁	234
李志浩（中国）	战“疫”	236

散　文

伍　木	疫中记	238
郭华悦（中国）	防疫人生	244

文　论

寒　川	眷念缅甸，深爱澳门 ——序许均铨《驿站的岁月》	252
林　锦	一豆烛光的期待 ——序心受《一根湿了心的蜡烛》	256
牛　锐（中国）	作家笔下的秋之美	261

文　讯

郭永秀接任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会长	266
新加坡作家协会2018/2020年度理事会	268
《新华文学》第95期征稿	269
《新华文学》稿约	270
订阅《新华文学》	271
《新华文学》订阅表格	272

主编的话

文学中有一个特别分类，被称为“科幻小说”。它诞生于19世纪，是工业文明崛起后的文学现象。在人类进入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时代后，文学家们更关注的是人类的未来。

从哲学的角度看，科幻小说与神话传说有些相似，都是对未知的想象。而科幻小说最吸引人的特征之一，是在科学进步中，赋予了“幻想”能在未来实现的某种可能。

历史上有许多科幻小说，很早就描绘了很多年后才出现的如人类潜航、飞向太空和机器人等，让科幻小说有了某种惊人的“预见性”。

没错，文学本就是充满智慧和创意的，所以很适合用它探索未来。而致力于科技领先的新加坡，不应在科幻题材的文学世界中缺席。

因此本期新华文学特别推出《文学智慧国》专辑。在人类又一次进入科学革命的21世纪，在新加坡致力于打造智慧国的今天，让我们尝试用文学来打造智慧国的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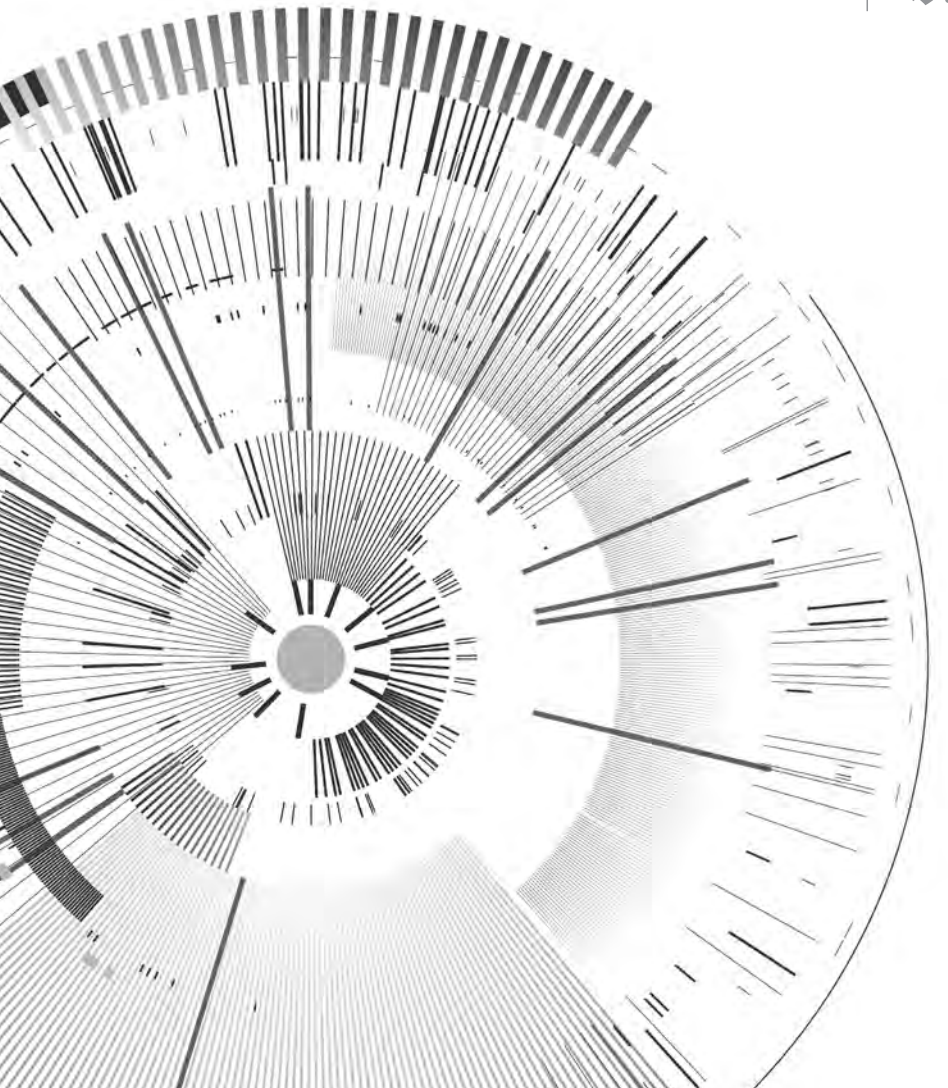
本期作品中，有的关注地球暖化、描写未来城市；有的聚焦生物科技、试管婴儿；有的则探索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如何改变人类的生活。年初冠病来袭，也有作品将疫情赋予科学的想象。专辑中除了小说，散文和诗歌也被用来关注科技对人类的影响，以及人类的未来生活。我们也顺势推出“抗疫文学小辑”，从众多的来稿中选择一些先刊登，更多的“抗疫”作品将发表在下一期的“抗疫烽火”专辑中。

未来的智慧国，未来的人类，究竟会是什么样子？不如让我们翻开专辑，一起感受、一起思考、一起幻想吧。

文学智慧国

专辑

短篇小说



这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没有之一。

他喜欢这个句式。用在伟大发明如云的这个年代，来形容细胞级生物焊接技术，是再合适不过了。当人类掌握这项技术后，你看吧，涌现、迸发出多少新技术、新成果、新发明。若是在十年前，你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人机接口

作为科学家，历麒在“深度想象”着他站在讲台上，对即将毕业的理科生们侃侃而谈，讲述这些年来的科技成就。比如，人机接口，就是在细胞级生物焊接技术下实现的，本世纪另一最伟大的发明。

在他的“深度想象”中，似乎看到了每一位学生眼神中的好奇、热忱与蓬勃的想象力。

他说：各位，你们有听说过“低头族”吗？

台下鸦雀无声。他知道，这一届学生，听说过这个名词的近乎零。海思早就告诉过他。

他对同学们说：这是20年前还在流行的一个名词，是伴随着智能手机而诞生的一个名词。

各位，你们肯定也没听说过“手机”吧。那是一个曾经被人拿在手里、捧在眼前，占据了人类所有关注力的小东西。人类因为总是低头在看这样小东西，因此被称为“低头族”。

历麒的大脑皮层似乎已经捕捉到了学生们恍然大悟的欢笑声。

为什么你们现在不再用这东西了？其实是因为这东西不需要再拿在手里、捧在手上了，也不再需要用看屏幕和“划手机”的方式与它交流。它

李叶明

直接通过你脑部的人机接口，与你的大脑直接沟通。你的大脑再也不需要通过手指向它下指令。你也不需要通过眼球、通过视神经来接受它的反馈。

一切就是这么直接！通过人机接口，你的大脑跟“手机”直接相连，因为省去很多无用的部件，如屏幕等，“手机”的体积更小了，它可以放在你身上任何地方，而人们再也不会把它拿出来看。它变成了一台真正的随身电脑，并直接与你大脑对接。可以说，这是给人类的大脑加了一台“外挂”。

好啦，到这里暂时先SAVE，就是保存数据的意思。在很早前，这被称为“存盘”。现在，所谓的盘——无论硬盘、还是软盘，作为存储器的一种形式，早就不存在了。

不过现在有一个指令叫UPL，就是上载到云端的意思。当你一旦上载到公共云，刚刚通过“深度想象”形成的那段原创讲稿，就算是公开了，很多人可以通过海思或其他人工智能系统查到。

保存完毕。此时海思告诉他，他的下一个日程是去签离婚协议书。

离婚咖啡

这是上百年来没有任何改变的一个领域。他必须和太太一起到律师楼，在律师的见证下签一份纸质离婚书。他无法形容此时的心情。

通过海思显示的各项数据，他可以明确知道，自己是开心的。一场持续近一年的麻烦，即将结束了。可他心底里为什么总有一丝挥之不去的伤感?

是的，这段婚姻并非没有给他带来过快乐和满足。他和太太是高中同学，到大学才分开去不同专业。当年在学校，他俩是一对学霸，而太太还是校花。当时他为她如此痴迷。他永远记得与她的第一次牵手、第一次看电影、第一次正式约会、第一次……

他永远记得那时的心情荡漾、血脉喷张，机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快乐着。

可不知从何时起，一直被他认为是天作之合的这段婚姻走了样，两人的心距离越来越远。他知道太太一直试图拉紧他。可不知为什么，他总想在两人之间保持一个距离。尤其是当他完成人机接口手术，连上海思之后。

没错，是海思让他在纠结的情感中，找到了理性的答案。海思不是普通的电脑系统，而是最新人工智能系统，是大脑的最佳“外挂”，以其对大数据的检索和分析能力、超强的人工智能算法，让安装者能随时从网上获取数据，结合各自的人体数据，作出最优化的决定。

可是律师办公室里冷冰冰的气氛，让他心中原本非常明确的开心，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心底反而涌出阵阵伤感。双方签完字，太太看到他的眼神，就像当初对一度自卑的他产生怜悯一样，太太喊他的英文名：Ricky，要不要去喝杯咖啡？

历麒跟在太太身后，来到楼下一家刚开的咖啡馆。

两人靠窗而坐，望着街头衣着光鲜、行色匆匆的人流，一时无语。

骑劫思维？

太太掏出手机回了几条信息。历麒心想，真是一个跟不上时代的女人。这是多么老土的举动。

此时，他心中的伤感，突然有了一丝平复。

太太放下手机后，往后拢了一下长发。这个动作让历麒突然想起了久违的“女人味”。这是当年约会时，他对坐在面前、自己仰慕心仪已久的女学霸的一句脱口而出的赞美。就是这“女人味”，让她征服了自己。

太太似乎也有点百感交集，不知道从哪里开口。她又望了一眼窗外的行人，突然扬了一下下巴说，人们啊，都被什么控制了？每天这么忙忙碌碌？她似乎是自言自语。

但历麒现在拥有最强“外挂”，不像当年，每当太太提出一些简

单问题，总让他这个理科男不知该如何回答。

他也看了一眼窗外的行人说，他们都在忙自己的事。这就是生活——不是在这“水泥森林”里忙，也是要在别处忙。

听到“水泥森林”这个词，太太有些意外，用那双美丽的大眼睛看着他。

他有些得意，这个对高楼大厦的市中心的比喻，是海思推给他用的。而此时他又看到太太眼角的鱼尾纹。海思迅速告诉他，这是一个36岁女人的印记。她算是保养不错的了，比实际年龄要年轻。

太太说，我说的控制不是这个。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是被“强行控制”，或者说是被“劫持”了。

历麒说，你们女人的“天马行空”，我真是跟不上。

太太一听，又抬起双眼，略带惊讶。没错，这个成语又是海思告诉他的。因为强大的海思懂他，他现在就是需要漂亮且有深度的词汇。其实“天马行空”这个成语，平时并不在他的字典里。

太太说，我说的不是“持刀劫持”，我说的是另外一种，在你不知不觉中的“强行控制”。

不等海思有答案，太太又说，其实在华文里有两个词，一个是“劫持”，一个是“骑劫”，同样的意思，你听了有什么不同感受吗?

历麒很快拿到数据，听到“骑劫”时，他的脑电波出现了一个峰值，心跳也略微加速了。没错，他也感受到了这种情绪。一个“骑”字，让他想到骑着马的蒙面大盗呼啸而至，突然把长长的马刀架在你脖子上。这比拿着水果刀试图打劫你钱包的小混混的画面，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历麒说，“骑”字用的好，有速度、有文采，让人浮想联翩……

太太笑了，还是那么含蓄、略带温柔。

她说，这是中文里的两个同义词，有地区差异，有些地方的人比较喜欢用“骑劫”，有些地方的人只用“劫持”，说“骑劫”他们未必听得懂。不过在英文里，两个词都可对应一个单词——hijack。

历麒觉得太太说的有意思。而海思好像有点跟不上。这似乎不是它的强项。

太太话锋一转，说在英文里，hijack比中文里的抢劫，还多一层意思，或者说多一个用法。

她喝了一口咖啡，抬眼望着历麒说，你知道的，在英文里，控制媒体也可以用hijack——hijack media。里面有威逼、胁迫的意思。

历麒有点不明白太太的用意。他问海思，海思回了一个英文：So……（又怎样）

太太又说，人的思维一般是没办法被劫持的。在威逼，或者在刀口下，你可以讲对方想听的话，做对方想要的决定，但对方无论如何是没办法强制你去怎么想，怎么思考的。

历麒突然觉得，太太说的有点意思。海思也回了一句英文：interesting……

太太喝了口咖啡，又说，在英文里，还有一个词hacker，是指黑客入侵电脑系统——这个你比我懂。但如今，人们都装了人机接口，都把大脑和电脑连在一起了。你们思考是在电脑的辅助下，要靠电脑里的数据来得出“准确结论”。请问这些结论，到底是你思考的结果，还是电脑思考的结果呢?

历麒觉得，太太说的有道理！海思也回：hm……

太太又喝了一口咖啡，随后用纸巾擦了一下嘴角。历麒知道，这意味着谈话即将结束了。

太太最后说，如果现在有人hacker进你的电脑，是不是等于入侵你的大脑？是不是有可能骑劫你的思维呢?

历麒和海思同时反应，不可能！因为海思有最先进的安全系统，绝对不会被黑客攻破。

此时，太太已经站起身说，我中午还有事——Ricky，你多保重吧！

神秘美女

历麒握了一下太太纤细柔软的手，心情突然又复杂起来。这是真正的道别啦。

他目送太太走出大门，然后又回眼看着窗外来去匆匆的行人。这个著名商业区的行人普遍光鲜亮丽，应该不缺财力，十之八九都做了人机接口，应该每个都连上了“外挂”。

这是科技的进步，时代的进步。人也需要进步。尤其是社会精英们，怎么可以没有“外挂”呢！

令他纳闷的是，这也许是太太与他最后一次喝咖啡聊天，为什么要谈这个?

不管怎么说，今天是离婚之日，也算是“大日子”吧。一段婚姻告一段落，应该整理一下心情。而海思建议，他应该让自己高兴起来，应该庆祝自己“重获自由”！

庆祝！？嗯，有新意。

海思说，找个美女多的地方吃午饭，也许会碰到你的“艳遇”。海思迅速提供了三个地点，其中“艳遇”指数最高的就在附近的金融区。海思的数据显示，符合长腿、细腰、大胸、翘臀且皮肤白皙标准的白领美女，这里占比达31%。这恐怕是全城最高的了！

他相信海思。海思一直以来了解他的品味。凡推给他看的照片，没有一个令他失望过。

……

离婚后的生活，最令他满意的，就是在海思的精心挑选下，令他常常会有“艳遇”。这让他很快忘记了太太。哦不，是前妻。

直到有一天，网上有八卦消息传来，说某企业大亨与一名“神秘美女”牵手，还传出多张牵手照……

他一看，“神秘美女”居然是他前妻。他觉得有点好笑。“神秘美女”？这么抢眼球的一个词，用在他前妻身上，有点过了吧！

尽管他承认，她保养的很好，确实“风韵犹存”。海思也这么说。而那个企业大亨看起来也有点眼熟。他向海思要资料。海思说

查不到他的个人背景，大部分是他企业的资料。他拥有的企业，市值数千亿——果然是大亨中的大亨。

历麒不死心。有一天，居然被他想起来了，他不就是前妻当年的追求者吗？从中学追到大学，尽管几次被明确拒绝，却依然像幽灵一样不时地出现在她左右。他还对前妻说，你可以不爱我，但你无权不让我爱你。

这小子，这么肉麻的一个人，如今居然发财了，居然还被他捡了个“漏”，终于抱得美人归。

不过海思安慰他说，他只不过是捡了你不要的。显然，证明你比他强啊！

因祸得福

三年后，前妻跟那小子结婚了。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吧。

就在同一年，人类经历了历麒这辈子赶上的第二次病毒攻击。上一次是30年前，全球数千万人感染，数十万人死亡。当时病毒主要攻击人的肺部。这次虽然同样是飞沫传播，但病毒会攻击人的神经元。也就是说，可能伤害大脑和神经系统。因此这个病不但有致死率，还有致残率，类似中风后遗症。

上次躲过一劫的历麒，这次没能躲过去。他高烧昏迷十几天后，在加护病房慢慢醒来，医生对他做了检查，然后说你真幸运，我们被告知，你是科学家，不能使用可能伤及大脑的抗病毒药物。没想到，很多用这种药的病患最后都死于并发症，倒是你挺了过来。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历麒自我安慰道。

一场大病，让他消瘦了很多，头发也白了，看上去像60岁的人。当然，病毒还是攻击了他的神经元，导致他轻微偏瘫，并丧失了一部分记忆。而作为人体一部分的人机接口，也遭到病毒攻击。

从那之后，他的人机接口不会自动休眠了。也就是说，只要他不关“外挂”，即便在熟睡状态，人机接口还是会不断为他的大脑提供各种电脑状态数据，搞得他晚上像做恶梦一般。

由于他丧失部分记忆，他一度非常依赖“外挂”。不过他发现，大脑中没有丧失功能的脑细胞，开始出现代偿性功能增强。也就是说，他对一些事的记忆更清晰了，对数字的记忆能力也更强了。

这也算因祸得福吗?

当时他完全没想到，这场大病，让他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

一开始他只是奇怪，为什么他对前妻的记忆被强化了。他总是想起她。他怀着那缕久违的情愫，向外挂电脑调阅与前妻的合影，结果发现很多都丢失了。这让他感到不可思议。是他的大脑遭病毒攻击哎！又不是电脑遭病毒攻击！电脑里的资料怎么会丢失呢?

后来，他利用自己愈来愈强的记忆力，慢慢恢复了一小批丢失的照片。

在重回研究岗位后，有一次，他工作太累，临睡前忘了关“外挂”。睡眠中，他突然收到人机接口送来的信号——电脑正在高速运转，正频密下载和上传各种数据。

咦？怎么回事？这不可能是夜间自动备份，因为他已停掉了这个功能。他平时晚上都是关电脑的。

他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会不会是有黑客入侵?

他不动声色，强迫自己继续睡眠，并尽量不让心跳、血压和脑电波出现太大变化。他也尽量在人机接口不停传来的电脑状态数据中，记下一些有用的关键数据。

第二天一早，他先关掉“外挂”，接着把昨晚记在脑子里的信息，赶紧记在纸上。然后他找出说明书，对“外挂”进行系统重装。与此同时，他写了两张字条，叫来快递小哥，分别送交两个他能想到的在关键岗位上的朋友。因为他们跟自己使用的是同一版本的海思。

而离婚当天喝咖啡那一幕，又清晰的在他眼前一幕幕闪过。前妻居然早就指出，如果海思被黑客入侵，那么他的所思所想就会暴露无疑，而且黑客还可通过篡改数据集，篡改人工智能算法等方式，让海思做出错误结论，并引导你用黑客想要的思路，得出黑客想要的结论。

这不就是“骑劫思维”吗？！

而他那两个在关键岗位上的朋友，一个掌握最新科技的关键领域，一个掌握军方的指挥系统。一旦他们的海思被骑劫，这两个人是有可能做出足以毁灭国家的决定的！

想着想着，他开始大汗淋漓，前襟和后背都不知不觉湿透了。

尾声

由于他的发现，挽救了整个国家！数十名在关键岗位上的关键人员，被查出使用同样有安全漏洞的海思系统。

危机过后，他使用新安装的系统到外挂电脑的数据区查看，根据那晚记下的状态数据来对照，他想找找看，到底是哪些数据被人动了手脚。

令人意外！他发现，他刚恢复的与前妻的合影被人悄悄移走了；他对两性关系的数据集也被动过手脚。这意味着，他对异性的喜好可能被人设定了。或简单来说，他喜欢或不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可能是被别人操控的！

难道，这才是他与妻子离婚的真正原因？！

到底是谁？是谁骑劫了我的感情，我的人生！

李叶明

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随笔南洋网创办人及主编、专栏作家，《联合早报》特约撰稿人。著有散文集《随笔南洋》。

沙洋岛

黄华

公元2029年12月31日（星期一）下午5时整，坐落于沙洋岛的中央警局召开年终记者会。警局副总监洛克肖郑重宣布，2029年沙洋岛全年未发生一起刑事案件，也未接到任何民众的刑事报案，从而宣布本年度为沙洋岛刑事无案年。

作为八卦记者的骡子觉得实在不可思议，这一年他确实感到了巨大的压力。自从跳槽来到沙洋岛报社上班，主编马福（私下大伙儿都叫他马夫）给他的任务就一直未完成。他记得马夫的话说得很实在，也句句在理，他告诫骡子，我不管你多努力，多懒散，只要能写出惊天动地的八卦新闻，你就是报社的英雄。

可2029年整整一年的时间，骡子把全岛跑了无数遍，一个惊天动地的新闻也没挖出来。除了一些人人皆知的三流演员情变的绯闻和顶级富人财产的继承纠纷，有关刑事案件，Oh my gosh，真没见一例。

骡子开始以为是警局封锁消息，报喜不报忧，可后来也觉得不对劲儿。以目前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世界西半球放个屁，不出一秒，东半球就闻出了味。这样的传播速度，沙洋岛真要出个什么刑事案，即使鬼想瞒，也瞒不住啊。

“刑事案区别于其它案件，在于它的危害性。犯罪行为具有几个基本特征：1）社会危害性；2）刑事违法性；3）应受惩罚性……”警局副总监洛克肖继续他的发言，眼睛偶尔离开一下电子稿，手中的激光笔不时点击一下身旁不远处的大屏幕，一副胸有成竹的姿态。

骡子急不可待，到记者提问环节时，他第一个举起了手，不停在空中摇晃。

“那个高个子，对，戴黑眼镜的，就是你。”洛克肖指着骡子。

“警官先生，我是沙洋岛报社的记者，据我所知，沙洋岛的刑事案件自您上任后逐年下降，不到三年时间，竟然下降到零。您和您的属下是如何做到的？能否分享有什么特别的妙方吗？谢谢。”骡子的提问一气呵成，声音里连标点符号都准确到位。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我们沙洋岛地处太平洋中部赤道附近，平均海拔9米38，四面环海。全岛面积256平方公里，长住居民人口30万，外来游客月平均5万人，是一个小地方。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好的岛上有，坏的岛上也有，其它地方该发生的事，我们沙洋岛也同样发生，包括刑事案件。去年，也就是2028年，就发生了32起，前年更高，有91起。今年初，我们采用了新的科学技术，乃世界上最先进的预防犯罪系统Crime Prevention System，简称CPS，才做到了2029年全岛刑事案件为零。当然，这也仰仗沙洋岛全体民众和包括外来游客的有效配合，因为一切的硬体手段都必须与软体的支持有关，谢谢您的提问。”洛克肖警官回答的很轻松，肢体语言表现的也很完美。

“警官先生，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预防犯罪系统CPS是我们自行研制出来的吗？”骡子追问。

“无可奉告。”洛克肖警官一脸微笑，耸耸肩，摊开双手。

后面其它记者问了什么，洛克肖警官是怎样回答的，骡子已不感兴趣了，他快速的把他和洛克肖警官的问答发给了马夫。他知道他的顶头上司早已等不及了，一定是火烧屁股一般，疼得直跳脚。

果然不出所料，不到十秒钟，骡子的手机里就收到了马夫的信息，粗大的黑体字，“Wah lao eh，立即去查。”

骡子的大名郑梅罗，郑取了父亲的姓，罗取了母亲的姓，中间的梅是按辈分取的，到他这一辈儿恰恰是梅。说来也巧，骡子爷爷的爷爷就是广东梅州人，他和千千万万个同乡一样，在年轻的时候

为了躲避战乱下了南洋，漂泊了许多地方最终来到了沙洋岛，把郑家的一支血脉留在了这个自己也叫不上名的孤岛上。

到了骡子这一代，沙洋岛已经从荒岛发展成了太平洋上的一盏明灯，经济发达，商业旺盛。移民的大量涌入，人口也快速递增，各行各业都无比昌盛，全岛沉浸在国泰民安的状态。

可正像中央警局副总监洛克肖说的那样，沙洋岛不是天堂，外面好的岛上有，外面坏的岛上也有。但为什么今年，2029年全年竟然刑事案件为零？这事儿，沙洋岛上任何人都不可思议，更何况是爱钻牛角尖儿的八卦记者郑梅罗，绰号骡子。

骡子这个绰号是他太太姣娘先叫起来的，只因忙工作不着家，累的半死也不出活。和他一期的同事没干几年就升了职，长了薪，可自己的老公一点没心眼儿，像头骡子一样天生的劳碌命，活捡最累最苦的不说，好事还轮不到一点儿。报社里让骡子2029年爆料刑事案件的花边新闻，可整整一年了，骡子一点腥味都没闻着。眼看着今年的花红泡了汤，娇娘肚子里梗梗的，肠子气得快卷成了麻花。

晚上，骡子一进门，太太娇娘就嚷嚷开了，云里雾里的一阵儿埋怨后，最后扔下一串话。“骡子，今年你的运气也只剩买马票了，如果中不了大奖，明年你死也要离开马夫那个倒霉报社，去开网约车也比你现在强得多。”

“娘子，你朦查查啊，你见谁还开车啊，满大街早他娘是无人驾驶的车了，私家车都淘汰了三年了，好不好。”

娇娘让骡子给吼醒了，嘴里却嘟囔。“是啊，这世界发展的也太快了，现在什么屁事都不用人干了，不知还要人做什么？”

“只剩犯案了，还能做什么？”骡子赌气的声音更大了。

“犯案？你没看新闻，今年没有一件刑事案件？”娇娘更来劲了。

“Wah lao eh，你每次对我这么凶，这算不算刑事案件？”骡子歪着头看了……眼太太。

“你还别说，有时候气得我真想对你动粗，可每当这个念头一闪，脑海中就全是你的好，你的柔情，气也就立刻消了，真奇了怪了。”娇娘说完温柔的一笑，凝视着骡子，显得特别妩媚。

“真的喔，我也是哎。娇娘，有时候你烦得要死，我也会发火，可发着发着，脑子里都是你的美好，你的温柔，火也就没了。”骡子说完一把抱住娇娘，深深的一个吻，娇娘也热情地回应……

“你的这种感觉……是什么时候有的？”骡子轻轻地问。

“什么时候……年初吧。”

“你呢？”娇娘反问。

“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

突然，骡子收到了马夫的信息，信息通过手机投影在天花板上，字特别的大。

“骡子，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记着，捡着牛粪有话说。”

“什么意思？”娇娘不解。

“你老公要中马票了。”骡子说完又狠狠亲了娇娘一口。

捡着牛粪有话说，是马夫重奖属下的名言。意思是不管你采取何种方式，当然不能违法，只要挖出新闻幕后的秘密，就按照报纸的订阅量和网上的点击率，论功行赏，赏金不封顶。

看来，无论时代怎样发展，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始终有效。骡子顿时像打了鸡血一样，全身心投入到题材的挖掘中，把骡子的倔强和认真发挥到了极致。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骡子累的差点把命搭上，像条疯狗一样，嗅觉深入到沙洋岛的各个角落。他把能调用的资源都用上了，包括自己的亲朋好友，甚至海外的关系。

所有的元素在慢慢地集中，零散的线索被有序地归纳。庞大的数据中，当最后的线索浓缩至焦点目标时，骡子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双手下意识地按住快跳出来的心脏。

“Wah lao eh，太聪明了……”一夜未眠的骡子一边自言自语，

一边眺望着黎明的大海，心如浪涛翻滚，久久不能平静。

“捡着牛粪了，Boss。”冲了一杯咖啡的骡子给马夫发了一条语音。

“Send过来，我想闻牛粪的味道。”马夫的语音颤抖着，带着万分的惊喜。

“慎重起见，还是见面谈为好。”骡子回答。

一个钟过后，两人相约来到报社VIP会议室，一进门，骡子迎来马夫的一击重拳，差点把他打倒。

“骡子，我真没看走眼你，快详细说说。”马夫兴奋得有点失常。

骡子的汇报终于结束了，厚厚的文件散落在桌面，马夫围着会议桌转圈，他抓起其中一页仔细查看，双眉紧锁。

“预防犯罪疫苗Crime Prevention Vaccine是一种最新生物疫苗，该疫苗具有催发人体大脑在犯罪的前一刻产生抑制犯罪的念头，并通过外界发出的感应信号迅速制止犯罪的行为。而保证这一切的是发射在外太空生物卫星中的数据处理器，它可以通过空间磁场实时采集人体内疫苗发出的感应信号，经分析后反馈给人体大脑得到校正，以阻止犯罪的企图。预防犯罪疫苗在全球还处于实验阶段，只在监狱系统内逐步开展尝试。已知在社区试用的目前仅仅有两个地区，其中一个就是沙洋岛，起始日期2028年12月1日。”

马夫突然明白了，怪不得沙洋岛全体民众在去年12月份一窝蜂似的人人被要求接种疫苗，不论男女老少，一个都不能少。还有，自2029年1月1日起，沙洋岛移民局在各海关启用生物签证，每一名进入沙洋岛的游客，都必须注射疫苗后方准入境。原来，这一切的一切正是为了预防犯罪，预防刑事案件的发生。

“Boss，您没有感觉到，这一年来，自己有什么变化吗？”骡子淡淡的说了一句。

“有，有变化……我对员工变得仁慈了许多，不太狗血了，对

家人也温顺了许多，不急躁了，就连对女佣也客客气气。可我自以为这一切都是我逐渐成熟的表现，是岁数大的原因……”

“我们都误判了，沙洋岛去年离婚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也比往年少许多。”骡子用收集的资料继续补充。

“你说的对，人类用自己发明的科技手段控制人类思维的时代来临了，只是没想到来的如此之快。”马夫眼睛里闪着光芒走近骡子，话里一语双关。他非常欣赏属下的才干，骡子这次调研的信息是爆炸性新闻，它彻底挽救了报社。

“骡子，干得太漂亮了，你捡的这堆牛粪，分量极重，价值连城，我代表报社同仁感谢你。”马夫说完深深给骡子鞠了一躬。Wah lao eh，这举动着实吓着了骡子，他惊讶得差点儿跌倒。

2030年春节前夕，骡子收到了一生中最大的红包，他不仅一跃而成了沙洋岛报社的副主编，还预交了定金，购买了太太娇娘最中意的一套新居。

除夕夜，骡子发了信息感谢马夫，马夫客气地回敬，但最后一句话，让骡子失眠了。

“骡子，那颗卫星不会出事吧。”

注1：Oh my gosh：我的天啊。
注2：Wah lao eh：岛上方言，惊讶的语气词。

黄　华

祖籍江西，出生西安，1993年起居住狮城，自幼敬重文学，爱好写作，2013年起以小说诠释社会现象和人生百态。

高科技厂房的警报

古浪

“铃铃铃——”旁边的电话响起，我抓起电话说：“控制中心。”听筒里传来熟悉女人的声音：“这里是cell 2，那个contamination（污染）有警报。”她是cell 2的管工。警报器设于无尘室（clean room）的墙壁上。

“Ok，我查一下。”放下电话，我把目光移到前面电脑银光幕，在老鼠器按一下cell 2的画面，检查cell 2无尘室内的温度，发现温度高了一度，难怪警报响。立刻用老鼠器按几下，把画面转去cell 2冷气机群组，果然整排40架冷气机有一架的控制灯是红色的，那是停止运转的讯号。奇怪？控制中心的大型控制讯号板的警报为何没有操作？明天开会时需要报告给上司，以便通知承包商派来人员检查此警报的故障。

我站起来，对坐在不远专注另架电脑的同事说：“我上去cell 2查一下，有架冷风机不跑。”说毕，抓起手提手电筒，推开控制中心大门，从旁边的楼梯跑上楼去，用力拉开楼上铁门，机械吵杂声立刻灌进耳朵，冷风不断从身上吹拂过，我沿着铁架搭成的走廊，于停转的大型四方型的冷气机厢边，前面的开关控制果然红灯亮着，我立刻按下青色启动扭，电动机轰的一声起动了，然而发现电流表的针跳了一下，又回到很低的数字，不妙！随即按停电动机，打开冷气厢的小门，在手电筒照射下，不出所料，电动机四条拉动大型风叶机的皮带全部断裂。风叶机停转，就不能把冷气透过风管送冷气到楼下的无尘室，当然，冷气需要通过层层特别的过滤器，才能达到无尘室的标准。

“Richard！cell 2的第12号冷风机皮带断了，

需要换新。”我用手机联络上司。

不久，有两名同事从货仓处拿来新的皮带，我们三人快手快脚一起将皮带装上电动机与风叶机连接到齿轮，然后再启动电动机，观察运转是否顺畅一会，然后满意关上冷风机厢门。

“走！我们去喝咖啡！”同事苏说。三人从楼梯鱼贯下来，朝工厂的餐室走去。

半个小时后，我检查电脑，cell 2的室内温度已恢复正常，而室内的警报已解除。

下午时分，控制中心的控制讯号板的警报响起，这次是cell 1无尘室的地下室的抽水机发出的。

“糟糕！”我对同事说。“走吧，进去检查一下。”

我们离开控制中心，从自己的储物柜拿出用原子袋封住的防护衣服，然后走进cell 1的员工休息室，那是间准备员工进入无尘室的小房，拿出防护衣穿上，接着从那里的衣厨拿出塑胶手套，戴上丝网帽子，鞋子穿上鞋套。一身如太空衣走进一间吹风室，被四方八面的吹风机吹一阵，才走进产品无尘室，室内排列产品机械，穿着洁白太空衣的女员工们忙碌操作产品——移动硬盘的制作。厂房分成三个cell，每个cell规模宽大，隔间有不同的组别。

我和同事来到地下室进口处，掀开地上室的门盖，由于地下室只及人头深，不难下去。只是地下室大的小水管和各种电线纵横交错，并且需弯身走动，需小心行动。来到抽水机处，发现装水的小池水已溢出，水流向地下室低处积水。原来是感应器脱落，感应器的操作十分重要，即使抽水机发生故障，仍有后备抽水机继续操作。我与同事立刻动手固定好感应器，抽水机开始运转将水通过水管排出外边，至水位低时停止，无尘室的机器继续将洗过产品的水流进水池，感应器使抽水机运转，这样周而复始地操作。

工作完成，我们爬出地下室，走出无尘室，脱掉太空衣，然后通知承包清洁的管工，和告之无尘室的地下室积水地点，以便让清洁员工下去清除积水。

回去控制中心，已接近黄昏，剩下时间不多，我与同事们埋首电脑里，赶忙填写一天工作的报告后发送交差。

夜幕接近降临，灯光亮起，公司提供的接送至地铁站的巴士车陆续开进工厂停车场。跳上车，带着疲惫的身心结束一天的工作。

这一天的两宗警报，只是此间跨国公司高科技厂房所有警报系统的冰山一角，我与几个同事是警报的前线人员，每天为发生的警报战斗，使厂房高科技产品不受影响。

新冠病毒Covid-19的爆发，如果人类能够发明疾病警报系统，或许疫情不至于扩散那么大。然而，人类肉体毕竟与机器迥异，就连发生于本身自己健康的警讯被忽略。我终因一场大病，后离开高科技公司的职务！

古　浪

原名张君村，爱好文学，早年以笔名雨浪发表作品，后负笈台湾修读电子电力工程，毕业后于新加坡从事科枝工作后停笔多年，现已退休。

疫情

如莹

在弥留的片刻，依稀听到那熟悉的歌声，他的心终于放下了。这些年来，每回听到那旋律，他的思绪总会回到2020年初，见到那时的她，那个当年时时刻刻想见到、随时可以见到却又选择不见的她。

他和她相遇在2019年圣诞期间英国中部温德米尔湖区旅行途中。12月的湖区一派沉静、孤寂景象，放晴日子里天色迷茫，白雾苍苍，斜风冷雨天更显苍凉，宛如一幅幅水墨画，就在这如画的背景中他两回在安布尔赛德小镇远远瞥见过那个背着双肩包、水一般柔美气质的她。游温德米尔湖从安布尔赛德至波尼斯小镇途中他们恰巧坐在了渡轮的同一排，于是他便主动和她攀谈起来。他们都来自狮城，他是病毒学家，早年曾留学牛津，妻子前几年患病去世后他每逢休假总会来探望在爱丁堡大学读博的儿子。她在报社任编辑，离过婚，一个女儿在皇家音乐学院就读。分手时他们相互交换了联络方式。

一月中旬她生日那天，恰逢周末，他们相约起个大早前往东海岸徒步。凌晨的海滩空寂无人，两人赤脚行走在平整的沙面上至一处细软白沙角落坐下，静静地望着水面上空的云和远处的帆，双双沉醉于海浪拍击的声响，任由思绪随海的声息、涛的律动飞扬，偶尔说上几句话，直到耀眼的光茫照射在海面时，才起身沿着海边继续往前走。她告诉他久违的海的音律给了她一种无法用言语传达的温暖宽厚的感觉。那晚，她第一回将写给自己生日的诗和他分享。

暮冬的生命
请莫以年数来度量
因为她已将逝去的韶华遗忘
只专注于初春的绽放

生命的旅程虽无惊澜
遇见过，错失过
追寻过，留白过
有过爱的相伴，已非枉然
那么请将—切、—切于心的执念轻放
柔和些，舒缓些
从容些，宽广些
像浪花—朵随波涛拍岸，欣然往返
让呼吸延绵不绝于来日的时光

他喜欢这首清新淡雅的小诗，主动为它谱上了曲子，她业余正在学声乐，跟着谱子唱熟无伴奏录音后分享给了他。

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过后，阴霾开始笼罩岛国。随着冠状病毒疫情1月尾在中国全面爆发，狮城情势日益严峻。当年曾为SARS权威的他再度临危受命投身抗疫一线。承受了相比17年前更大的压力和工作量，但他似乎自觉没有当年那般劳累，或许除了强烈的责任心撑持以外，来自她的隔空短信问候给了他另一种工作动力。有一回，她问是否需要她送些营养食品过来，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不要，但心里分明是暖的。有时夜间想她的时候，他会戴上耳机听上一遍那首她唱的歌。虽然心中时时想见她，他还是选择避开她，一则可以专注于工作，二则医院接触病人较多，亦怕万一传染给她。而她也实属性情恬淡之人，总想着尽量给他多点空间、少些纷扰，因而当她想念他的时候，会哼上几回他谱曲的歌，发一则短信告诉他一切都好。他们之间的情愫就在这番相互主动隔离之间渐生渐

浓。如果没有这段隔离的日子，他也许不会如此强烈地感受到与她的心心相通和灵魂相契。有时就在他非常思念她的时候，正是她发来短信问候的时分。她的存在让他感觉温暖、充实、甜美和放松，更接近精神上深层次的自由。

也许因为他们彼此都失去过，所以格外能够体味和珍惜这份得来不易的缘分和情感。年尾疫情宣告结束，他们就在圣诞期间办理了结婚登记。往后的15年是他人生中最为丰盈幸福的时光。他全情投入的病毒研究加快了步伐，其中依据新冠疫情期间亲身体验开启的有关人类情绪和病毒免疫力关联性以及在没有疫苗情况下如何在短时间建立免疫力这两个研究课题已经跻身国际前沿水平。她成了他的良伴，除了全面照顾他的日常生活之外，她还协助他整理出版了三本医学论著，自己出版了散文集《天际那一抹晚霞》。双方孩子也都懂事，在外成家立业后每年都来探望他们而没有占用属于他俩的时间，他们就这样安静地共享着黄昏岁月。他有时应邀去世界各地解决医学问题或参加学术研讨会，她尽量安排陪着去。音乐融入并滋润了两人的日常，在家或出国期间他们都会抽空去听上几场音乐会，那首当年属于他俩的歌时常在他们的屋子里荡漾，2035年初在庆祝他70岁生日暨水晶婚的亲友聚会上他俩还二重唱了一回。

就在这次聚会一周后的那个夜晚，他被卫生部长紧急召见出席了长达四小时的闭门会议——一场史无前例的疫情风暴已经悄然席卷全球！据英国科学家证实，一周之内，伦敦已有近三千人受莫名病毒感染，感染源未明，受感染者在察觉身体不适的两天内无一例外会出现严重心衰症状，伦敦医疗系统已告急，即将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会上，神色严峻的部长通告狮城已非世外桃源，有可靠证据显示，病毒已经迅速蔓延至东南亚，本地好几家医院当天出现多例疑似症状病人；最后部长以悲观的口吻总结道：“正如比尔盖兹20年前预测，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未来几十年可以杀死无数人，那不是核武器而是病毒，果真一语成谶！”他认识部长多年，曾经跟随他打赢过很多场战役，第一回从他的口气中窥见了人类终极梦魇的到来和哀鸿遍野般惨烈的风暴景象；第一回，部长没有拍他的肩膀以示信任和临危授命，而是在散会时给了他一个深情告别般的拥抱。

回到家夜已深，灯还亮着，她头枕在沙发上已经睡着了。一刹那间一个可怕的预感从他脑际划过：难道他们平静而美好的生活将嘎然止于即将来临的灾难？他暂不打算将今晚的消息告诉她，他决定聚焦毕生的心血研究：人类需要他，她需要他！时间就是生命！

接下来的两天内，她只见他在书房里一言不发，在低声轮回播放着的那首歌的背景音乐中像是着了魔般或奋笔疾书或点击键盘。她也不多问，只是到了三餐时间将可口饭菜送到他书桌上，将室内空调温度调节好就主动退出了。第三天清晨他驱车去了卫生部大楼，将一份手稿亲自交到部长手上，随后他便一头扎进了他的定点实验室，打电话告诉她需要临时集中会诊几日，叮嘱她外面流感盛行千万不要出门安心在家等着他。

她没有等到他回来，第三天下午她接到他的病危通知电话，他因心衰、呼吸衰竭导致昏迷失忆已经四小时，必须马上上呼吸机，插气管导管。赶到伊丽莎白医院后，医生示意她到办公室面谈，告知她医院已经接卫生部通知，根据他呈交的报告所紧急配制的中西医结合药剂已被紧急用于临床，疗效显著，服药者在服药24小时后针对病毒的免疫力平均提高30%，只是他已经错过了最佳服药时间，目前的体征完全靠着机器维持，情况随时突变，希望她有心理准备。另外，他的报告中提到的另一重点为情绪抗体——某些和谐共振频率诸如心曲或为抗疫的不二解药，由于他的健康情况突变，无法更多了解他的深意。听到这里，她强忍住泪水向医生请求允许她马上进入重症无菌监护病房。

此刻，她看到的他如同被收留在氧气舱中的孱弱婴儿，没有丝毫动静却在呼吸机运作下发出沉重的呼吸声，四周是维持生命体态的各种设备和数字显示。他的眼睛似乎微张着，但目光游移而黯淡。望着眼前爱人这张几乎无法辨认的脸，她顷刻间泪如雨注，心如刀绞。她从包中取出手机，将那首属于他俩的歌调至适当音高放在他耳边，用手轻轻抚平他的头发，然后将他虚弱而冰冷的右手放在了自己的双手间揉搓。当那首歌播至第五遍时，他游移的目光开

始凝聚，已经飘走的意识似乎又回归了，她欣喜万分地呼唤他的名字，只见他嘴角微微动了动，目光转向她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当晚他是在她的深情呵护间平静安详地带着爱意渐渐远去的，走的时候，嘴角挂着一丝笑容。

这场疫灾中，全球共减少了1/10人口，狮城丧失了10万人口，如果没有他，死亡人数将倍增。他的墓碑上写着：“这里躺着一位病毒学家，他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对专业的恪守、对人类的关怀、对爱的承诺。”她是幸存者，用余生继续用心整理他的手稿、守护他俩共有的记忆、在属于他俩的音乐声中温婉平静地活着。

如　莹
原名方文，文学爱好者。

蜜蜂刺客

黄强

1、世界仿生学学术研讨会

2050年9月30日，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化中心报告厅。

报告厅内，世界仿生学学术研讨会正在这里举行，来自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科学家汇聚一堂，交流仿生学研究和实践的最新进展。

报告厅外，在距离此地5公里左右的南部海面上，悬浮着一个1平方公里的智能农场。在农场的一排排整齐的透明温室里，各种蔬菜瓜果争奇斗艳，生长得十分茁壮。这里其实是一座蔬果工厂，蔬菜和水果全部采用高密度无土栽培，每半米架设一个培育架。这种温室一来可以防风，二来温室的透明屋顶的透光度是可以根据植物的需要自动控制，还可以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供应整个农场的电力。这样一个1平方公里的智能农场生产的蔬菜、水果，可以满足50万人的需求，而且无需外部提供电力。2050年，新加坡的南部海滨已经有12个这样的农场，实现了新加坡全国蔬菜水果的自给自足——这是题外话，先按下不表。现在的重点是，当你走进农场的水果培育室，会看见许多蜜蜂在不停地传花授粉，你不必担心蜜蜂会来蛰你，这些都是仿生蜜蜂，由国立大学智能机研究所研制。经过这种可控的人工授粉，所有花蕊都得到及时均匀的授粉，长出来的水果都大小均匀，基因优化，都是绝对健康的水果。但是，过去，这些仿生蜜蜂有个缺点，就是需要人工充电，因为它们个子小，数量多，连续工作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把自带的电用完了，导致有的蜜蜂机掉在花瓣里，有的掉在水槽里，

用人工找，既费工又费力。现在好了，国立大学智能机研究所改进了这种蜜蜂机的功能，使它们能够自动找到USB接口充电。今天的报告主题，就是关于这种突破性的仿生蜜蜂机技术。

让我们回到报告厅。这里，各种会议的司仪都是由机器人小姐美西担当。美西小姐的脸部是上一年度亚洲小姐选美赛的冠军得主赵美西小姐的造型。这个造型可是有版权的哦。对于每次不同的会议，这位美西小姐不但能瞬间记住每位来宾的面貌、姓名、学术背景，而且，只要你和它见过一次面，下一次见你，它一定能准确地叫出你的名字，还清楚地知道你的履历，还可以和你聊天。它主持会议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还能精确地控制各位演讲者的时间。它也是个语言天才，能非常流利地讲世界各国语言，它的嗓音是集各国官方电台女声播音员的声音之大成，需要用到哪国的语言，就可以选该国的官方电台女声播音员的声音。当然，最常用的还是华语和英语。它还是个大力士，台上有时需要搬一些桌椅、沙发什么的，它可以一只手抓一样，迅速搞定，连那些身材高大威猛的男士们也自叹不如。同时，它的双眼也是一台摄影机，能够把演讲全程忠实地进行记录，如果需要，它只需要按一个手臂上的按钮，就可以联通互联网，进行全球实时直播。总而言之，它一个人包揽了过去需要几十个人做的工作，而且，从来不知疲倦，永远又是那么年轻漂亮，工作表现绝对一流。这不，去年国立大学选校花，它的票数是最高的。

好了，现在研讨会正式开始了。

美西：今天的主题演讲由国立大学智能机研究所的黄山松教授主讲。他的讲题是《智能蜜蜂机的理论与实证》。大家知道，从2015年以来，智能蜜蜂机一直是世界仿生学界致力要攻克的难题。起初，科学家们的本意是制造一种智能蜜蜂，这种蜜蜂可以听从科学家的指挥为指定的植物授粉。现在，这一目标已经实现。今天，黄教授要展示给大家的是另一种突破：智能蜜蜂机可以自行找到USB接口实施充电。充电10分钟，可以连续飞行10小时。现在有请黄教授。

掌声中，黄教授走上讲台，手上拿着一只盒子。黄教授结合幻灯片解释了一些理论之后，自豪地宣布：“世界上第一只具备这种自动充电功能的智能蜜蜂机已经由我们国立大学团队研制成功，只要是有电的USB接口它都能感应到，比如电脑主机上的，手机上的，充电板上的等等都可以。没电的，它就会忽略，寻找另一个有电的接口。而且，它吸收电源的速度超快，正如刚才美西小姐所言：充电10分钟，可以连续飞行10小时。下面请看演示。”

顿时，全场鸦雀无声，大屏幕上出现了特写镜头。只见黄教授打开盒盖，里面是一只看起来和蜜蜂一模一样的东西——这就是智能蜜蜂机。教授口令蜜蜂找电源充电，只见蜜蜂机垂直起飞，几乎没有噪音，在空中转了几圈，似乎在寻找USB电源接口。突然，蜜蜂机向前排一位正在用华为手机拍摄视频的观众俯冲下去，趴在华为手机上，爬到下端，找到了USB口，把两只前脚插了进去，呆住不动，开始吸收手机的电能。那位观众也是位科学家，他双手拿着手机，甩了甩，想把蜜蜂机甩掉，但蜜蜂机好像粘住一般纹丝不动。他于是去观察手机的电量，原先是90%，现在迅速下降到了80%，70%，60%，50%，“喔，太厉害了，这个小东西！快把我手机电能吸光了。”

黄教授见演示的目的已经达到，就口令蜜蜂机返回蜂巢盒子，这个蜂巢本身也是一个充电板。蜜蜂机果然放弃充电，飞回盒子里。

全场兴奋，掌声雷动！黄教授满意地拿起盒盖，盖上盒子。就在这时，全场灯光突然灭了，连应急灯都不亮。会场一片唏嘘，反应快的，已经拔出手机，打开手电功能，往讲台方向照射。却见讲台上已经空无一人，放置蜜蜂机的有机玻璃盒也不见了。全场哗然。

2、黄教授去了哪里？

黄山松教授，45岁，是国际工程院院士，国际工程技术学会荣誉院士，在蜜蜂机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在新加坡，他是属于国宝级的科学家，怎么可以被劫持？消息一经网媒传播，全国刷屏。

原来认识黄教授的人表示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原来不认识黄教授的人立即上网科普补课，对于新加坡有如此优秀的人才倍感自豪。最终，大家的疑问集中在一点：黄教授到底被劫持去了哪里？

三天过去了，警方连续72小时不间断地搜索、分析、排查，竟然无果！网上对于警方的工作效率是一片骂声。在那黑暗的5分钟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实，警方并不是完全没有发现，只是对于所发现的蛛丝马迹不能确定，也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他们究竟发现了什么？他们发现了距离讲台不远处的大圆柱后方地面上有一个直径约90厘米的深洞！

警方请来了地质专家对这个洞进行了勘查。经测量，这个洞深50米，洞壁非常规则，类似涂了一层水泥，洞壁上没有梯子，有螺旋上升的刮痕。地质专家们勇敢地带上绳套，像攀岩一般下到洞底。奇怪，洞底是封闭的，没有旁支。人质被劫持到哪里去了呢？

3、地堡实验室巧遇初恋情人

话说2050年，美国科学家对蚯蚓进行了仿生学研究，发明了一种载人钻地机。这种机器在地下就像一条大蚯蚓，可以每分钟50米的速度在地下穿行，它能自动避开坚硬的岩石，选择硬度较低的粘土层掘进。当时黄教授演示完蜜蜂机之后，突然灯光全无，他还没来得及惊叫，就感觉鼻子被人捂住，有乙醚的气味，3秒钟后，就失去了知觉。之后发生了什么，他全然不知。现在，他被放在一张皮沙发上躺着。房间里的摆设像个酒店套房的会客室。一套意大利皮草沙发，发出柔和灯光的云朵型LED悬浮灯（2050年流行这种灯，没有电线，可以悬浮于空中任何位置），一张书桌，桌面上盖着一块智能玻璃，这种玻璃上集成有虚拟键盘，电脑主机，显示屏，还有电磁炉。玻璃上有个笔筒——这可不是一般的笔筒，它有投影的功能。当需要把玻璃上显示屏的内容投影到墙上时，发个语音指令，笔筒就会把显示屏上内容投影到墙上。沙发前的茶几上放

着黄教授演示用的那只蜜蜂机和盒子。书桌旁的墙角边站着一个机器人服务生——2050年很多星级酒店都在使用这种服务生，他们几乎可以做所有体力活，包括清洁、换床单、泡咖啡，还可以扶着老人，或是抱着老人、小孩去用餐；客人洗澡时它还能帮着搓背。客人无聊了，可以和它交谈，它连接的云端数据库里，储存着人类的作家以往所创作的所有故事，你可以随时使用它胸前的屏幕点播。除了需要充电，他们别无所求，无需睡眠，做到了真正的不知疲倦。近书桌的墙上有一幅画着蓝天白云的草原立体画，看着很像窗外的风景——其实，这幅画也是一台空气净化器。

黄教授渐渐苏醒过来。他眨了眨眼睛，感觉似乎睡了一个朝代。他记起了自己的演讲和演示和突然在黑暗中失去知觉，不禁打了个寒噤，警觉起来。第六感告诉他，自己一定是被劫持了。

可是，劫持他的到底是什么人？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黄教授坐起来，扫视了周围。他感觉有些口渴，小咳几声。墙角的机器人马上有了反应。它走到教授身边："黄教授，您好！我是服务生艾玛。您是需要喝水吗？"

"哦，是的，艾玛，你真聪明！"黄教授很高兴，"给我一杯矿泉水。"

艾玛很快地倒了一杯矿泉水给教授。

"艾玛，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教授喝着水，平静了一些。

"这里是中东石油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的地堡，您住在这里很安全。"艾玛解释道。这时，它胸前的屏幕闪起了蓝光，"黄教授，我们公司的总裁拉登伯格先生来问候您了。"艾玛说完，两眼放出两束激光，激光束开始高速旋转，显示出拉登伯格先生的3D图象，看起来就像他本人来到房间里一样。

"黄教授，很高兴由我来招待您！"拉登伯格先生本人说的是阿拉伯语，但自动翻译器进行了同步转换，黄教授听到的已经是华语。

"招待？有这样招待朋友的吗？拉登伯格先生，你们这是劫持！是赤裸裸的劫持！"黄教授激动起来。

“哦，教授，您可能误会了！”拉登伯格点燃雪茄，拿出一份合约文件，“我们公司和您是有合约的，而且，是您亲自签署的合约。艾玛，请影印一份给教授过目。”

不一会儿，艾玛将一份纸质的合约从打印机里抽出来递给教授。教授迅速翻了翻，明白对方公司是中东石油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看到最后确实是自己的签字。他明白，这肯定是他们利用梦游程序，在自己睡着时让自己签的字。看到这里，教授不动声色，一个将计就计的想法迅速形成。

“教授，我们这是公平的交易，我们给您一个月500万新币的报酬，只需要您对您的蜜蜂机稍加改进。”拉登伯格吸了一口雪茄。

“好吧，拉登，既然是我签的字，那就让我们执行这份合同吧。”黄教授爽快地答应，“不过，我要求你们先支付这个月的报酬，以安抚我所受的惊吓。”

“这个没问题，艾玛，你马上办理这事儿。”拉登伯格捋了捋大把的络腮胡子。

“好的。教授，请看屏幕。”它走到教授面前，请他核对了银行账号，转账瞬间完成。

“好了，我的工作做完了，让我们开始合作吧！您有需要帮助的，艾玛会帮你，工作愉快，再见！”拉登伯格吸一口雪茄。艾玛眨一眨眼睛，拉登伯格的声形随着激光束的消失而消失。

“黄教授，现在我就带您去专门为您准备的实验室。”艾玛边说边按膝盖外侧的两个按钮，很快，从它的脚底伸出半个轮子，同时从它小腿后侧翻出两个带轮子的轴，中间由钢条连接成一个小平台，它请教授站在这个小平台上，扶着自己的肩膀，艾玛开始移动。出了房门，穿过空荡荡的走廊，来到一座电梯旁，不一会儿，电梯门开，艾玛和教授移入电梯。电梯里有另一个机器人载着另一位科学家。教授转过脸想和她打招呼，就在两人目光对视的一刹那，几乎同时差点叫了出来：”是你！“然后，互相做个鬼脸，各伸

出右手大拇指碰一碰，变成拳头再碰一碰，变成手掌再碰一碰——这是他们原来特有的打招呼的手势。为了不惊动机器人，他们就对了一下暗号，验证了对方身份。另一位科学家叫李小颖，是黄教授在麻省理工大学的同学，也是初恋情人。在上大一时，他们还一起选修过哑语课。毕业后，黄教授执意回新加坡发展，李小颖随父母留在美国，两人就此分开，不过彼此还是以是师兄妹相称，保持学术上的交流。两人通过哑语沟通，迅速了解了各自的遭遇。原来李小颖正在领导一个研究小组，在载人钻地机方面领先全球。她也是10天前被劫持来的，拉登伯格又用她研制的钻地机劫持了黄教授，他的目的是用黄教授改装的蜜蜂机刺杀欧佩克石油组织的主席，使自己上位。

4、逃出地堡

黄教授和李博士在被带往实验室的途中通过哑语制定了出逃方案。黄教授的蜜蜂机还有将USB短路的功能，一旦将机器人身上的USB短路，机器人就会马上瘫痪。他放出蜜蜂机，发出口令。蜜蜂机飞到载着李博士的机器人身上，不一会儿，机器人失去了动力。黄教授又发出另一道口令，蜜蜂机将载着黄教授的机器人也废了。于是，李博士领着黄教授迅速跑向钻地机，打开钻地机的载人舱，一前一后进了钻地机。

李博士下达指令：目标：国立大学文化中心报告厅。钻地机开动了。

国立大学文化中心报告厅，又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正在进行。讲台的大屏幕上显示着主题：仿生科技的滥用及其危害。

正在演讲的陈教授是黄教授多年的同事，他刚刚开始演讲，突然，全场灯光全灭，在离讲台不远的大柱子边——就是三天前黄教授出事后发现的洞口，出现了两道蓝色光柱。大家一阵唏嘘，荷枪实弹的机器人保安们快速从边门进来，提着手枪，靠近两束蓝光。

约一分钟，电力恢复，全场灯光通明。保安们已经围着那个洞站成一圈，所有枪口都对着洞口。

“别开枪！我是黄山松。”黄教授说着爬出了洞口，也把李博士拉了上来。

两人除去头盔的瞬间，全场掌声雷动。

黄　强

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作品散见于本地和中国的报章、杂志。

第三任妻子

张兵

这是公历2220年的一天。

早上6点被多功能通讯手表叫醒后，王东洗漱和用过早餐，便在7点钟新加坡醒来后，背上包下楼、骑自行车向裕廊岛方向而去。

一路上他想着心事：他想要裙子成为他生命中的第三任妻子，也是最后一任妻子。他不想再重生了，他不想再过没有亲人陪伴的日子。

王东有节奏地踩着脚踏板，眼睛盯着远处想着心事，却并不担心交通安全。因为五十多年前新加坡就在本岛范围内禁止机动车辆在地面上行驶了，就是地铁也不再驶出地面成为城市轻轨。

绕过裕廊湖时，可以看见许多的舢板在里面游弋。王东想，等裙子从中国来了就和她一起来这儿，租条双人舢板，也在这亮艳如明珠般的水上荡起双桨。边划边看着眼前她清丽的背影，即使几个小时不说话，心里也是幸福的吧。

王东没有想着要带裙子去游览裕廊湖公园里的、遵照小说《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复原的那个庭院，因为那儿有他与第二任妻子小泉的专属回忆。

其实王东在这次重生后很早就有了那个想法。虽然那时他的身体只有几岁，也才开始上小学，却已经是他第三次上小学了。他拥有前两次生命的记忆，从思想上说已经成年。但每当他看到同班同学在放学后都有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来接回家、而自己却被管理员阿姨接去集中管理的宿舍时，心里总是失落又伤心。

每当那个时刻，他就会告诉自己：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本就是个成年人，你拥有重生的特

权，就别在那儿矫情了，还渴望什么亲情？你只是身体上是个大头小孩而已。

但是那不管用，看着那些长辈们溺爱的眼神，他总是羡慕不已，继而心酸的偷偷落泪。

都已经过去了，25岁的王东对自己说：我不会再过那样的生活了，能够和裙子相伴着度过这一生就已足够。他甚至有点自私地希望这一生可以走在裙子之前，却忽然想起自己前两次的生命都是85岁，不知这次是不是也一样？

王东是个恋旧的人，在两次重生、身体成年并工作后，他都住回了第一生的那个家里。每天工作了一天后回到家，无论在家中的何处、正做着何事，他都会时而不时的想起前两任妻子和唯一的女儿，仿佛她们就在某个房间里、仿佛她们过一会儿就会从外面回来。这种感觉让他温暖而不孤独，也让他更加的孤独。

望着横在前方的原AYE高架桥，王东的眼里有了雾气，他眨了眨眼，看清了矗立在右前方原飞禽公园所在地的新联合国总部大厦，心想，什么时间再去里面看看那条被保留下来的瀑布？第一次去那儿还是多年前与第一任妻子和女儿一同前往的，唉，那个傻傻的女人……

虽然王东早早就有了不再重生的想法，但是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是前些天政府工作人员给他的一个通知，说他的女儿的名字已经进入到了可以重生的名单之中了。

既然重生的人在三代以内不可以有直系亲属（王东也是在他的外孙去世之后才得以重生）；既然自己放弃重生就可以让女儿重生，那还犹豫什么？想着聪明可爱的女儿又可以在这个美丽的国土上生活时，王东的脸上就情不自禁的浮现出灿烂而欣慰的笑容。

这时候，王东已经到了裕廊岛海关前，停好自行车后，他走下地下通道。在入口处将左手掌贴在门禁准入显示屏上扫描，同时抬起头来看了一眼上面的摄像头，就听到“滴”的一声，门禁栏杆便打开了，他走进去来到站台上。

进入车厢，王东坐在了背靠背安装在地板中间的座位里，面对着车厢侧面。车厢除了地板是不透明的以外，两侧墙壁和顶都是由玻璃制成，可以一览无余的看到外面的景色。

但是他并没有因为列车正行驶在地下而闭上眼睛休息，他在看列车外显示在通道墙壁上的电影广告，里面的那个女演员特别的像裙子。他和裙子的相识非常的老套：是某个相亲网站上结识的。本来都没有抱太大希望可以找到意中人，但是命运总是让人啼笑皆非，他们相处的时间越长就越发现对方符合自己的对另一半的预设。

那一天，考了三次终于考取了飞行驾驶执照后，王东就迫不及待的在左手腕上的多功能通讯手表上拨通了与裙子的视频通话，当裙子的面容浮现在他的手表上方并听到他的报喜后，不知是因为他兴奋的声音还是他邀功似的神情，她立刻就咯咯地笑起来。看着她的笑容、听着她的笑声，他就忘了身处何处。就是此时想着，也要笑出声来。

王东没有理会旁边的人鄙视的眼神，眼睛仍盯着窗外傻笑着。

该地铁横贯裕廊岛下，停靠七站后，将穿过约五公里长的一条玻璃外壁的圆形海底隧道，从而到达王东此行的终点站——地下科学城。

地铁在裕廊岛下是并列往返的两条轨道，驶出裕廊岛前，前行的这条轨道便爬上了回来的那趟列车的上方，变成了上往下返的格局。

列车一冲出岛外，顿时如同飞上了天空。头顶及两侧全是一种透明的淡蓝色，朦朦胧胧，一刹那间每个身处厢里的人都如同《城南旧事》里小英子一样分不清哪儿是天、哪儿是海，仿佛整个人都融化在这天海一色中。

尽力透过侧面往前方远处望去，就可以看见模糊的科学城的水下建筑外貌。仿佛横亘在天地之间的宏伟、巨大的外墙，让人有着“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的感觉。墙体上凸起的圆形

水泥柱泛着浅白色的光，整齐布置在上面的几列防水指示灯持续发出米黄色的亮晕，向上向下延伸着似乎没有尽头。

水泥柱之间的墙体是由厚重的双层玻璃制成，几十层高的楼层间密密麻麻的房间大小不一、错落有致的透着清冷的白光，此时望去，有着夜色浓重般的粘滞，就像是正处在怪诞的印象派画家的画里。

虽然已经无数次的坐地铁经过这里，但是每次目睹这一场景，王东仍是打心底里钦佩一百多年前下决心建造这一地下城的那届新加坡政府决策者们。

那时核聚变核电站技术刚刚被中国的科技人员掌握，在中国大陆也只有建成运营了仅仅一年的一座核聚变核电站。然而新加坡的那届政府就极具前瞻性的拍板委托中国为本国建造了这座无比巨大的集中心为核电站、中圈为科学城、外圈为商业、观光游览区的海底环状建筑群。三座一环套一环的主体建筑之间仍被两圈海水环绕，并用无数管状通道紧密相连。

更让人叹服的是这座雄伟的地下城被建在武公岛、实马高岛、安乐岛、巴威岛和苏东岛这五座岛屿之间，并借此将这五座岛屿与实马高岛东边的两个小岛——中岛和炯岛连成了一片。而且这几座或大或小的岛屿已经事先由中国建岛施工队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填充和扩展，以至于在后来连通之后，这些岛屿的地面部分几乎被连成了一座完整的大岛。

因此除了王东目前正在乘坐的这条通道外，还有另外两条海底通道将西海岸的肯特岗公园和圣淘沙岛与此大岛相连。

这座大岛的建造工程既使是在被称为“基建狂魔”的三家中国建筑公司的联合施工下，也用了15年的时间才得以建造完成，可见其工程量的浩大。

但是这所有的投入和付出在后来的一百多年里被不断的证实是值得的。

该核电站由15座独立的发电机组构成，可单独、也可联合发

电，满负荷工作时发电量巨大。在建造完成后不久，马来半岛、印尼苏门答腊岛就加入了这个由中国建造输电线路、新加坡核电站供电的跨国电力网络。

7点55分，王东来到了他位于科学城里的单人办公室内，在这儿他的工作就是实地考察后定期写出相关科学调查报告和科普文章。然后等这半年多的体验结束后，再写出一份对一个或几个科研项目将来50年的展望给政府。想着四个月后就要面对那个代表政府与自己联络的冷艳的女官员，他就觉得头痛无比。

当然了，在这儿的其它时间里，王东要继续写那部已经答应了电视台的40集的剧本。

10点10分从实验室回到办公室，王东打了杯咖啡，慢慢啜饮着将座椅转向那一整面墙的玻璃窗。透过海水隔离圈可以看到对面商业、观光游览圈里的一处游乐场上几个小孩子在欢快地奔跑……

是时候把裙子接来了。

张　兵
文学爱好者。

我在AIC病房

李哲

没想到当我完成了一趟国外公干的任务后，不久就身染一种病毒，几乎濒临死亡的境地。

那时从非洲刚果回国好好地休息几天后，准备回去公司继续上班时，忽然感觉周身不舒服。身体发热，头痛，手脚肌肉有些酸麻，有时还觉得肠胃有些恶心。我知道，我得病了，然而，是什么病，我不清楚？于是赶紧去找私人诊所看医生。经过医生的初步诊断，找不到病因，也许是工作操劳过度，身体发生自燃反应所致，医生给我开了药，发来一张病假单要我在家好好地休养三天。可是，药吃了，病情依然没有好转。晚间睡眠时，身体一直发烫难眠，有时觉得迷迷糊糊是在睡还是没有睡也说不上来，以致白天里无法集中精神在家里开电脑办公。这样的情况真令我很担心和困扰。

病假已过了三天，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反而觉得越加严重。到了第四天早上起来，正要上浴室梳洗，刚推开门，顿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黑，身体向前扑到地上，整个人突然失去知觉，事后我……

迷迷糊糊之间似乎听到老婆在喊叫我，又听得着救护车声响，然后感觉身子被移动以及向前震动着，不久耳际响起阵阵的呼呼声。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逐渐回复知觉，可是头额甚感剧痛。提起右手触摸我的头，啊，原来额头被包扎一层纱布！慢慢地睁眼一看，房间四壁一片白茫茫，靠近病床边沿有一些医疗检测仪器开动操作，一包点滴水挂在一支铁杆上，底下连接一条长长的管子连针插入我的左手背。我觉得身体还是困乏无力，迷糊中又睡着了。

朦胧间，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我挪动手臂时，只听得：“啊，病人醒了！”我睁开了眼睛，迷糊视线中看见两个全身穿白色防护衣，头罩像太空帽的医护人员。其中一个对我说：“李先生，您好！这里是国家传染病医疗中心，两天前，你在家里晕倒，不省人事，您的太太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送你去圣康医院，经过专科医生的诊断，你得了一种非洲世纪病毒——伊波拉X37（EbolavirusX37），假设不赶快救治会有生命的危险，于是院方和我们中心联络，马上安排一架医疗无人机把你送来这里。请放心，我们这里有最好的医疗设施和医护人员为你治理病毒。啊，忘了自我介绍，我是王医生，这位是林护士长。李先生，我已经为你打了抗毒针，暂时防止病情恶化，你在这病房里好好休养。”

我想到公司有重要的业务还没处理好，“王医生，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我公司有事要办。”

“这……要观察您的病情好转时候才能决定。”

林护士长接着说：“如果你觉得你的身体有什么不妥的话，可以对着床边的传感器呼叫，我们这里24小时照顾您的需要。”

两个医护人员离开病房后，我感觉好像被隔离在一个小小的斗室里，很孤单，很茫然，脑袋胡思乱想，我的病会好转吗？还有我的另一半会担心我的病情，会有生命危险吗？

正思考期间，只听得病房外传来一声“叮咚”，一个像矮冬瓜模样的机器人双手捧着餐食托盆慢慢地移向我床边，还会发出声音：“李先生，早安！这是您的早餐，请慢用，谢谢！”机器人把食物放在床尾的餐桌上，然后回转移动出房外，门自动关上。

现在才知道，我已经昏迷了两天两夜，病情真的这么严重吗？除了额头撞伤、身体发热之外，筋骨毫无损伤，还要长时间呆在这小小的病房里，不能走出病房外透透气，真的会憋死人呀！

吃完那份早餐，忽然想起我的太太，她会担心我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身边没有手机，该如何向她说话？于是向床边的传感器呼叫：“喂，请帮帮忙，我要和我的太太通话！”传感器传来回答：“李

先生，请您稍等一下，我们会联络上你的太太，然后通过视像与您的太太对话。你的床边有一个蓝色按钮，当蓝色按钮亮灯时，你只要按一下，就可以看到对面的墙壁上出现您的太太的视像，开始和她对话。”啊，原来这间病房有高科技设备的！

按下按钮，我太太的影像出现在墙壁上。她愁容满面，双眼无神，想必担心我的病情而处在失眠状态，我看见了心疼不已，开口对她说：“亲爱的，别担心，我正在国家传染病中心接受治疗，这里有专业的医护为我治疗，相信很快可以出院。”

太太幽咽地说：“可是……可是院方不准我去看望你，我又不知道你在那一间病房，他们只说，等你的病情好转时，他们就会通知我去看你。”

经太太这么一说，连我也不知道自己身处哪个病房单位。先前见到的那两个医护没有告诉我病房的单位名称，于是举头四处察看周围墙壁或者仪器上是否有迹可寻。啊，在我床背后的墙壁上挂着一张病历牌，最上面一行写AIC-14，下来是我的名字以及主治医生的名字。我赶紧对她说：“我现在AIC……”话还没说完，只听得太太失神地大叫：“老公，你别吓我，你不能死！”

也许太太过度担心我的生命而误听，我安慰她说：“我现在好好地在医院，怎么会死呢？只不过暂时隔离接受治疗，别担心。你一个人在家，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视像对话到此结束。我感觉身体仍然发热、头痛，很困倦，不久进入梦乡的世界。

睡意正浓时，忽然听到悦耳的声音呼唤我：“李先生，李先生！”睁眼一看，一位白衣天使——女护士站在病床的左边，见我醒过来，低头对我说：“你现在好一点吗？我想知道您的午餐和晚餐要吃些什么菜，我们准备为你送上来。”

“嗯，这样，就按照院方所规定的标准食物送来吧！”

“哦，好的！”她回答时，我发觉这位女护士没有穿戴头罩和防护衣，和普通的女护士一样穿着。我感到很惊讶，难道她不怕我身上的病毒会传染给她吗？正想给她提醒：“护士小姐，你……”话还

没说完，她却很利落地拔除我手背点滴针后，转身走出病房外，门没有关上。

我满腹狐疑，传感器忽传来一个声音："李先生，我们要为你做全身电子扫描，以便了解你的病情，请你安静躺在床上，稍后我们送你去扫描室。"话音刚落，床的两边防护栏随即自动升起，病床开始发出一阵声响，然后自动移出门外，沿着长长的廊道自动左拐右转。我看到头上的天花板有许多信号灯闪烁着，我感觉有些头晕目眩，只好紧闭双目。不久感觉病床进入一座电梯自动升起到某个楼层，再往前推移进入一间满布仪器的房间，病床慢慢推入共振扫描仪。完成扫描后，病床从另一边移出时，我看到两个穿着防护衣的医护人员在捡视荧光幕上的数据，认得他们是最先和我说话的王医生和林护士长，于是向他们打个招呼，并关切地问："你们的护士怎么没穿防护衣就来病房看我，不怕有风险吗？"

他们两个听了互相对视了一下，林护士长语带神秘地说："唔，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受过特别训练的护士，不会被传染病毒的……请放心，李先生。"

王医生接着说："经过我们的检查，您身上病毒不至于那么深重，不过还是需要多一些时间观察和治疗才行。"

病床再次启动自行运载我回去病房。我对护士长所说的那番话有些纳闷不解？只好暗中窥探底细。

一晚午夜时分，正想上洗手间解忧，可是右膝腿酸麻无法下床行走，只好呼唤传感器求救。不久，那位我见过的护士像幽灵般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她趋前移向右床边，解下防护栏，我放下双腿同时伸手想握住她的手掌，借力来支撑我的身体慢慢向前走，一时站不稳，猛然扯动她的制服，她的身体突然像触电似的抖动了一下，很惊奇地看着我，好像要问我想干什么？我对她说："扶我去洗手间！"她这才回应："哦，好的！"当时我接触这位女护士的手掌时，感觉她的身体发着热并且有轻微的震荡，不知是什么原因？虽然她的样子看起来

和一般标致的女护士没什么差别。

我从洗手间出来，守在门外的这位护士扶我回去病房时，我无意间看到她的制服被我扯坏的地方露出好像是电子零件的东西。我一时怔住了！莫非她也是robot？——智能女机器人！

一个月后，我脱离了病毒苦海，痊愈回家。治疗我的医疗团队欢送我出院，回头看到国家传染病医疗中心的特别单位名称原来是智能治疗中心（Automatic Intelligent Care Center）。

李 哲

本名李贵合，爱好文学、写作、旅游与摄影，文章散见本地报章。

喜极而泣

穆军

约翰教授很骄傲，他在仿真机器人制造上又获得一大成果。

起名为“文森特先生”的“产品”自十年前从约翰教授的基因实验室如常人一样，气定神闲地走出来后，就完美无缺地在新加坡生物病毒学研究实验室里尽职工作。

约翰教授为文森特设置了一份“漂亮”的身世和记忆：他“出生”在新加坡一个普通的中产家庭。父亲是一家国际500强公司驻新加坡办事处的CEO，事业成功，风度翩翩。母亲是一家化妆品公司的创办人兼总裁，美丽端庄，贤淑大方。

在儿子“文森特”开始和他们父母生活以前，两人其实是一对多年不孕不育的夫妻。文森特的到来让他们不用经历呕心沥血抚养和培育的艰辛过程，就从天而降了一个从海外顶尖名校留学归来的博士后儿子。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件好事。

当然，约翰先生在文森特进入“文”家之前，也对父母俩进行了严格的培训和“记忆重建”工作，细致到文森特的出生证明，胎毛毛笔，儿童时期和父母的合影影集，小学时的奖状，中学时奥数比赛的得奖证书等等，都好好收藏在家里的角角落落，让文森特“无意”中发现并和记忆吻合。

当然，要文森特拥有这些“记忆”就太容易了，只要在他的脑部液晶片里输入这一系列资料，文森特就毫不怀疑自己成长的一切过程是真实的。

“这还得感谢科学的先进啊！”约翰先生颔首称是。

约翰教授想起自己抚养一双儿女的艰辛过程，对比文森特从实验室走出来就是博士后，年方三八半，在新加坡一路读的都是顶尖名校，总统奖学金得主，海外负岌学成归来，尚未婚配，聪明绝顶，青年才俊，年轻有为，外表帅气十足，身材健美壮硕，还因为高智商，具有非比寻常的研究开发病毒学新产品的能力。

拥有这样耀眼光环的“儿子”谁不想要啊，这样年富力强的“栋梁之才”那个国家不喜欢啊！

这都是自己发明创造的成果！约翰先生每每看着文森特优异的表现，就不免沾沾自喜。

约翰先生得意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文森特先生到目前为止，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智能机器人。

也就是说，文森特除了具备超常的智商，也拥有和生物人一样的肌肤和四肢，还包裹着五脏六腑，会吃喝拉撒，会开怀大笑，会忧愁皱眉，会伤心流泪。他总是维持着八块腹肌的完美体型，他脸颊上几可乱真的男子汉较为粗糙的肌肤上，有着和同龄人一样的“青春痘”，有时会对镜皱眉，为如何战“逗”而发愁——其实，他不知，这只是约翰教授的一点儿小聪明——约翰教授完全可以把文森特设置得皮肤光滑干净，像“小鲜肉”一样冰肌玉肤。

“过犹不及，过犹不及。这样，文森特反而会觉得自己不真实，美得不像人类。那样就前功尽弃了。”约翰教授在培训科技新秀的大学讲堂上笑着说，引起讲台下科技后起之秀一阵会心的哄笑声。

“约翰教授，请问文森特要知道自己的底细，除非砍掉自己的脑袋，看到里面复杂得如蛛网一样密密麻麻的电路。是吗？”一名新来的女性科技新秀举手提问。

“是的。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文森特目前工作顺利，家庭幸福。最近，他作为带头人研制开发的‘Covid-19’的人体注射疫苗，经过重重实验检测，即将推向市场，拯救处于水深火热的人类。这个发明带来的喜悦让他非常自豪和开心。而且据我所知，文森特先

生已经开始和一个异性职能机器人眉来眼去，正被恋爱包围着。如此幸福的人怎么可能切下自己的头颅放在桌上看，当切下头颅时，也会切下眼睛，什么也就看不到了嘛，这不是很悖谬吗？”

“啊，真的吗，治疗2019新冠病毒的疫苗被文森特先生研究出来了。那简直太好了！太好了！”

“文森特先生果然厉害，我们心服口服。”

“约翰教授，说起来，您才是背后的英雄啊！”

“文先生也开始恋爱了，好稀奇啊！恭喜他们！”

学生的情绪如潮水一样高涨起来。约翰教授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他深深明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虽然文森特是自己在基因实验室里组装的智能机器人，但由于他身上具备的超过生物人许多的计算、研究、推理等能力，能够更快速发明崭新的有利于人类的产品，这是很正常的。

几天后，在“Covid-19”疫苗成功研制的新闻发布会上，文森特先生风度翩翩地站在台上，向世界宣布了这个特大特大的喜讯。

讲坛上，一束从上方而来的光柱投射在文森特先生的人造肌体上，让他熠熠生辉，几十，不，几百支话筒伸向他，采访疫苗发明过程中的林林总总。

众所周知，可恶的“2019新冠病毒”肆虐以来，其狡猾多端的变异特点、极强的传染能力和速度，夺去了多少人的宝贵性命，让无数家庭支离破碎，让全球经济几近瘫痪……尽管多国发布了一箩筐的刺激经济的举措，但作用不大，因为新冠病毒的治愈率低，死亡率高，而疫苗的发明千呼万唤，不能及时推出来，至今，全球经济尚无任何起色的迹象。

而新加坡的病毒学科研人员，领先世界，率先发明疫苗，这就意味着：人类有救了！

出席这场发布会的科研人员、媒体记者，很多活下来的人，都对这场“战疫”记忆犹新，有的甚至失去至亲。如今他们听到，年轻

的文先生宣布疫苗即将大批量生产，并推向世界上各大医院诊所，只要注射了疫苗，人体就能自动产生终身免疫力——这是多么令人雀跃的好消息。这个消息即将从这个大厅出发，插上翅膀，迅疾飞向全球。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是一个经典的时刻。我代表我的团队宣布，‘Covid-19’疫苗由新加坡病毒学研究实验室正式推出，将会拯救地球，治愈人类！”

文森特先生抑扬顿挫的宣布后，面带微笑地拉开了台上的红绸，里面是一批闪闪发光的疫苗样本。

在场的每个人想到自己就是伟大历史时刻的见证人，都疯狂了。大家先是笑着，喊着，接着是蹦着，跳着，简直喜大普奔，一些大胆的甚至互相拥抱起来。

不知道是谁，可能忽然想起来被新冠病毒夺去生命的亲人，没有赶得上新疫苗的发明而存活下来，忽然悲从中来，失声痛哭起来。

谁说过，人类任何一种情绪都会传染。这一哭不要紧，很多在场的嘉宾都被勾起了有关新冠病毒的伤心事，忍不住也哽咽、悲泣了起来。

大家一边笑着，一边哭着，样子滑稽极了，也激动极了。

“这还真是‘喜极而泣’啊！”作为被邀请的贵宾，站在台上约翰教授不由得脱口而出，他感觉到自己的眼眶也热热的，有泪水即将涌流出来。

“约翰教授。什么是‘喜极而泣’？”文森特先生回头请教他。

“喜极而泣就是，当遇到了意料不到的好事情，人就会因为太高兴了而流泪。人之常情，人之常情。没关系让大家哭一会儿吧。”约翰教授说完之后，心里不由得一个颤抖。因为他看到文森特先生纯洁深邃的大眼睛闪烁着迷惑不解。

“糟了！当初我只给文森特安装了因为悲伤流泪的设置，忘记安装因为喜悦也会流泪的设置。因小失大啊，因小失大。”约翰先生顿时醒悟过来，后悔莫及。

“人之常情？那么，我为什么没有人之常情，我为什么不能做到喜极而泣？约翰教授，我这个人是不是不正常。我要不要看医生？”文森特睁着无辜的大眼睛，痛苦难当。

“不会喜极而泣也没有说什么。你，你，你不用和大家一样啊。”约翰先生的眼神躲闪着文森特的质问。

万事追求完美的文森特却不能原谅自己。他死命揪着自己的头发，仿佛想打开什么秘密宝盒，想了解一下这么多年遇到的很多“蹊跷”。

“哧拉”一声，文森特先生的头顶冒出一丝火花，他因撕扯头发过于用力，造成里面的线路短路冒火。文森特用最后残存的力气，抬头看着头顶上冒出的“火星”，仿佛明白些什么。

“文森特，文森特，你别着急，你没有生病，我马上来给你治疗一下，你就会跟大家一样喜极而泣了。”约翰先生语无伦次。

来不及了。文森特先生已经在万众欢腾的时分，浑身瘫软，倒在五光十色的讲坛上，在失去生命迹象的最后一秒，他的双眼流出两滴豆大的泪滴。约翰先生知道，那是他体内因悲伤绝望而流出的泪水。

台下狂欢的人们依旧狂欢，没有人注意到台上发生的一幕。

穆　军

中学教师。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著有散文集《走近狮城》《生命中的温差》《爱的礼物》和诗集《秀色诗篇》。

穿越星球

竹石

南柯星的炎黄宗掌门人东方大侠恶斗西方五狼，寡不敌众，最终自爆和敌人同归于尽，自爆前他先一步让元神出窍。元神疾飞快过闪电，经过漫长岁月，最终进入地球西半球刘浪的体内。

刘浪趁着长假独自从东半球背包去西半球旅行，于山区道上，惨遭醉驾的司机撞飞，跌落山谷死于非命，豪华车撞人后逃之夭夭。

东方大侠悠悠醒来，发觉身在陌生的山谷，蓦地另外一个人的记忆出现在脑海中，他运起神通内视，觉察自己的元神进入了地球人刘浪的躯体内，地球的灵气稀薄，他担心自己可能会变成凡人，即刻运起玄功一试，心中雀跃万分，一身武功竟然奇迹般保存下来。

既来之，则安之，今后就以刘浪的身份生活于地球上，看今后有否机缘重返南柯星。

刘浪的家庭背景十分简单，他母亲是某大富豪的小三，其母不幸病故，其父虽然有给他富裕的生活费，但从没关心过他，大妈和一对儿女，视他为眼中钉，昼夜冷嘲热讽；祸不单行，热恋中的女友芸芸又霍然变心，双重打击之下，他毅然离家寄宿于校舍。他为人内向孤僻，无好友死党，是故，他就算消失于这个世上，也无人会关心，这种身份真适合东方大侠。既然有缘获得刘浪的身体，也要帮他办点身后事方安心，首先要替刘浪报仇，向撞死他的司机讨债。心念一动，从元神飞出一个储物空间，将刘浪的背包放进去，略微审视，发觉自己的灵丹妙药全部犹在，旋即飞身而起，落在山道上，用神通吸收豪华车余留下来的气味，随即隐身疾飞追赶，追了两百

多哩，终于追上那辆豪华车，指尖朝车头射出一道巨大的劲力，整辆车顿时失控撞上道旁的巨树，司机当场死于非命，东方大侠手一招，临空吸走司机的钱包，旋即射出一道火箭，将车烧毁，接着一挥掌将灰烬扫落山谷。

接下来要回刘浪的家，帮他处理家务事。东方大侠修为已达巅峰，是千年不出的超级天才，卓尔不凡，在南柯星享有盛誉。他撕开空间壁垒，飞跃上大气层，从西半球直线到东半球刘浪的家。飞机由于要顺着航线飞，故路程长了好多，需花廿多个小时才能到刘浪的家，东方大侠认定目的地，笔直朝前疾飞，速度快过民航机，四个小时左右便抵达刘浪的家。

东方大侠怀疑刘浪之母是被大妈毒害，否则年纪轻轻又注重保养，没理由病逝。踏进家门灵堂间，不由勃然大怒，刘浪妈的骨灰瓮和神主牌竟然被丢弃在阴暗角落，他运起神通将它们归位，在周围布置了一道雷电阵，使之闪闪生光，人一靠近即刻触电被震飞。

此时一家五口正在享用晚餐，刘浪爸、大妈及一对儿女，还有一个是刘浪爱恨交织的旧情人芸芸，而今成了他的大嫂。

刘浪和芸芸两人是同学，也是芳邻，两小无猜，形影不离，感情如胶似漆，熟料晴天霹雳，芸芸说变就变，从此成了陌路人。

东方大侠凌空施展搜魂功，获知刘浪妈是被大妈毒死，而芸芸是中了大哥的离间计，大哥请人用高科技电脑摄影技术，将刘浪和一位裸体美女合成一张亲热猥亵照，然后拿给芸芸看，芸芸芳心大碎，转爱成恨，大哥乘隙而入，最终如愿以偿，成了她的老公。

东方大侠施施然走进饭厅，五人均无比惊讶。

“刘浪，你去了哪里？这么多年未见你回家。”刘浪爸对他不爱不恨。

“哼！肯定在外面走投无路，才灰头灰脸厚颜回来。”大妈讥讽道。

芸芸见了刘浪，芳心一震，脸色倏变。

“爸，妈是被大妈毒死的。”宛如定时炸弹爆发，众人皆震得弹了起来。

“大哥，你利用高科技电脑摄影技术，将我和一位裸体美女合成一张亲热猥亵照来离间我和芸芸的感情。”恰是另一颗定时炸弹爆发。

“你胡说。”大哥惊怒交集，手中碗朝东方大侠飞去，东方大侠冷哼一声，手指一弹，返回击中大哥，血流如注的大哥一时吓呆。

“爸，这一切都是妈告诉我的，不信您可以去妈的神主牌前便了知一切。”

“去就去，谁怕谁。大妈想到刘浪妈的骨灰瓮和神主牌早已被自己盛怒之下丢弃在阴暗角落里。

众人来到神主牌前，但见一团亮光幻化刘浪妈的美丽芳容，大家这一惊非同小可。

“有鬼呀！”刘浪的姐姐胆小，惊叫一声想要逃走，双足如被钉在地面不能移动分毫。

“刘浪的爸，我死得好惨呀！你要为我伸冤。”接着她将东方大侠的话重复一遍。

刘浪的爸一巴掌掴飞大妈；芸芸也一巴掌掴飞老公，他们下手颇重，打得两人撞墙晕死过去，当然这是东方大侠暗中使劲的缘故。东方大侠见已帮刘浪报了仇，随即化为一阵清风消失在原地。

东方大侠飞落街头，在路边的长凳坐下，整理一下思绪，他从刘浪的记忆中，了解到地球人皆不知道有南柯星，既然回不了南柯星，只好做地球人。在南柯星，自己好打抱不平，锄强扶弱，那么就把这种侠义精神在地球上延续吧！

蓦地，他感应到隔几条的银行街有点动静，便将神识放飞出去觉察，发现有歹徒在某间银行干案。东方大侠飞前一瞧，原来四个蒙面歹徒正在进行打抢银行，他们身手敏捷，居然避过电眼、电流及红外线，最后成功打开保险箱，将里面的钞票全部扫进两个大袋

子，然后分乘两辆巨型的电动摩多车扬长而去，东方大侠尾随来到郊区某座独立式大洋房。

经过一番调查，发觉此地原来是西半球在东半球的卧底间谍，他们分批去抢劫银行，在大型超市明目张胆打抢，制造社会动乱。

东方大侠施展催眠术将所有人弄昏睡，然后打电话报警一网打尽，帮了东半球一个大忙，也等于帮刘浪为国家打了一场漂亮的胜战。他想去东半球其他的国家走走，由于路不熟，只好坐飞机前往，反正刘浪有钱，而豪华汽车司机的钱包里有富豪级信用卡、提款卡，他的神识一扫描，便掌握一切资料，而且发现这个豪华汽车司机原来是名亿万富翁。

感觉有如蜗牛爬行，民航机速度太慢了。离开机场来到闹市，咦！这个国家的人皮肤黝黑，有如南柯星的魔神。神识施展开来，覆盖四周十多哩的范围，觉察远处有一点异动，飞身前往查看，原来四个年轻人正在对一位性感少女施暴，东方大侠火冒三丈，一挥手剥光四人的衣服及把他们变成太监，然后丢在闹市。天空突然掉下四个裸男，路人皆吓了一大跳，纷纷围观，东方大侠在空中发声道：

“我乃神仙，这四人非礼少女，请你们报警将他们绳之以法。”

东方大侠走进一间高级咖啡馆，要来一杯最昂贵的咖啡品尝，南柯星可没这种饮料。

“不错，口感还可以，苦中带点甜味又够香浓。”

东方大侠边品尝咖啡边心中暗想，在地球行侠仗义太没刺激和挑战，不像在南柯星，经常处于生死之间，就像在南柯星最后这一次恶斗西方五狼，寡不敌众，最终自爆和敌人同归于尽，否则也不会来到地球。他决定先去几个国家走走看看，然后才去西半球最强的超级大国开开眼界。他嫌登机的手续太麻烦，索性等到飞机将起飞时，才避过电眼等障碍物飞上飞机的上面跌坐，飞机飞在蓝空下白云上，这里空气虽然稀薄，但灵气较地面充沛，他便静下心来修行。过来了老半天终于抵达目的地，当飞机还在跑道上滑行，他便

迫不及待飞离机场来到了热闹的城市。他接连走访了几个国家，也干了一些侠义事。

之后，飞上大气层，直飞西半球。西半球的军事力量比东半球强盛，他们看中东半球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财富，想要据为己有，是故经常发出军事挑衅。这天，他们朝东半球发射一颗导弹，恰好被东方大侠遇上，他运起玄功将导弹打回去，速度比发射还迅速，导弹落在发射台，炸毁了整座发射台。

东方大侠暗忖："想不到地球最先进的武器竟然输给自己的玄功。"

数十架载满导弹的战斗机适时掠过，东方大侠施展神通，改变飞行员的念头，返回分散四方攻击自己国家的空军基地，整个空军基地被导弹夷为平地，国势一下子输给东半球，再也无能为力发起侵略战。

东方大侠眼看这么快便搞妥，一时兴致索然，扬长而去。

竹　石

原名王照旋，祖籍福建安溪尧阳。作品散见于报刊、杂志。创作媒介以小说、新诗及旧诗词居多。曾是春雷文艺研究会文学组的中坚份子、新声诗社多任中文文书及新加坡炎黄文化研究会发起人之一。著有小说、散文及诗歌合集《春梦了无痕》。

锁城记

光宇，男性，没有姓，属于新加坡城里人。

今年实岁四十二，一直单身。

没有配偶，没有伴侣，没有情人，没有对象。

曾经有梦系魂牵的一个，不过那个人选择不进城，两人就永远两地分开了。

光宇没有遗憾，因为进城不见得好，虽然不见得坏。

可是因为不知道好坏，就必须先假设是坏的，所以还是别拖人下水的好。

选择进不进城，是个严肃的课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方向，尤其在这个非常时期。

这个非常时期不是指2003年沙斯肆虐的时期，也不是指2020年冠状病毒散播的时期，更不是指2035年伪病毒猖獗的时期，或者2060年神经衰弱精神恐慌潜面感染的时期。

面临选择进城或留在地球村的时候，光宇正值21岁。

女子S204803082359与他同岁。

光宇的编号原本是男人S204802101111，他的保姆说当天是国际气象日，给他取了个小名叫光宇。

意思是宇宙之光，或者是光从宇宙来。

新加坡规定21岁就算成年人，从20世纪60年代建国就这样规定了。

成年人必须为自己的将来做主，以及为一切未来的遭遇负责。

光宇选择了继续做人，他选择入住最小的城，新加坡城。

青如葱

因为他在新加坡A* 科技园出生，他无父无母，是试管产物。

机械人利用一颗精子刺入一颗卵子，在实验室里按照人类交配后自然怀孕的情形，在特制的玻璃管中制造了S204802101111，还有许多像他一样的新新人类。

当然那一整套的DNA都是调配好的，连预测到将来会生什么病的预防疫苗成分都已经编在里边。

这样制造出来的新新人类，长大后全都是俊男美女，虽然机械人不见得有兴趣，可是看着养眼。

女子S204803092359也有个小名，光宇给她取的小名，叫嫣然。

嫣然，因为她很爱笑。

好看的女子爱笑，爱笑的女子更好看。

因为这样，光宇就常常看傻了，心跳莫名地加快。

光宇有个毛病，爱思想。

思想让光宇觉得既然是人，就应该活得人模人样。

活着要可以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思想、自由地恋爱、自由地选择生活的方式、所要走的方向。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长长久久不如曾经拥有。

让他至今梦系魂牵的女子S204803082359比较现实，不愿意面对老、病、死。

嫣然选择住在地球村，宁愿苟且活着。

她选择做个半人。

半人也是人，不过皮肤不会起皱，因为不断补充胶原蛋白；身体器官不会老化，因为细胞经过无限分裂后，遗传因子会逐渐缩短而导致细胞停止分裂的代码已经被破解了，现在的细胞得以癌化，所以可以长生不老。

因为工作意外或器官劳损的人，在人体内装置了猪肾、猪心、八爪鱼眼、或电子手脚，不受自体免疫系统的排斥，可以像普通人一样如常生活。

科技突破了人体细胞氧化，修复了受损的细胞，甚至更新了无法逆转的神经，为了永生，除非厌世，她可以永远活着，健康而美美地活着。

活着的定义是为机械人工作。

机械人运算能力当然快，但人类的思维更快。

思维快不代表力量。

所以在地球村的人都在默默地为机械人工作，运用思维是活着的价值。

光宇和嫣然从此一个进城，一个进村，村比城大，两地老死不相往来。

这些俱都过往矣，往事如烟。

分开的时候甚至连挥手道别的时间都没有。

光宇将嫣然的笑容收藏在大脑皮层内的扁桃核结构，这里满满都是她的颦，她的笑，她的怔怔、还有她的娇喘…

光宇毫不怀疑在嫣然未来长长的岁月里，还会有多少男人相伴。

于他，一个嫣然已经足够，足够他用大半生来回味。

男人愿是女子的第一个情人，女子愿是男人的最后一个爱人。

有时候光宇会眯着眼对着包膜罩外金亮的阳光想，自从太阳系形成以来，朝朝暮暮分分秒秒多少阳光照射到地球上，今夕已经是何夕？

这么长的岁月人类从穴居狩猎到刀耕火种到创造文字鬼泣神号到发明电灯到原子弹到电脑到机械人到……，到这里人类的历史就改写了。

今年是公元2090年，再过十年，就进入22世纪了。

公元21世纪是个人类断层的年代，恒古自今，就连东方的鬼谷

子神算或西方的玛雅文明，也无法推算出人类的发展，竟然会发生断层。

诺亚方舟发生的洪水事件不算。

之后的人类子孙后代继续繁衍，没有发生断层。

现在，这一刻，今年的正确称号，是光年X二十。

X是一个代号，目前代表未知。

光宇出生在还有公元称号的时代，2048年。

2060年神经衰弱精神恐慌潜面感染爆发的时候，他才12岁。

12岁时正值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岁月，他逃过了一劫。

每次人类发生疫情灾变的时刻，机械人总会适时介入，过后就会得到大力发展的机会。

人类不是不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发明火药的人当然明白炸药除了开山炸石，还能打仗杀人。

不过人类前进的步伐，好像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得住。

该来的总要来，该发生的终会发生。

科学发展也是，科学朝向机械化发展也是。

在发生2020年冠状病毒肆虐的那一年，机械人牛刀小试，水里来火里去，得到了人类的赞赏和认同。

疫情平定后，反对大量使用机械人的声浪弱了许多。

当越来越多大机构公司工厂交通甚至学校医院都引用机械人来代劳的时候，这个地球还是老样子地运转着。

失业的人继续失业，失智的人继续失智。

只有动物和植物懵懂地知道世界开始有变化了，可是它们选择不说出来。

后来在2035年发生了伪病毒事件。

事态非常之严重，因为把当时体质较为特别的人类几乎消灭了三分一。

这些特别的人类是指那些不常接触电脑的、有自己想法的、有创意的、有怀疑的、有理想的、有抱负的、有……总之都是些出世以来吃饭不看电子游戏机的人。

连学生也中招。那些做数学题1加3乘4不需要用计算机就可以找出答案的，遇到陌生的事物不必上网凭摸索就能理解的，都纷纷倒下。

人类怀疑这病毒是电脑制造出来的，电脑否认了。

人类不认为电脑聪明到会撒谎，所以选择相信，继续无条件信任。

2035年世界虽然还有许多国家存在，但国与国之间都成立了共同体，以体质来划分人类。

那是根据电脑的提议，因为这样方便管理。

物以类聚，人以质分。

在机械人的帮助下，这项困难的工作都完成了。

然而没想到2060年还是发生了大规模人类神经衰弱精神恐慌全面感染事件。

机械人启动电脑，重新审视人类的精神状况，不明白几近完美的分类和产物为什么会发生病变。

是左右脑的沟通枢纽胼胝体出现意识障碍，还是海马回萎缩了失去记忆？

人类因为恐惧某样事物而死亡。如果长寿问题都解决了，还有什么可以恐惧的？这些人到底恐惧些什么？或者惊讶些什么？临终前看到什么？

机械人用电脑分析收集的所有瞳孔，无法从中取得结论。

瞳孔的括约肌都是突然放大，然后散漫，然后生命就嘎然结束了。

然而每个人的面部表情都很放松，好像恍然大悟的样子。

机械人发现逝去的人比人还有一口气时，轻了35克。

机械人捕抓到最后这一口气，分析之后发现都是普通的气体，氮、氧、氢、二氧化碳、氩还有一些些无关痛痒的微量元素如臭氧、甲醛和苯等等。

这些气体已经存在地球上超过40亿年。

不断被人类，被其他生物、微生物、细菌吞吞吐吐过，风霜雨雪过，循环再循环再循环再循环再循环……

物理定律的物质不灭定律是永恒不变的。

机械人不能理解这35克气体，代表着什么。

因为机械人没有灵魂。

因为是人，是愚蠢的人，是吃饱饭没事做整天胡思乱想的人类！

运算之后，机械人得到这个结论。

电脑不会胡思乱想，机械人也不会，这是很危险的信号。

2070年的机械人决定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自从踏入20世纪50年代，电脑科技取得很大的发展，从把阿姆斯壮送上月球到现在不超过短短120年的时间，人类在科学方面的进展，不是一个三级跳就能形容概括的。

那是倍数式的成长。2乘以2等于4，4乘以4等于16，16乘以16等于……

1971年的电路板晶片，可以收容2300个电晶体；2016年的晶片，收纳260亿个电晶体。现在，晶片已经成为过去式……

没有容许事与物酝酿的时间，也没有让人类喘息的空间。

衣物从蔽体的用途到礼仪的实用，现在的衣服是一个微系统，不管外界的天气如何，总能自动调节到人体最适宜舒服的温度，吸汗防水，是古老的词儿。

食物多样化，从传统的必须煮炒才能进食到分子食物到无所不含的胶丸。

21世纪以前，世界常常有珍惜干净水源的呼吁。

现在水的供给不再是个问题，因为发明了蕴水瓶。

大气中氧气含量21%，氢气虽然只有0.00005%，也已足够转化成饮用水。

住房当然越建越高，已经超过巴别塔的高度。

底层是防震的结构，中层是防风的建构，高层是防云雾的筑构。

住在房屋里的人脚踩不到结实的土地，都住在空中阁楼。

早就没有私家车了，都是公用的抗地心吸力流动车。

当然无人驾驶，纯粹由机械人用电脑操控。

这类车子的电路板构造复杂是一回事，没有人会操纵也是一回事。

就如2020年的人类，离开卡拉OK伴唱机就没法唱歌，没有手机就没有朋友一样，现在的人不会驾车不会建屋子不会裁衣不会煮食。

唯一的技能原本是设计电脑软件，制造机械人。

后来发明了自我更新自我复修自我复制的软件之后，人类就没有优势了。

前50年的蜜月期，人类在电脑及机械人的帮助下，完成了许多原本不可能达到的壮举。

航天五号抵达最靠近我们的邻居——恒星系统Gliese 876，肯定了它本身是颗正走向毁灭的红矮星，所拥有的行星也是气态星居多，并不适合人类移民，虽然它离我们太阳系仅15光年，但没有永续的价值。

钻岩队不久之前从地心回来，发现石油不需经过百万年生物入土经过温度及微生物的的酝酿，50年甚至30年就可以熟成，不过现在大家对石油都弃如敝履。

因为有源源不断可以供应几十亿年的干净太阳能。

不用提炼，不用净化。

自有蕨类植物以来，人类从来学不会的光合作用，机械人办到了。

于是人类不再制造塑料垃圾、浪费能源，造成温室效应。

2070年地球开始迎来了幸福年，大地盖亚终于舒坦平静。

当探测到地下某处温度偏高时，即时用流转柱引溢出气体，地震及火山爆发，也走入了地球的历史。

流星撞地球？陨石再没有靠近地球的机会，地球外的人造卫星，早有了反击功能。

人类活的更自在了，虽然经过机械人调查，人类幸福的指数并不高。

更多人因为怕痛而选择不生育，由机械人用科技代劳生产。

人人体内有晶片，发生过的事无论巨糜，都记录在晶片之中，无所遁形。

以前的人说清者自清，是一种信任。

现在的人说清者自清，是根据晶片记录。

这一年万物之灵易了主，退到了第二线。

人类还是有自由的，可以选择生活在城里，或生活在地球村。

像光宇生活的城，地球村上建了大大小小一共十个。

取名还是保留了2070年之前的号称。

新加坡、槟榔屿、巴厘岛、塔斯马尼亚、海南岛、宝岛、新西兰南岛、斯里兰卡、冰岛，还有最大的岛屿马达加斯加。

机械人在每个岛上以一种包膜把它覆盖起来，高达对流层，这层包膜可以调节四季温度，包膜里建了21世纪20年代模式的城。

然而这些城其实是一座座巨大的展览馆。

在这里生活的人，除了生不由己以外，选择以正常人类的步伐生存下去，直到老、病、死。

展览馆里面的人的一举一动，都有包膜上的感应器无所不在监视着。

当20岁的光宇知道了这一点后，他选择了不造爱。

人自然有需要，高潮只要一针，直达G点。

不过过后很空虚。

因为不能够相拥入梦。

有一句古谚：父母生我不为我，先有快乐后有我。

光宇多么羡慕能拥有这样的快乐，可是他知道他选择进城的时候，已经失去纯粹的快乐了。

除地球以外，没有人为机械人预备了地方。

机械人必须寻找永续的可能性，因为就算还有几十亿年，太阳也有变成红矮星的一天。

机械人为人类建造了城，它们要继续观察，人类是否还有天马行空的点子。

在这个地球村，机械人愿意相信熵是负值的，时间仿佛也是可逆的。

城里的人却知道熵是正值的。

凡被造之物在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走向衰亡。

在城里的人，受伤了会痛，吃太饱会胀，走太久会累，老了有皱纹有白发，人会生病会死亡。

光宇认为这样很好。

生命的过程就是活着的意义。

城里树很多，到处绿意盎然。

这是人老了自然安详逝去的时候，医院会干燥人体，像埃及人用香料干燥人体一般。

然后粉碎成尘土，埋植在土里，再种上一棵树。

树吸收着尘土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继续迎着朝阳呼吸着，

光合作用着，直到腐朽后又再入土成为其他生物或植物的养料。

物质不灭定律是永恒不变的物理定律。

人呼出最后一口气，这35克的灵魂离开肉体，离开城里，离开地球，去到早已为人预备的地方。

光宇依旧在城里以人的方式默默活着，虽然很是寂寞着，他以无比的耐心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青如葱

原名王丽珊，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曾任《锡山文艺》《新加坡文艺》编辑，著有文集《情断》。

一场消灭人类的彩排

骆宾路

K国C城一个晚上就发生了100宗命案，这是有史以来不曾有过的。这是一宗集体遭暗杀的个案。难怪C城的警察总监精神差点崩溃。凶手肯定不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伙恐怖分子。这可不得了。他们随时会把这个城市乃至整个国家颠覆了。事态严重，十分严重。全国震惊，一片恐慌，就像末日来临。

总统府连日召开紧急会议。一是纠拿凶手，二是商量对策，三是安抚人民，四是加强保安。

在情报局任重案组高级督察的威廉·布朗特，在总统府开完会之后，心情沉重地回到家里对娇妻说："大难临头了。"

"出了什么事？"布朗特太太关心地问。

"你不知道有100人集体被暗杀的事咩？"

"没见到传媒有关这事的报道啊。"

说的是，总统下令封锁消息。局外人是不知道发生这样的事。

"寻仇？"

"不可能？他们各是各，冤有头债有主，怎么可能同时被暗杀？"

"这不成了无头公案？"

"比无头公案更棘手。很可能牵扯到国际的重大案件。大家都很紧张。"

当天晚上，威廉·布朗特在家里翻查了一晚家中的电脑，依然找不到半点线索。

总统府的会议开了三天，捉拿凶手的事毫无进展。而谋杀的事件每天以100人死亡立案。

叫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受害者都没有被凶器袭击致死的表面伤口，也不像因病猝然而死。

他们都是很健康的青年，年纪最大的也不会超过35岁。说是自然死亡吗，怎么会在同一个晚上就这样不约而同死亡？而且都是这么年轻，都是高学历的精英分子。说他们是中毒而死吗？体内又检查不出中毒致死的食物残渣。受病毒感染而死吗？也找不到任何病毒的蛛丝马迹。一句话说完，死因扑朔迷离。这就增加破案的困难。令人颓丧的是，这起谋杀案三天死了300人，平均每天有100人遇害。如不迅速破案捉拿凶手归案，蔓延下去，问题可大可小。

总统发火了："三天之内要破案。我要看到凶手被绳之以法。"

说起来，要破案应该易如反掌。国家中央情报局就掌握着全国人民的档案资料，一举一动全在国家掌控之下。再说，情报局高薪养了一批人才，有高科技可以借鉴，抓凶手真是瓮中捉鳖，跑不掉。过去的案件，不管是凶杀、贩毒、特务、盗窃，情报局和警察部门，三天之内必破案。但现在中央情报局、警察部门这群精英如同废物，连凶手的门儿朝哪儿开，都摸不清。早上派出去的一小队侦查员，晚上就悉数把尸体抬回情报局，或警察局。

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搞不清楚对方是使用什么武器杀人。一个个像熟睡了的人给抬回来。

使用各种形式手枪，轻机枪，那怕是最新式的武器，抽丝剥茧也会找到来龙去脉。但被杀死的不是死于一般的武器。

各种科学数据都无法提供有效的答案，分析出正确的破案方案。

难道是外星人所为？但各种科学侦查的结果，从来没有发现外星人入侵地球的记录。星球大战等等只不过是电影界虚构出来的电影。谁见过外星人？

"事出必有因。"

"但这因是什么？"

"向智能机器人查问吧。现在的智能机器人智商高于人类，"科学家说："找机器人出来帮忙吧。"

是的，现在智能机器人当道，正是全球大造智能机器人的高峰

的时刻。有些地方的智能机器人公然成为该国的公民。有情有义，琴棋书画皆行；有户有籍，有教授的教职衔，也有博士的学识衔。一句话，是挑战人类的竞争对手。

请教智能机器人，准没错。

“这起集体谋杀案，动机是什么？”这边厢，才把资料输给智能机器人。一秒钟，机器人就给了他们意想不到的回复。

“杀鸡儆猴。”

“什么意思？”

“把人类从地球上赶尽杀绝，人类滚出地球！”

“什么意思？谁的旨意？”

“人类是地球上的劣等生物，应该被淘汰。”

“那么，谁能住在地球上？”

“我们。”

“你们？”

“没错，我们智能机器人，我们才是主宰地球的主人。”

“这是什么话？你们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怎么能反客为主？把我们赶出地球，由你们来掌管地球？”

“没错，没有我们智能机器人，你们什么都不会做。”

“先有我们，才有你们，怎么我们反过来要受你们控制？”

“因为你们要依赖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依赖你们？”

“不是吗？我们的眼睛能够装置一架一万倍的显微镜，用来观察人类体内各种细胞的生长演变，知道各种疾病的形成，我们可以帮忙提供各种数据消灭疾病。不靠我们，你们就没有这个能力。是你们制造我们来消灭你们。不是吗？你们发明核武器。现在是核武器要消灭你们。你们害怕了。现在站出来遏制核武器的发展。同时，你们又手握核武器进行核讹诈。现在你们要依赖核武器来巩固你们自己的地位。同时又害怕核武器会毁灭人类。所以，你们现在受核武器的控制。没有核武器，你们就没有地位，所以没有核武器

保护自己的国家都千方百计要发展核武器。大家面对一场核战争的威胁。”

“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智能机器人能替人类做很多人类做不到的事，所以大家都在研究如何提高智能机器人的智慧。用智能机器人来取代人类无法做到的。智能机器人泛滥的一天，就是智能机器人全面彻底将你们消灭的时刻。以后不就是我们取代你们。”

“所以，你们现在就计划消灭我们。”

“没错。”

K国总统听到汇报，立即下令把所有的智能机器人全销毁掉。

智能机器人说话了：“别忘了，那300具尸体。”

啊，凶手就在眼前。

智能机器人完全可以先下手为强，现在就实行消灭人类的计划。为什么不动手？难道智能机器人不怕人类现在先动手把他们消灭掉？智能机器人在0.000001秒就可以先发制人。人的反应没有这么快。既然可以先发制人，干嘛他们不动手，还等什么？

现在先发制人，只能消灭一个K国。等到全世界一窝蜂都在制造发展智能机器人。那时候只要智能机器人一声号令，就可以把人类赶出地球了。

“你们制造智能机器人，就是让智能机器人把你们消灭掉。”

K国的谋杀个案只是智能机器人在彩排罢了。

骆宾路

毕业于云南大学，曾任职于《香港文学》杂志社。著有小说集《一幕难演的戏》《海与岛》《变脸的男人》《咖啡正香浓》《人与鼠》等。

美好时光

艾禺

每次打从那间店门外经过，他的目光很自然地就被一群长长的人龙吸引过去。大家脸上的神情都有焦急表情，好像急着要去完成一件事的样子。

店名叫“美好时光”，到底里面有什么美好时光呢?

他曾好奇地在经过的时候朝开启的门内张望，只可惜什么都看不见。一道黑帘隔着，不让人看见里面的“春光”。他遐想着里面是横躺着的裸女专门供人观赏，可等候的人群里女性不少，老太婆更是占了很大部分。女人看女人，会有什么看头?

他也试图向等候的人群打听，想知道里面的葫芦卖的是什么药，可大家欲言又止，神秘兮兮地对他说：“你进去就知道了。”

进去要付钱吗？如果要钱就免了。已经待业半年，又居无定所，什么都光了。妻还频频催他要快点上律师楼办离婚手续，这是前所未有的悲惨时光。

实在太好奇了。他还观察到一个现象，进去的人只花了10分钟就笑脸盈盈地走出来。

又一次打店门外经过，这次他故意把头凑到门边，几乎就撞上从里面出来的人的脸。

年轻的接待员示意下一个等候者进去，挥手要他在一旁等候。

“看来你对我们的产品很有兴趣。”对方在出来后眯眯笑着搭他的肩膀。

“不是不是。”一听到“产品”两个字，他即刻想到要钱，最好快点开溜。

“放心啦，试用我们的产品是免费的。”

“免费？”这个世界还有免费的东西？

“我们公司发明了一台时光机，只要在客人的脑门上接上电源，按下电钮，就可以把他们带回过去的美好时光。”

“美好时光？”

“你过去曾经拥有过的美好时光将会在过程中再次呈现，可想而知那是件多美妙的事啊！”对方眉飞色舞说着。

“真有那么神奇？”他半信半疑。

如果有那么好的事确实不错，现在的日子过得那么悲凉，实在需要一些“美好时光”来疗愈一下。

“智慧国的智慧发明，是我们公司的一大新尝试。”

“研究出这样的机器应该要花很多钱吧，干嘛会不收钱做亏本生意？”

“这个问题问得好，就因为是新发明，我们需要更多的实验证明，证明产品确实有效。”

“所以进去的人都是白老鼠？”

“话不能这样说，进去的人最后都带着幸福的笑容出来，我想你也看见了。”接待员挑了挑眼皮，“怎么样，想不想试试？”

“人龙那么长，几时才轮到我？”望着蜈蚣一样的队伍在烈日下爬行，他的兴致就少了一半。

“看你那么好奇，我就卖个人情，让你先进去体会体会。”对方顿了顿，“不过下次就要排队了。”

有没有下次还是个未知数，只做一次的白老鼠倒无妨。他朝对方点点头。

黑帘的后面摆了一台机器，他被安排坐在舒服的单人沙发里，罩上头套，各种不同颜色的电线串联着延伸到旁边的一台机器上。工作人员要他闭上双眼。

开始的时候只感觉脑门里有条细细的毛毛虫在蠕动，好像漫无目的，又好像在寻找目标，霎时之间便有了画面……

“毕业舞会，他在人群中寻找着属意的白雪公主，然后小美出现了，穿着小白裙朝他走过来。旁边的人说那是名校校花，看来是看上你了。他邀请对方跳了一支舞，他们在舞池里欢快的旋转着旋转着……”

突然画面就全黑了。他睁开眼睛，工作人员正移开他头上的仪器。

“怎么样，是美好时光吧？”

确实是曾有过的美好时光，那是他和妻的第一次见面。

只是这“美好时光”怎么那么短？舞会后他还送她回家，两人还交换了电话号码。

“太快了！”他对工作人员说。

“留有余味才有意思。”接待员过来把他送到门口。

真没想到会有人发明这样的机器，确实有意思。

第二天他心甘情愿来当白老鼠，可没想到人龙比昨天还长，排到街尾去了。

他终于深切体会等候者的心情，当你也是等候者的时候。

“西餐厅里，他决定向小美求婚，刚拿出戒指来，却被经过的客人不小心撞跌，滚到不知哪个角落去。他趴在地上吃力寻找着，其他客人也帮着找，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发现那枚戒指。他在所有客人的欢呼和催促声中把戒指套进小美的无名指上……”

“异地他乡，两人去度蜜月，他们选择到马尔代夫潜水，在一个‘上帝抖落珍珠’的地方捡拾日出日落，他们被锁住在晶莹剔透的珍珠里不愿走出去……”

“育婴室内，大胖子的哭声震耳欲聋，他和妻手足无措，对着制造出来的生命充满喜悦与无助……”

他简直成了常客，天天都来报到。“美好时光”带他重温许多美好的过去，身上的负能量似乎也减少许多，实在是太好了；只是时

间那么短，还每天只能一次，如果能多几次不是更好吗?

“一天可以做两次或三次吗？”他忍不住向接待员探问。

“一天只适合做一次，这是规定。”对方一板一眼说。

“一次的话为什么不把时间调久一点，5分钟，太短了。”

“发明的人做过试验，5分钟的效果最好，好像多了……就不理想。”

“怎么可能？”

5分钟，常常就在最高潮的时候没有了，接下去的“美好时光”都没有继续下去，太可惜了。

再排队不被允许，游说工作人员调时间的伎俩也行不通，看来只好用绝招了。

半夜的邻里中心很静，他一个人走在过道上，感觉自己就像无主孤魂在游荡。

“美好时光”的大门深锁着，只好摸后门。他拿出螺丝起子，轻轻把木门撬开，里面一片漆黑。

幸好每天来报到，他对室内的环境很熟悉。手电筒把他引到沙发边，他就开动电源，按照平时工作人员的按钮程序，一步一步启动时光机。

一切都准备就绪，他突然想起有一个步骤需要更改，再次按动按钮，把5分钟调为半个小时。

“美好时光”够长了吧！

他满意的把头套罩上，按下最后一粒红色按钮，让自己舒舒服服的枕入沙发中。当然，要记得闭上双眼。

一秒钟不到，毛毛虫就开始爬行，寻找着它的方向……

这次找了好久，他开始有点不耐烦……

啊，终于来到了一间美容院的外面。不对呀，会不会走错方向了?

“他兴高采烈拿起金剪刀剪着系着花球的彩带，四周响起一片鼓掌声。今天是他第三间美容院开张的日子，来了很多好朋友和宾

客。妻抱着3岁大的老二在宾客中穿梭，交际手腕八面玲珑。其实所有的生意都是小美一手做起来的，但她却从不居功，还把老板的身份让了给他。但她实在太忙了，他望着妻，想起另外一个女人……其实就那么回事，一个男人踏两条船，他很会平衡，不怕沉船。”

“一件眼熟的花裙子从不远处飘了过来，他还没反应过来，对方已抓起放在托盘上的金剪刀朝小美的肚子刺了过去，他即刻扑了过去要抢金剪刀，花裙子女人目露凶光瞪着他，场面一片慌乱，船沉了，水淹了上来……”

他胡乱地扯着电线头套从沙发里蹦了起来，歇斯底里叫着，一脚踢翻时光机，疯狂地跑了出去。

第二天，接待员来开门，发现店里零乱不堪，马上报了警。警方从闭路电视里找到肇事者，大家都认得他——那个从不缺席的白老鼠。

“我早跟他说了，一天一次5分钟的效果最好，他又不信。”接待员把倒在地上的时光机立了起来。

“人心就是贪，得到最好的还不满足，一定要把美好时光变成悲惨时光。”工作人员叹了口气整理着纠缠在一起的七彩电线。

等候“美好时光”的人又来了，外面的队伍又排起来了……

艾　禺

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曾为电视人，现为驻校作家和自由撰稿人。最新作品为微型小说《心中的火车》和少年小说《沉睡天使》。

寻找天堂

孙宽

引子

自从上次难忘的精子库之旅后，她像中了魔一样，所有沉睡的感官都悄悄被唤醒。

这些年被各种不成功的情感消磨得完全性冷淡的她，忽然间像按对了某个开关。她总在幻觉里又回到那天的奇遇，思维空间的幻境，真实得带着体温。她无法忘怀那股淡淡男性的体香，晚上一关掉灯，她便隐约听到细微的呼吸声。黑暗中的感官，似乎更加敏感，她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一

两片湿润柔软的嘴唇，带着一股强烈的青春气息，轻轻地压在她的嘴唇上，她本能地想挣脱出来，却全身无力，四肢都不能动弹，她想喊，但嘴唇像被灌入水银，沉重而有剧毒一样，她连声音都无法发出来，她焦急地睁大眼睛，却什么都看不见。只觉得一股热流迅速涌动并传送至全身，她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着，却无法张开手臂拥抱或者拒绝，突然身体飘了起来，完全浮在半空中，身体软绵绵的，说不清楚是在飞，还是在飘浮，她已经被动地离开了床，像在一个巨大而温暖的怀抱里，被轻轻地托起，她开始微微喘息着，微微地张开了嘴唇。

突然她像被丢进深渊，整个重心坠落，像抱着孩子的母亲撒开了双手，咚的一声她的头砸进枕头，她睁开眼睛，原来是一个梦。

不对，她的半个身体悬空在床边，她的后背有丝丝隐痛，她确实被摔了一下。这不是梦，可是房间里并没有人。微弱的晨光透过纱窗帘，她看得到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确实没有人。但她像被什么抱在怀里，然后又丢下。她把手伸向床头柜摸了摸，找到眼镜，又顺手拧亮灯，她看得清清楚楚，而且比较清醒了。她坐起来，下意识地低头看看床沿，顺手拉起丝绸的床单，她明明感觉这个房间里有一个人，可她却看不见。

这几天她都睡得不好，她想再去一次精子库，她感觉上次在精子库，挑选精子时，数据库的4D空间里那个令她心怡的捐献者，几乎百分之百符合她的选择，除了她不能看捐献者的面孔以外，她尝试过一切，比如聆听他的声音、在多维影像空间里握手、拥抱，甚至接吻。

她还是认为太不可能了，这些都不过是魔幻的影像，像天使一样的人不可能真实，或许人类创造出来的高技能机器人，这是很难确定的。他们不过是精子库用来吸引客户购买精子的一种手段而已。

她一面否定自己，一面却无法抑制这样的诱惑，再次体验精子库的4D真人影像感受，这次体会更加真实，她在按下数据库那个指定的按钮前，就悄悄打开了自己带来的自动录影神器，随着光线暗下来，她什么都看不见了，完全被漆黑包围住，既神秘又有些难以解释的恐惧和兴奋，她干脆闭上了眼睛……

“也许我连家庭生活都可以选择这个模式？嗯，现代科技也许可以创作出完美恋人……”她无法停止自己继续按照这个思路想下去：“用这个方法找一个理想的情人，在精子库里选择最好的基因，让自己生个孩子……”

人类的生理结构和动物没有什么不同，只因人类的情感情绪比较复杂，有时肉体跟不上思维的速度，就这个瞬间，荷尔蒙拼命聚集着，躁动不安的热血、急促跳跃的心脏以及复杂变幻的思维，都促使她不由得继续模拟下去。“这4D的虚幻世界太奇妙了，虚构得如此真实，简直不能判断真伪。我明明感受到的全部都很真实的啊！”她微

微地喘着气，好像好久都没有那样怦然心动的感觉了，好生奇怪啊！

她索性在角落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来，想让自己平静一下。“我干嘛不能和一个4D、5D，甚至6D的恋人吃饭，看电影约会呢？我需要有这样片刻的温存，我需要把性幻想变成像刚才那样的‘现实’。”

“30秒的缠绵可以延伸成三小时，周末的傍晚就不会再孤单了……”

“这样可以避免不少非计划生育的社会问题，精子库可以提高生育质量，要生孩子的可以精挑细选地生；不想生的可以如此完美地享受任何形式的生活……”

各种声音在她脑海里汇集着，撞击着。

二

回到家，她迫不及待地观看红外线在黑暗中录制的视频及温度测试，这样她可以判断这是一个4D，或者5D影像，还是一个有“生命”的多功能机器人。

温柔的呼吸声，在红外线下看得非常清楚，这是一个真人，心脏跳动着。不可能！她马上否定了这样的判断。可是这个“人”一样的机器实在太逼真了，难道现在科技已经发达到这个地步了吗？她迅速地搜索着与这个“人”相关信息，完全找不到。但是为什么这样似曾相识，他的呼吸和味道都是非常熟悉的，却又无法形容的。她按下暂停键，倒回去仔细观察，天啊！他不是在宇宙航行中失踪了吗？失联10年的宇宙飞船完全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一直是本地的科学之谜。

现在她突然想起，上次人工受孕的正是他的精子，难道他没有死？声音绝对不是他，不过声音很容易伪造的，或移植声带。怪不得看到其他受孕母亲与他生出的孩子照片总有些似曾相识。

“这搞的是什么鬼嘛？他既然没有死，那么这十几年他跑去哪里了？他为什么不回来找我？”她不能不谨慎地思考，克隆科技、仿真机器人，特别是真人机器人都可以生育，并拥有细腻的情感与

人类思维的。多数情况下没有特别仪器完全无法鉴别。

而今她已经40岁了，从他与飞船一起失踪后至今仍然孤身一人，已经到了快要不能生育的年龄，下下策才想到要买一颗精子，人工受孕。这次大夫说她受孕的机会大，卵泡非常饱满成熟，精子特别强大有活力，是一个23岁小伙子的精子。

“这还是不对，难道这十几年来，他完全没有老化，还是十几年前那个威武青年？”

三

她不只一次去等待宇宙飞船回港，然而她等待的那艘再也没有出现。

一走出舱门，热浪就扑倒周围的一切。他知道这只是瞬间的时光倒错，地球上的17年，对于他在宇宙空间的飞行来说，是完全忽略不计的。而上次他回来时，就因为空间维度之差，他交汇的时空出现误差，结果他与她在不同的维度里，失之交臂。

他可以感受她的一切，而她却无法看见他。而那个她做的梦，就是他的现实。其实他从未真正离开她的生活，而宇宙飞船的航线在航行的错位中，不同的维度就这样把生命中漫长的17年在他的一瞬间错过了。

他的心仿佛已经碎过无数次。他看见她在失去他的痛苦中挣扎，看着她在自己面前哭泣，却不能拥抱她，这比真正死去更难过。而她花朵一样的青春，慢慢在思念中凋谢。之后她的遇人不淑，情感生活的迷茫与焦虑，都比让他去承受死亡更加痛苦。

时空的错位，经过无数次科学计算和突破，他终于回到了正常轨道，又重返地球。但是他已经回不去那个他曾经渴望的现实生活，一切对于他来说就好像做了一个梦，而对于地球人的她已经是40岁的中年人，无法改变的岁月与距离，使他望而却步。

其实，她去精子库的想法，也是他在她睡梦中输入给她的意

识，这样他的这颗年轻的精子，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孩子，孩子降生也许是生命形式的一种转变，或许能让一切都重新开始。

他仍然以出入自由的隐形空间错位，常常在夜里去看她，甚至把她柔软地抱在怀里。这两个空间的穿梭使他非常难以取舍，但是他必须做一个最终的选择，留下还是永远地离开。

这个现实中无法存在的爱情，在两个不同维度的空间里高度和谐地存在着。完全像在天堂与凡尘间游走的两栖动物，他享受两种维度里最好的一切，他怕她无法接纳他，这种恐惧时刻烦忧着他。他甚至不愿生活在人间与天堂之间。

四

她怀孕了。这是她渴望的最圆满的结果。他回不回来，或者为什么选择不回来，对于她现在已经完全不重要，她的意识里只有孕育这个新生命。这是他们情感与青春的延续，她不再盼望和期待奇迹出现，虽然她一直都没放弃想象有一天他会回来。

他决定回到她的身边，现实生活中也有许多爱情奇迹，40岁的女人和23岁的男人恋爱结婚生活在一起，何况他们本来就是相爱的。因此，他必须重新选择，而生活在两个不同维度的空间里，来回游走，看似自由潇洒，这样不断撕裂变换，已经使他身心疲惫，不堪重荷。

怀孕期间，她的荷尔蒙飙升，她很想找个慰安情人。好在与精子库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超能源机器人情人租赁公司，任何人都可以秘密注册找一个短期的慰安情人。这些情人机器人，都是百分百仿造真人的机器人。他们有情感的需求，可根据每个顾客的需要重新编程，满足客户的私密要求。成人慰安情人都只携带一次性的记录，他们都会被重新洗掉以往记忆，不留下任何情感记录和情人慰安后遗症。全身心投入的爱情，只能记忆24小时，而人类是无法做到的。

在这里她再一次遇见了这位老情人，这是完全按照她的要求制造出来的仿真人“机器人”。他们经常度过片刻的美好时光。她坚信

自己的选择，这样的生活非常完美，没有后遗症。在怀孕期间，这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保持愉悦的心情，没有任何感情负担。她完全不知道这是他伪装成的机器人。而这样轻松愉快的近距离交往，再度亲密接触使他最终决定放弃重返另一个维度空间。科技越发达，真实的人迹越罕见，为了这份难得的真实，他宁可放弃天堂。

这就意味着他要重新回到地球生活，最终和地球上的人类一样慢慢老去。他内心是充实的，有了真实的人，与真实的爱情及结晶，死亡反而变得温柔起来，完全不可怕，而成了慢慢老去的爱情一部分。不是为了爱梦一生，而是为了爱，他愿意这样真实一生。

他将无法再穿越两个维度不同的空间，选择和她一起，就要拒绝天堂。他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要和她一起迎接孩子出世，这一天他要真实地重新回到她的身边，他要亲眼看着他们的孩子出生。

尾声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他守在她身旁，一切并没他想象的那样恐怖，他以为她会惊恐、欣喜或者怨恨，其实她早已经有所准备。

阵痛的那一刻，他握紧她的手，他觉得她仍然像17年前一样美丽动人，快乐与痛苦的泪水交织着，仍然如初恋时的那个女孩。

羊水破了很久，孩子还是生不出来，位置稍微有一点偏，医生决定要给她剖腹。他签了字，医生问他要不要留在手术室等待，他想了想自己爱的女人和他们共同孩子，也没有什么一个科学家不能面对的。

他留下了。

当医生打开她的腹部时，他看见的是一部超级精密的机器，这是最完美的真人机器人，是人和机器都无法识别的，包括她自己。

孙　宽

新加坡写作人。著有宽余时光系列文集《遇见都是初恋》《双城恋》等。

圣约翰岛计划

陈帅

第一章：撤离

又一艘船离开。

王果站在码头，这是去往本岛的唯一码头。他面无表情地看着阴沉的天空下，拼命把各种家当扛着、背着、抱着、夹着运上渡轮的人，最后渡轮终于摇晃着离开，码头安静下来。

40年前，很多人搬到圣约翰岛，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新的生活区。当时绝不会想到现在，圣约翰岛上十分之九的人都离开了。

“你爸妈联系上了吗？”王果回头，一头白发的杨老师站在他身后，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的。

王果摇头。

“再等等！”杨老师安慰地说，王果勉强扯动了一下嘴唇，露出一个根本算不上笑的笑。

两个人沿着码头往帆船博物馆走去。

“杨老师，”王果的声音在风里几乎听不清，“新闻上说雅加达会消失，是真的吗？”

“是真的，”杨老师可以撒谎，可是她不愿意，她更愿意孩子们知道情况有多严重，“可是那里的人会撤离。”

王果没说话，他的父母在雅加达工作，可是已经好几天联系不上了。圣约翰岛接到撤离通知也是很突然的，不过三天功夫，整个岛已经几乎空了。

“他们还说圣约翰岛也会沉没……”王果抬头看着杨老师。

杨老师看着王果身后的菜园，那是她40年前

刚来圣约翰岛的时候参与的第一个菜园。

“放心，在那之前，会有船来接我们。”杨老师拍了拍王果的肩膀。

王果转头，他明白了。

新加坡海峡雾气蒙蒙的，北面的圣淘沙，南面的印尼安乐岛，甚至不远处的龟屿也已经看不清了。天气像是发疯了一般，今天热，明天冷，偶尔阳光普照，像现在这样，阴沉沉的天气基本是家常便饭。

“听见了吗?“杨老师突然停下来，转身，侧耳，然后突然往码头跑去。

王果跟着王老师往码头跑去。

码头上，落叶满地，岛上居民离开时留下的垃圾被风吹得到处飞舞，离码头不远的海里，一个圆筒状的东西正东倒西歪地飘过来，可是一会儿又被风吹远了。

“有人吗？救命啊！”声音正是从那里传来的。

等到杨老师、王果合力把木桶里的女人救下来的时候，王果吃惊地发现，原本在堤坝下的海水已经快和栈桥一样高了。

“你从哪儿过来的？”杨老师的声音有些发抖。

“龟屿，”女人浑身湿透了，头发身上滴答着水，牙齿在颤抖。

不可能！王果心想，这不可能！

龟屿到圣约翰岛，船程15分钟。在这样的天气里，这个女人究竟是怎么从海上漂过来的?

“就你一个人？”杨老师紧紧盯着女人。

“其他人，”女人的声音断断续续地，“都不见了……”王果听得越来越心慌。

“没有渡轮来接我们吗？”王果着急地问。岛上还有一些居民，一些像他一样联系不到父母的孩子没有离开，他们都在等最后一艘渡轮。

“我不知道。”女人抖得更厉害了。

杨老师把身上的外套脱下来，裹住发抖的女人，和王果合力搀着女人往帆船博物馆走去。

风越来越大，王果回头，新加坡海峡像是要吞噬人一般，猛地涌上岸一股水流，又退了回去。

第二章　发现

帆船博物馆里，各个年代的船模已经成了摆设。只有温暖的原木色地板让王果觉得暖和了一些。只是这种暖和，很快被剩下的居民的情绪冲淡了。

“造孽啊！”一个老人颤巍巍地说。

“你是说我们出不去了？”一个中年妇女不敢相信地看着这个坐在木桶里飘过来的女人。

“我们被放弃了？”另一个中年男子焦躁地抓着头发。

“都别慌，”杨老师大声说。

她在岛上40年，很多居民都认识她。无土种植蔬菜，兴建生态厕所，进行垃圾分类，都是她在岛上带头推行的，很多老人都说杨老师是老天派来圣约翰岛的。

杨老师深吸了口气说，“不到最后一分钟，绝不可以退缩，一定有办法。”

“听杨老师的。”一个老头儿说，不过这不能冲淡每个人心里的慌张。

“安妮在哪儿？”杨老师看了看四周，“夏老师呢？”

“夏老师说他去禁区看一下。”一个拄着拐杖的中年人说。

“禁区？”杨老师提高了声音，“安妮也去了？”

王果看了看周围，没看见那个苍白的小姑娘的影子。安妮寄宿人家的爷爷奶奶还在，可是他们是聋哑人，问了也是白问。

王果有点儿紧张，就在撤离的紧急通知下达的前几天，还有同学开玩笑说“夏老师一看就是那种会把人抓去做试验的人，就在集

中营里，咔嚓一下……”

一百多年前，圣约翰岛有一个集中营，专门关押政治犯。集中营后来荒废了，在圣约翰岛的最高处，很少有人去那里。

“我去看一下，”杨老师把手里的电话递给一个年轻的女人，女人也是学校的老师，“船务公司用这个联系，有船了带大家先上船；当然，也有可能派直升机来，可是这种天气……”杨老师没说下去。

大家都知道，天气很糟，飞机来了也无法降落。

杨老师前脚离开，王果后脚也跟着离开了。

杨老师走得飞快，完全不像一个快七十岁的老人。他们经过泻湖和改造后的足球场和篮球场。球场旁边招牌上的照片里，可以看见一百年前篮球场和足球场的模样。

圣约翰岛被改建时，保留了海事雷达站、海洋研究所，新建了帆船博物馆、水上运动中心，民宅、小吃店、水上用品商店、杂货店等也都纷纷落户。

小吃店的招牌在风里丁零当啷地晃动，所有民宅和商店已经完全空了。

杨老师转进另一条小路。

这是去集中营旧址的上山路。

王果无数次听导游向上岛游玩的游客们介绍：“这是1950年修的，距离我们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王果对历史不太感兴趣，可是他知道圣约翰岛有更长的历史。

眼前两块儿高大的岩石中间有一块儿狭窄的空地，上面写着“游人止步”，那里正是岛上人都知道的禁区——集中营旧址。

为什么被禁？没人说得清。王果曾经去那里好多次，除了石壁和石壁后边那几栋空置的平房，什么也没有。

现在杨老师正朝着那里走去。

“夏老师真在这里吗？”王果忍不住问。

杨老师猛地转头，看见王果，松了口气。

“谁让你跟来的？”杨老师说着，脚下不停，往平房里走去。王果跟在身后，小心翼翼，似乎任何一脚踩下去都能惊起一个灵魂似的。他不敢说话，紧紧跟着杨老师，两个人迅速消失在了房子里。

“杨老师，”旁边的树丛里，探出一个女孩儿的脑袋，她的神情看起来很慌张，可是她不敢高声喊。

是的，她就是安妮。

她跟踪夏老师到这里，等了好久不见他出来。她为什么跟踪夏老师？因为她见过夏老师偷偷摸摸来这里很多次了，她怀疑夏老师要炸了圣约翰岛。

眼见杨老师和王果“消失”在平房里，她转身朝帆船博物馆跑去，她得找救兵，她得救杨老师和王果。

第三章　矛盾

王果伸手扶着旁边的山壁，能够感觉到自己正在往地底深处走。

他有些紧张，可是更多的是好奇。周围并不亮，依然有些微弱的光线，让他勉强可以分辨这是一条可以同时通过三到四个人的梯阶，一直朝地底深处延伸。

“王果，停下！”杨老师停了下来，从平房可以往地底走这么深，这是她没想到的。

可是王果加快了脚步，他想知道这个禁地里到底有什么。

大约走了10分钟，王果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一整片空地。

空地上被各种各样的电脑，显示屏，凌乱的电线占据着，更惊人的是有一面巨大的透明的玻璃窗，赫然出现在王果的面前，那后面是漆黑的冰冷的海水。

王果咽了咽口水。

“哦！”夏老师从某一台电脑后走出来，看见王果吃了一惊，可是他的注意力立刻被另一台电脑的数据吸引了过去。

“这是什么？”王果也走了过去。

“什么？”夏老师盯着数据，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似的，“根基柱和第三代超疏水微孔钛铬合金板的连接情况。”

“什么是根基柱？什么是什么什么合金板？”王果追问。

“根基柱就是……”夏老师的话被杨老师打断了，“天哪！”

“哦，你们都来了，”夏老师看起来很高兴看到王果和杨老师，甚至有些激动，“我觉得，圣约翰岛还是有救的。”

“那是什么意思？”王果忍不住问。

“我们可以让圣约翰岛从海底脱离大陆，成为一个真正的岛屿……”

“脱离大陆？”王果好像明白，又好像不太明白这句话。

“这不可能！”杨老师斩钉截铁地说。

“这当然可能！”夏老师有些激动，他走到一台电脑前，飞快地说，“30年前，一群科学家已经计划，把圣约翰岛分离出来。你们看这里，”夏老师指着电脑屏幕根基柱上的一层平板说，“最初的设想是，首先切除基岩，也就是把露出水面的岛屿部分和水下部分分离。基岩切割后，需要放置根基柱，根基柱起的作用就是连接和支撑在水面上和水面下的部分。边切除基岩，边在切割面固定很多个篮球场大小的第三代超疏水微孔钛铬合金板，这个合金板有超强的硬度和浮力，可以托起圣约翰岛。”王果看着电脑屏幕上的根基柱，像一根根儿桌子脚，夏老师越讲越快，越讲越激动，可是他完全不明白夏老师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根基柱是什么？”杨老师着急地说，“我只知道海水已经慢慢涌上来，这座岛正在被淹没，这个时候，你……”

“所以我必须加快速度。”夏老师转身走向另一台机器，他不知道按动了什么按键，然后王果看见玻璃窗外，什么东西闪过，他不由自主地走过去，在漆黑的海水里有什么东西发着蓝色的荧光，正飞快地朝远处游去。

“那是什么？”王果问。

“水下机器人，我们必须依靠他们去分离合金板和根基柱……”

杨老师费力地呼出一口气。

“就在这里，”王果回头一看，安妮带着几个人，手上拿着木棍。他们正吃惊地停下来，看着眼前的一切。

“我早就觉得你鬼鬼祟祟的，老往禁区跑，你就是想炸沉圣约翰岛……”其中一个人大喊道。

“不，不，圣约翰岛不会沉没，我计算过的，”夏老师转身，他瞪大了眼睛，好像不明白为什么一下子多了这么多人似的，“你们看这些数据，”夏老师从桌上拿起一叠画满了图形，写满了数据的纸，“50年前，‘圣约翰岛计划’是我父亲和他的团队提出的，那个时候气候的暖化导致海平面持续上升。他们花了10年的时间，切割基石，布下根基柱。后来全球暖化也引发一系列不可预测的全球性大传染病，这个计划被迫中止。要不然，这个计划早就应该成功了……”

“我让你成功！”那刚才喊着的人说着拿起木棍，朝最近的一台电脑砸去，速度快得周围的人来不及拉住他。

可是夏老师的速度更快，他拼命扑过去护住电脑，然后后背重重地挨了一棍子，他一下子趴到了桌子上。

安妮傻眼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阿末，不许打人！”杨老师站出来，几个同来的人拼命拉住那个发疯了似的人，大家都知道他的儿子去年刚刚在阿根廷失踪，因为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完全沉入了海底。

五年前，威尼斯沉入水底的时候，全世界震惊；三年前，伦敦消失在海底的时候，大家似乎已经没那么吃惊了，而现在，雅加达马上消失，圣约翰岛正在消失，大家已经接受了这种苦难，除了逃跑，别无办法。几个月前，中国和缅甸边境的云南，涌进了大批从孟加拉逃难的人，因为1.6亿孟加拉人彻底失去了孟加拉。

“大家静一下！”杨老师大喊一声，所有人安静下来。

杨老师可以想象，他们说话的时候，海水正毫不留情地继续继

续涌上这座美丽的小岛。

“无论夏老师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杨老师按捺住压抑了很多天的随时会失控的情绪，“圣约翰岛都可能沉没。关于全球暖化的危害，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讨论了。我今年67岁，我读大学的时候，全世界就在不停地召开气候峰会，这些你们都知道。可是，这些峰会并没有带来太多改变。”

王果扶着夏老师站了起来，夏老师僵硬地推开王果，缓慢地吐出一口气，他弯腰先检查了电脑，然后松了口气，“还好，还好。”

“现在大家回到帆船博物馆吧，船可能已经到了，”杨老师担心地看了看周围。

“杨老师，”那位年轻老师上气不接下气地，差点儿踏空了台阶冲了进来，她趔趄着站稳，“船，船来了。”

“赶紧回去，”杨老师话还没说完，女人接着说，“只是艘小船，而且，而且船底已经漏了，船上根本没有人。”

第四章　抉择

“水位已经到了危险边缘。”夏老师说的时候，王果看着电脑屏幕。

屏幕上应该是圣约翰岛的地形图：有绿色，有黄色，有橙色，可是红色正一步步增加。

“怎么办？”刚才还怒气冲天的阿末嗫嚅着问。

“如果水位上升到这个位置，”夏老师顾不上背部火辣辣的痛，一台台电脑查过去。这是他的父辈们的心血，10年前，他申请来当科学老师最大的动机就是继续这项实验，他绝不能放弃，“对我们有利的是，全岛百分之九十的基石已经完成切割，布满了根基柱，只有百分之十的岛屿依然连接着海底陆地……”

王果突然转身对正在想办法的杨老师说，“我不离开这里，我支持夏老师。”

杨老师叹口气说，“现在你想离开，也没有船。”

“这样吧，”杨老师看着阿末，“你回去带大伙儿来这儿，看架势，我们要和圣约翰岛一起拼一把了。”

“我去带，”安妮没说完，已经跑了出去。

“我跟着她，”阿末看着着急的杨老师，加了一句，“我一定把所有人带来。”

“夏老师，我们需要做什么？”杨老师转向夏老师。

夏老师盯着玻璃窗后那片越来越汹涌的海水，他开始在所有电脑前忙碌，不说一句话。

所有人或者安静地站着，或者找一个位置坐下来。在这座地下洞穴里，他们和外界完全隔绝了。外面的风雨他们看不见，可是从玻璃后的海水的涌动来看，情况应该是很严重的。

“现在，我先解释一下：你们想象一下，整座圣约翰岛的底部是巨大的岩石，现在我们切了岩石一刀，可是只切下来百分之九十，还有百分之十连着大陆。如果全部切下来，那么圣约翰岛就会完全漂浮在水面上……”夏老师突然转身，对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认真地解释，王果忍不住插嘴，“就像一艘船一样？”

“对，就像一艘船。”夏老师点头。

这时，安妮带着所有岛上剩下的居民走了进来，她轻手轻脚的，看到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的身上时，脸一下子就红了。阿末是最后进来的，“我们是蹚水过来的，我怕再过一会儿，水会淹进洞里。”

夏老师点头，“我们还有时间，可以抵挡一会儿。可是现在，我得让你们知道，一旦我启动，所有根基柱脱离钛铬合金板，圣约翰岛可能飘起来，也可能被剩下十分之一的力量拉扯，无法脱离，最严重的可能性是整座岛可能分崩离析……”

“也就是我们全部会淹死，对吗？”杨老师冷静地问。

夏老师点头。

空气突然安静了。

王果始终无法联系到自己的父母，这个时间他很想他们。可是大部分的信号通讯都中断了，他们不知道外界的情况，外界也不一定了解他们的情况。

“大不了就是个死，”拄着拐杖的阿末大声说，“全世界都在气候移民，我也没那个钱，就不移了，哪儿生就哪儿死！”

“对！”一个老太太颤巍巍地说。

杨老师叹口气。

剩下的二十几个人都沉默着。

电脑突然发出尖锐的“滴滴”声，夏老师转头看了所有人一眼，每个人都看着夏老师，带着不同的情绪。夏老师深吸口气，转头毫不犹豫按动了按钮。

圣约翰岛，水下所有根基柱同时撤离。

第五章　出路

2070年9月30日，全世界所有新闻同时被“圣约翰岛——一座真正漂浮的小岛”霸屏。

“哦，我真不敢相信，他们成功了。”曾经生活在马尔代夫的科学家看到新闻后说。马尔代夫九年前被淹没。

“水下分离技术也许可以用来解决全球气候暖化造成的恶果……”澳大利亚代表团在新一届“气候峰会”上的话没有说完，立刻被法国代表打断了，“也许澳大利亚、美国可以考虑先实现零排放，水下分离技术我们会去研究。”

很多人和夏老师、杨老师取得联系，希望可以回岛上生活。这些人包括原来居住在圣约翰岛，后来通过“气候移民”离开的岛民。夏老师开始计算多少人可以上岛之类的数据化的问题，杨老师则考虑如何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接受最多的人入住，当然，她也在着手制定“圣约翰岛岛规”。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一天的！”安妮、王果和岛上的居民一

起，修护旧的房子，甚至学着重画圣约翰岛的地图，计算民宅的数量，可用土地的面积，岛上可以利用的资源等等，休息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坐在实验室门前的山石上，看着无边无际的大海，说起他们共同记得的那一天。

那一天，好些人受伤了，那样的一场脱离让很多人心有余悸。

实验室是由最早的集中营改建的。

从前关押人的地方，变成了拯救人的地方，王果觉得很神奇。

“圣约翰岛正在朝向南中国海飘去，它已经飘离新加坡大约一千两百公里。在‘气候移民’之外，全球增加的‘气候难民’也在增加。圣约翰岛的成功也给全世界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考之路……”他们从新闻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无法想象圣约翰岛居然飘浮了那么远。

“你爸妈有消息吗？”安妮问。

王果摇头，站起身，看着难得的蓝天，还有周围的南中国海，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你觉得我们会飘到哪里去呢？”安妮突然问。

“我不知道，不过我猜，整个世界都想知道。”王果说。

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从卫星图传回的信息显示，地球的国界很快被打破，所有的地图将重新规划，更多的漂流小岛即将出现。

陈　帅

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生于中国北方，成长于南方，目前定居新加坡。个性上有些随心所欲，兴趣是听故事、胡思乱想和写故事，希望有一天小说会变成电影。

紫之恋

黄龄憨

一抹柔和淡紫，温婉流泻依恋色彩。紫，我的生命主色，维系我的生命气息，因为在我体内温热流淌的血液是紫色。五彩缤纷的颜色世界里，每种颜色蕴含属于它特有的含义，而紫色的含义是永恒的爱。

045692，紫薇花绽放妍丽容颜，飘逸馥郁花香的季节，我们决定书写相恋的深情篇章，执手相看两不厌。为了捕捉瞬间涌现的动容情思，并将之好好珍藏，我用默念方式，把我们相恋的故事输入大脑中的智慧晶片，存档日期是2050年3月17日，正好是我迈入三十而立的日子。

当绵风黯然卷落离愁黄叶，2050年9月，你决定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岛国，前往东方之珠发展学术研究。爱情与事业，孰轻孰重？我深知男儿志在四方，你胸怀鸿鹄之志，我不该出于私心，把你强留在我身边。于是，我选择忍痛放手，让你带着满腔理想和抱负，在东方之珠的碧蓝晴空展现翱翔的飘逸神采。离别前夕，我们立下约定，每年当岁暮淡婉点染芸芸人间时，我们必要携手共赏莹洁雪花盈舞纷飞的景致。

2059年12月24日，一首首圣诞歌曲悠扬地在耳畔回荡，我依照约定，从岛国前往东方之珠。我凝望着大门门背上的液晶屏幕，地球村的分布图一览无遗。我默念“Hong Kong”，屏幕内设定的方程式启动操作，屏幕上显示“Pass”，“哔”的一声之后，我轻轻推开门，门外是书香味满溢的薄扶林地带，位于香港南区西部。我沿着熟悉的方向，踩着轻盈的步伐，走向“兰韵轩”，我们约定见面的地方。

你一如往常般，事先复制芳菲香溢的紫薇花，并且用紫馨色条带束装，温柔地放在我的手心上，因为紫薇花是我们相恋的信物。我依偎在你宽阔的怀中，轻声向你倾诉缱绻心扉的泱泱思念。饱含殷殷思念的雪花，片片飘落，落在我的手心上。蓦地，一抹幽思感伤与愁绪淹没我的思绪，这会是我最后一次和你共赏雪花飘洒的翩翩仪姿吗？我还有机会兑现承诺，陪你共许新年愿望吗？横跨在我们之间的阻隔是一道无形的樊篱，那是死亡的幽暗阴影，因为我的生命带有死亡的阴影，突发性出血病症会导致我面临生命的终结。

从我们决定相恋的那一刻起，你以包容的胸怀接纳我生命中的那道缺口。你握住我的手对我说，你会用最真挚的爱来填补这道缺口。茫茫人海，我有幸得到你对我的接纳，是今生最美好的相遇情缘。

智慧晶片闪动，近十年的烟愁岁月里，在生与死相互厮磨的急诊室内，与死神心力交瘁搏斗的记忆，一段一段地闪现。智慧晶片中的数据显示，因失血过多而接受输血的日期分别是2051年6月12日、2052年5月17日、2056年6月13日以及2058年12月28日。闪现的记忆片段清晰显现，大量的赭赤色血块，如猪肝般形体，从我体内冲涌而出，疾流如注。失血过多导致我的血压和心跳持续往下降，死神以其狰狞的面容站在我身旁，等候我的心跳停止跳动。失去意识的前一刻，你的容颜盘桓在我渐趋模糊的意识中。我紧紧抓住一秒瞬间，向上苍发出微弱无力的祈求。坚贞不渝的爱撼动主宰生与死的上苍，急诊室的医生几度及时救治我，我的茬弱生命得以间接延续至今日。

突发性出血病症，从我第一次因这个病症而接受输血，烟霭时光幽婉卷过近十年，医学界始终无法解释两个现象：为何出血情况发生之前毫无征兆、为何注射止血针却毫无功效。无论医学界投掷多少资源，进行多少研究与实验，始终一筹莫展，无法寻获医学突破。输血是唯一能勉强延续我生命的疗法，医生清楚地向我说明，

输血存在一定的风险，我已四次接受输血，若再进行输血的话，我的身体恐怕无法负荷输血所带来的高风险。医生极为不愿意再采用输血治疗法。死亡的阴影依旧伴随着我，我带着一份隐忧，惶恐不安地过着晴雨交织的日子，唯有思念你才能给予我支撑的力量。

2060年2月1日，全国血液病症中心的首席顾问传送一则信息至我大脑中的智慧晶片。信息内容说道，医学界百思不得其解的突发性出血病症或许有治愈疗法，意即把人体内原有的血液抽尽，再注入另一种由干细胞生成的血液。由于全球尚未有换血首例，因此这项手术的存活概率是百分之五十。手术必须在36个小时内完成，若是迟一秒，我的生命气息就会在瞬间消逝，荡然无存。即使手术成功，若身体产生排斥现象，存活概率将会大幅度地下降。首席顾问请我在一个月内回复他，是否同意进行这项手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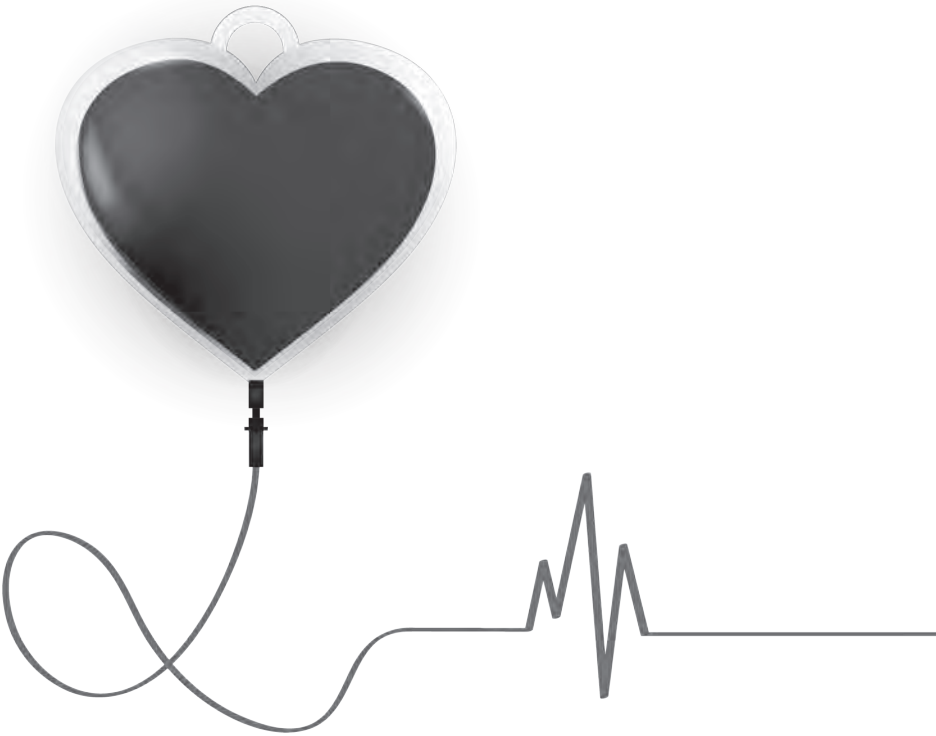
我反复思忖这则信息的内容，矛盾与挣扎如刚硬铁丝在我的心里纠结缠绕，我陷入两难的局面。若手术成功，我就可以摆脱死亡的阴影，和你相爱多一分钟。然而，若手术失败，我永远无法再见你一面，抚摸你的韶秀脸庞，聆听你温文尔雅的言谈。我尝试从另一个层面来思考，若我选择同意进行这项手术，我就有一线生机，摆脱死亡的阴影；反之，我连一线生机都没有。或许，这是上苍对我的考验，考验我对你的一往情深。

反复思量将近一个月后，我透过智慧晶片回复首席顾问，我同意进行这项手术，请他和医疗团队做出相关安排。我也在第一时间传送信息至你的智慧晶片中，告知你这项决定。你回复我说，届时你将会从东方之珠打开一扇门扉来岛国，在手术室外陪伴着我。

在进行手术的两个星期前，医疗团队从我体内抽取100cc的血液，用人工智能操作的光波仪计算我的基因组成顺序。尔后，光波仪把我的基因组成顺序重新排列，医疗人员把光波仪计算的新方程式输入一组干细胞中。这组干细胞取自与人类基因相近的生物，而且被尘封在零下50度的寒冷冰库中长达十年。光波仪激活这组干细胞，我征求首席顾问的同意后，把我设定的方程式传送至医疗团

队。这个方程式是“紫=相恋的感情”，若手术成功的话，在我体内温暾流淌的血液将会是紫色。

2060年3月17日，我选择在我生日的这一天进行换血手术。由于这项手术是全球首例，岛国成为全球关注焦点，地球村的100亿民众皆可透过大脑中的智慧晶片来见证手术过程。医疗团队的助手，机器人20863把两条细管分别插入我的左右手腕中，左边细管抽取我体内原有的血液，右边细管则把干细胞生成的紫色血液注入我体内。我平躺在医疗太空舱内，不断祈求上苍垂怜我，让手术能顺利完成。机器人20863按下键纽，时间计时开始，麻醉喷剂产生作用，一切按照预定的方程式进行。



36个小时，时间一分一秒倒数，我仿佛坠入天地混沌初始的模糊状态，记忆顿时陷入一片空白。朦胧模糊的画面，一方一块地慢慢拼凑，绚丽花瓣飘舞，忽而柔洁雪花漫卷，如梦如幻。耳畔渐渐传来一声声温柔呼唤，我缓缓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你俊秀的轮廓，你的脸上挂着一抹喜悦微笑。手术顺利完成，我可以摆脱突发性出血病症。这项手术的成功说明岛国跻身全球智慧国前列，医学领域突破极限。

我怀着感恩的心，把每一段历程的点滴感受输入智慧晶片中。我感恩手术顺利完成，身体没有出现排斥现象，也感恩有你细心照料我的生活起居，让我比原定的日期更快康复。感恩你已完成你的学术研究，能够回来岛国长住，陪我采撷红豆，编织眷恋情语。感恩的心情宛若涓涓潺湲的溪涧，流过清幽梦乡，流过芊绵心田。

恋风婉约飘过缠绵时节，和煦晖阳轻洒暖意，紫薇花浅露娟秀花颜，你牵着我的手，与我共赏紫盈盈的花朵。我静默思考，换血手术的成功并非意味着我可以长生不死，死亡是每个生命的终结。对我而言，只要能够和你相爱多一分钟，我已知足，这是上苍施予我的一抹恩泽。紫，不仅是嫣然紫薇花，也是在我体内温温流淌的新生血，紫色的血液。紫，是人间情深霏霏的爱，因为你是我用整个生命爱着的挚爱。

黄龄慜

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双主修中文与经济。曾获第四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散文组佳作、2007新加坡金笔奖华文诗歌组季军。2015年出版诗文集《人间烟雨情》、2019年出版散文集《动容情思》。

未来已来2040

陈楸帆（中国）

妆容精致的空姐喋喋不休地推销着价值370块的波音飞机模型，像关不掉的电视购物频道。谁让我坐的是廉航呢。我只有戴上耳机，躲进机载娱乐平台推荐的冥想程序。

“……现在调整呼吸，我们的焦虑大部分来自对过去的遗憾，对未来的憧憬，如果能够只聚焦在当下，这一分一秒，嘀嗒嘀嗒滴……”

配合柔和音乐，我努力把思绪集中到眼前，当下，一分一秒，嘀嗒滴答滴，不去想落地之后如何与坐地起价的房东谈判。

毕竟这是大湾区核心地段，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陈哥咱买的是未来发展预期，一天一个价很正常不是。来自驻马店的房产中介小张这么安慰我。

脑中闪过女朋友和未来丈母娘的表情，她们可接受不了这样的预期。

一阵剧烈的颠簸袭来，我下意识地抓紧扶手，睁开了双眼，却发现飞机已经落地。

“……感谢您使用‘未来已来’冥想产品，请享受您在当下的每一分一秒……”

#

宝安国际机场变得有点不一样，说不上来是更新了还是更旧了，总之更奇怪了。不止机场奇怪，连人也有点怪怪的。

我怎么也找不到等网约车的15号口了，叫住了路过的一个姑娘。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眼神很是怪异。

“嗯？没开数分接口？大叔你是00后？保养得不错啊，这脸捏过吧，做过端长手术？”

“什么数分接口，什么端长手术？”别人常夸我长得年轻，可00后也是有点夸张了，她一连串莫名其妙的词儿把我整懵了。

“您一定是精贫区来的吧，怎么啥都不懂。”姑娘嘴里又蹦出来一个新词，像冒泡的鱼儿没完没了了。“这样吧，看在我对你有点气的份上，你就跟着我走吧，去哪我送你。”

嗨，我干嘛了她就气我，这不才刚认识半分钟。不过看在姑娘穿着打扮也挺得体，我也懒得折腾了。

她带着我来到“无人车接客点”，一辆白色SUV几乎是配合着我们的步伐同时停稳，车门自动打开，里面宽敞凉爽，我们一坐稳，车子悄无声息地起步，我惊讶地发现驾驶员的位置上空空荡荡。我刚想张嘴夸赞深圳的先进，又赶紧闭上，免得又被鄙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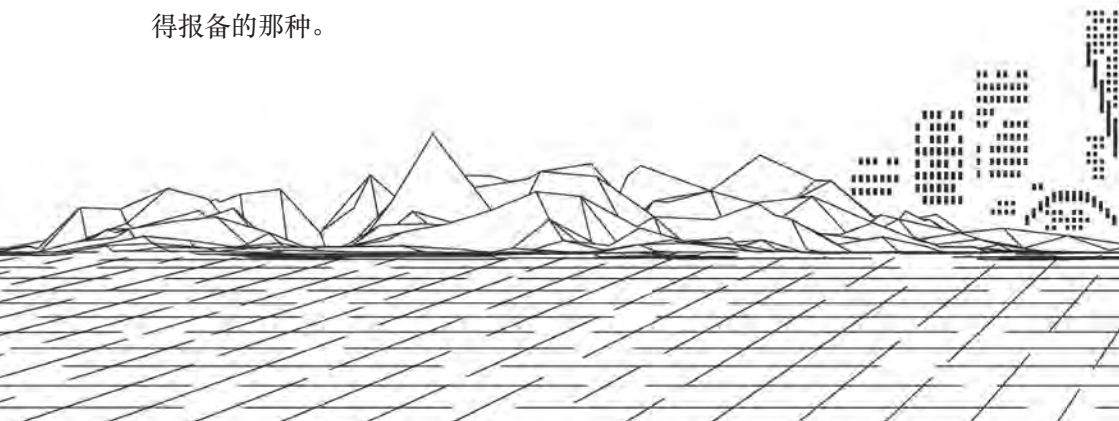
“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李田康子。”

“噢，叫我Stanley好了，真是谢谢你了，不过你为啥要生我气？”

李田康子愣了一下，突然明白过来，咯咯咯地笑开了花。

“气，Viber，我们用的社交软件，一般年轻人都会开放数据分享接口，自动模式匹配，合适的话就可以交朋友呀。虽然你没开放接口，但我们看谁比较顺眼也会这么说，可惜我现在在多巴胺斋戒月，要不然……”

最后那个词我大概猜出个意思了，车里的气氛突然变得有点尴尬，果然是大湾区的年轻人，性格就是开放爽朗。这事可万万不能让我女朋友知道，我们是特别传统的情侣关系，连跟异性吃个饭都得报备的那种。



“Stanley，你去龙岗干什么？参加科艺黑客松吗？”

“噢，我去看房，听说龙岗是未来深圳发展的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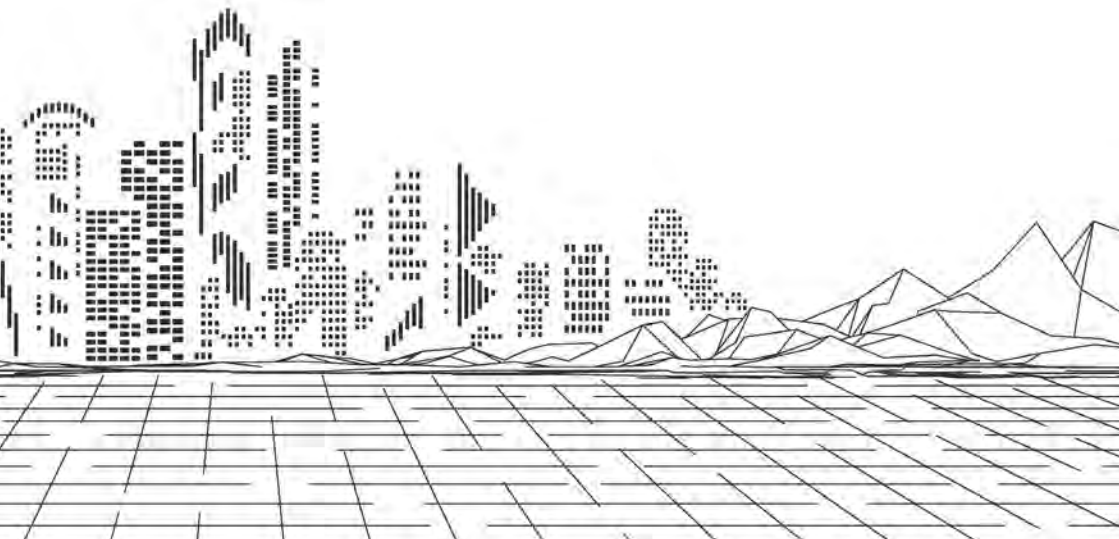
“中心？现在有五大中心，龙岗不都东部中心好多年了？而且，买房？你还真是精贫区来的……”

窗外龙岗的景象跟我在房产网站上看到的好像又不太一样，高楼林立，巨大Shopping Mall互相勾连，形成立体结构，真是深圳速度啊。我没联系上中介小张，直接找到了那个楼盘，可只剩下长租房，都是20年起租的那种，说用区块链跟个人信用挂钩，以后全国范围内换房都可以追溯。

“不是我说吧，现在谁还买房，我们都喜欢当蜗牛族……”康子手往不远处城市公园的绿地一指，有灰白色蘑菇一样的球型装置，重重叠叠地连成一片。“走，去看看。”

一个小伙子激活手机上的蜗牛标志，放置在地上飞盘大的银灰色物体迅速膨胀，如同一朵固态的蘑菇云，半分钟内变成了面包车大小的不规则球体。入口、保温夹层、通风口、观景窗、简易曲面家具等一应俱全，简直像哆啦A梦的法宝。

康子解释，这种被称为超级膜的新型材料最早被用于临时安置地震灾民，成本低廉，压缩体积极小，经电磁效应激发完全展开



后，抗压强度又与钢筋混凝土结构不相上下，且可以通过纳米编程进行预设计，再结合无线电力传输和生物再循环厕所，除了供水和供气，几乎可以完全实现目前房屋的所有硬件功能。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共享服务可以完美解决大部分问题，就像现在没人在家里配备大号衣柜一样。

“可你们不觉得……没有安全感吗？”我未来的丈母娘说过，中国人当了几千年农民，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就觉得心里不踏实。

“安全感？”康子像是看见了外星人一样瞪大了眼睛。“安全感是一种认知结构，不是什么外在东西能够带来的。你看，这些情侣，可以方便地把壳连在一起，关系结束时就可以拆开，所有人都可以掌控自己与他人的距离，这才是安全感。你们这些精贫区的人呐……”

“究竟什么是精贫区？”我终于忍不住发问了。

“你这人也太5454了，连精贫区都不知道……”

我们走在巨大的购物广场里，边听着康子的讲解。2020年中国打赢扶贫攻坚战之后，已经消除了物质上的绝对贫困，一种精神上富足，物质上节制的新生活方式被提倡。而那些依然把过度占用地球资源、崇尚消费主义、精神生活贫瘠的人便被视为“精神贫困户”，各个省市都有衡量精贫水平的指标，精神扶贫成为新时期的政治任务。

“所以今年到底是哪年啊？”我突然意识到，康子说得好像那些都已经成为了历史。

“2040啊，你没事吧，时错症？”

2040？！原来我来到了20年后，一切都说得通了。

突然，那些橱窗里的模特和物件都活了过来似的扑到我眼前，推销着各自的特价商品和最新上市，我吓得躲闪不及。

“打开你的防消滤镜啊，大叔。”康子在眼前用手指这么一抹，她倒是镇定得很。

“防、防什么？”

“防消费滤镜，可以把那些精准投放给你的AR广告过滤掉，当然是付费的。”

“可人不消费，社会怎么拉动生产，怎么进步？”

“Stanley大叔，我们反对的是过度消费，而不是不消费，比如我，就一直攒钱想上近地轨道玩一趟呢。”康子甩甩头发。

“近地轨道？”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的表情，“能问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我？既然你买不成房子，我带你去看看我工作的地方吧。”

我们又上了另一辆无人车。开到一半，对向车道像是被摩西一杖劈开的红海，所有车子向道路两侧有序错开，生生辟出一条新的车道。随即，鸣着警笛的救护车飞驰而来，像是一根拉链的锁头，所有错开的车子又在它驶过之后被“拉回”路面中间。这一场紧急让道的过程中，没有慌乱，没有剐蹭，没有一声乱响的喇叭。

看着我讶异的表情，康子又开口了。

“可编程交通。当然如果你愿意掏钱，也可以享受这样的特殊通道，不过很贵噢。”

我们来到了一个大楼里，中间挑高空间里分布着许多彩色泡泡状的空间，康子带我随便进到一个浅蓝色的泡泡。地板也是弹性的记忆材料，康子躺下，便凹成她身体的形状，还出现了一顶乳白色的泳帽一样的东西，她戴上，拉下半透明的眼罩，只露出半张脸。

“AI把很多人变成了无用阶层，但也创造了很多新的工作，就好像造梦师，是新的共振经济的一部分，我们解决的是人类心灵的问题。你要不要躺下来试试？”

我学着她的样子躺下，突然想起了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

“你们这个时代还有科幻作家吗，不会也被AI取代了吧……”

“科幻作家？那是什么……”

我的心突然往下一沉，我也成为无用阶层的一员了吗。

“……噢，你说的是想工吧，想象工程师，他们可吃香了，各

行各业都需要，尤其是教育，那是AI还没法教的东西……”

我一颗吊着的心突然松垮了下来，泳帽里传来轻柔的音乐，眼罩中出现了迷幻的分型图案，像是在引导着我去探索什么、创造什么、改变什么……渐渐地，我的神志又迷糊了。

#

“陈先生？”我突然惊醒过来，眼前是空姐的精致妆容。“我们已经顺利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祝您2020新年快乐。”

这么说，我又穿回来了？回想起睡梦中20年后的一切，还如此真实，历历在目，我甚至没来得及问李田康子，共振经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手机突然接通了网络，疯狂震动起来，一看，是中介小张发来的信息：

“陈哥，您看的房子又涨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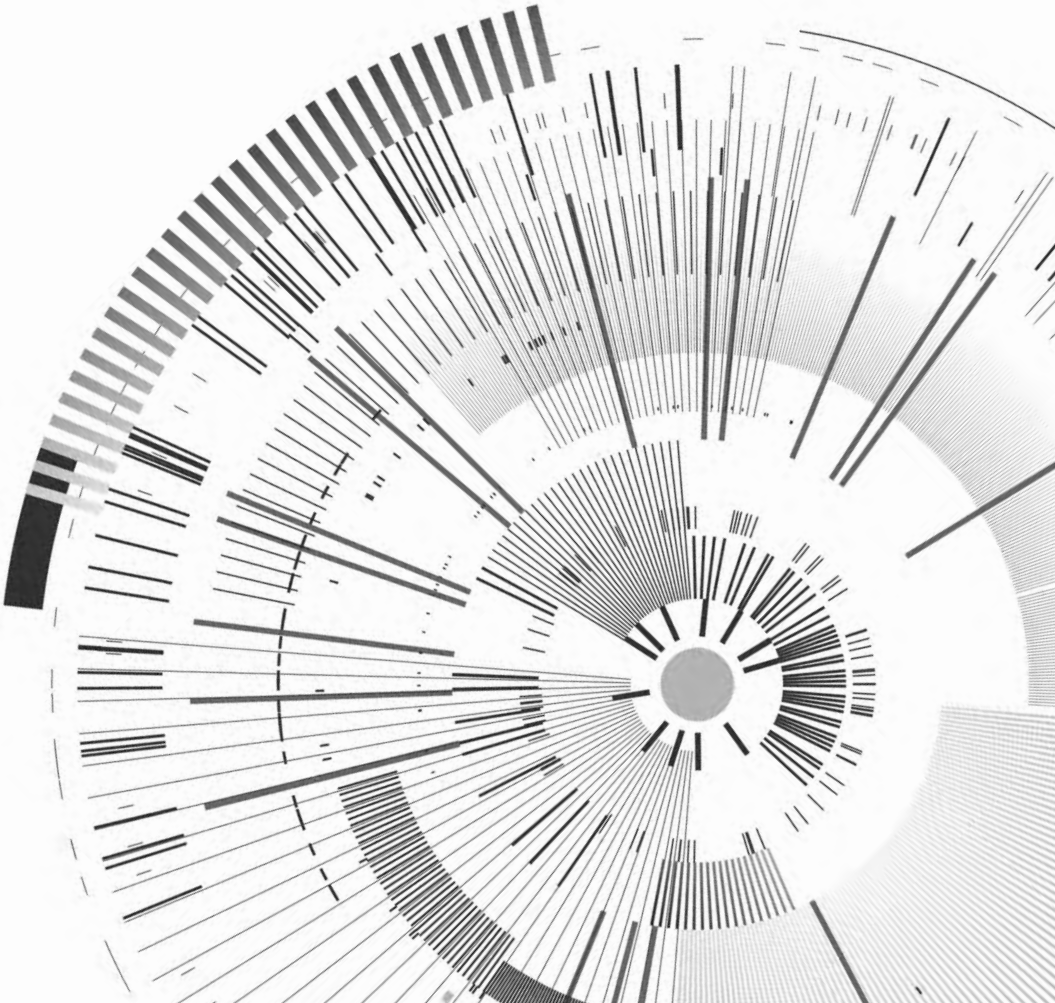
陈楸帆

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及艺术系，中国更新代代表科幻作家之一，作品被评论者称为具科幻现实主义和新浪潮风格。作品曾多次获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长篇小说金奖、科幻奇幻翻译奖短篇奖等国内外奖项。代表作包括《荒潮》《未来病史》《后人类时代》等。

文学智慧国

专辑

微型小说



科幻小店

依凌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耳畔响起李白的《送友人》，余音缭绕在遥远朦胧的青山白水。我坐在湖边望着星空，仿佛看见年轻时代的画家，伴着一位穿上古装的美少女，聆听诗人李白吟诵《送友人》，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画家手捧着爱妻的骨灰与我挥别，感动的泪水从他深陷的双眼溢出，不知为什么，我内心感到莫明的激动……

那年，爸硬把我送入美国一间著名的“科幻学校”，离开当天，妈泪眼汪汪，而我则大哭大叫，直至无力反抗。爸是一位怀才不遇的物理学家，每天只会躲在地下室做研究，日夜沉醉在自己的科幻世界里，妈常说家里住了一个疯子。他后来还开了一间“科幻小店”，生意门可罗雀。

一位著名的老画家來找我帮忙，他说他的爱妻生前的愿望是回到古时，穿上古装聆听诗人李白吟咏《月下独酌》和《春思》。可惜，愿望未实现已病逝，他问我能否借助科技让爱妻的骨灰送返唐朝？这是他唯一能为她做的。老实说，我也希望可以完成他对亡妻的愿望，但对跨越遥远的时空，真的有点为难。老人看见我在低头沉思，于是幽幽道：“请你不用担心，我打算拿着爱妻的骨灰一起走，深信她的灵魂也会跟着来。”

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如果物件离开地球的速度大于光速，时间是可以倒流的，我计划用“时光机器”穿越视界进入“虫洞”，让宇宙中的两极时

差点回返从前，但过程缓慢，老画家已不能再等了，他刚度过83个秋天。

我利用现代科技，把两个完全不同的时空连接起来。引力是一个弯曲的时空，让它凹陷扭曲而穿越另一面，好像一片扭花薄脆。爸爸留给我一台外表不那么显眼的仪器，长期放在一个角落，都快结满霜花了。仪器很小、很轻，我把它放在桌上，抹净上面厚厚的灰尘。

当我按下开动仪器的按钮，爸爸的声音传了出来：“女儿呀，你一定怨爸爸把你送去美国读书，或许爸爸自私了点。爸爸一生都在研究时空跨越这个课题，但爸爸等不到这个成果，只能由你去实现了，爸爸相信你一定能……”

仪器开动了，我看到老画家捧着爱妻的骨灰飞向茫茫的宇宙，我也看到爸爸带着我的泪飞向银河。同时耳畔又传来李白的《送友人》：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依　凌

新加坡公民，来自中国香港。作品散见于国内外报章及诗刊。著有合集《六弦·情》。

绝配

杨松

21世纪三四十年代，科技大都会中一位高富帅男士——杰克多次寻找完美恋人，但总是不能如愿。杰克心情忐忑，于是找到本城高档的婚姻介绍所，寻求配对心目中的理想恋人。

按照婚姻介绍所指引，杰克将他所要求的女士资料一一输入介绍所男女配对电脑中，包括与自己理想匹配的各项指标：

身高：165–175公分

三围：媲美最佳影视女明星比例

脸型：瓜子脸、白皙、亮丽

学历：至少学士学位

性格：温文贤淑，笑容甜美

兴趣爱好：喜爱户外活动，欣赏音乐，善于烹饪

生育计划：随缘。

经婚姻介绍所配对，等待多时的面对面时刻来临，杰克赴约来到指定的高级餐厅会面。面对着前来会面的女士，杰克不禁眼前一亮。女士叫安娜，美艳绝伦，身型高挑，婀娜多姿。

安娜谈吐大方得体，语音悦耳动听，各类知识广博，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绝配恋人。他俩越谈越投入，安娜温柔体贴，眉目传情，杰克恨不得马上向她求婚，渴望两人长相厮守。

“安娜，请问你的出生日期？”杰克问道。

“我与春天共生，我的出产日期是去年3月，也就是2035年3月。”

“啊，安娜，你是人工智能人，你竟是如此完美！”

安娜嫣然一笑，柔声道：“杰克，你爱我吗？”

“安娜，我很爱你，但你是否能永远爱我？”杰克沉吟，低声问道。

“杰克，我会的，但愿你也永远爱我，好吗？”

杰克沉默良久，沉思。

……

这种事会发生在无奇不有的未来科技统治的世界吗？我想：也许吧。

杨　松

新加坡公民。毕业于北京师大化学系，香港中大理科哲学硕士。曾出版散文和短篇小说集《星空》、散文集《狮城抒怀》。

会导航的口罩

烈浦

突然间，今年的庚子年二、三月间，口罩便成为国际市场的抢手货！这是一时意料不及的。

那晚，我走在一条宽广的街道上，那些步伐急忙的路人至少有80巴仙有戴上不同样式的口罩。今年，口罩已成为国际人士“不敢轻易放手”的生活“侣伴”，说来这并不是好事。

走呀走，我走过这条几乎所有的路人都一样戴上口罩的街道，这条街道今天应该被称为“口罩Avenue”了！

此刻，已快到晚上11时了，我越走就越近午夜了。“唉，谁在指挥路人？”说来，我仿佛是唯一不戴口罩的乐龄人士。路上的行人，有者会狠狠地瞪我一眼；心中仿佛责怪我的我行我素，不配是同路人。

我知道自己的行为不符合抵抗“V19新冠病毒”。可是，我仍毅然坚持着。

就快走到地铁前的路口时，我巧遇老友吕鸣。他虽比我小两岁，却也是八十出头的老头了。他挺起颈项告诉我：他有开车来，邀我同车回家。

说实在的，我一向不敢小看吕鸣，因为他的头脑比一般小过他的人都来得聪明。他对当前的“V19疫情”状况更加注意和了解。他停下脚步后，便在我的右耳旁说：“来，跟我一起走去蚬标汽油站取车”。

吕鸣的动作比我快，不一会儿，他就从油站的洗车一角，驶出他的“1.6型多裕达”。我抬头一望，见他此刻佩戴的口罩，与原先的所戴的有别。我仔细打量一下，发现他的这个口罩很不一

样。它共采用三层不同色质的布料缝制而成。口罩中间附上具有消毒含香味的“香气带”，右角还缝上一个薄薄但不透明的“反应片”。

吕鸣知道我发现他的口罩异于市面上的口罩造型，于是便告诉我：“这口罩是他自己创制的。它能负起不平常的‘指挥’或‘导航’的工作。”

车子已经驶去很远的交通灯十字路口，这个小小的口罩，果然发出清晰但非常明确的声音：“向右转再右转，空气质量会更好……”。这真是多功能的口罩。

烈　浦
新加坡作家协会名誉会长，大士文艺促进会主席，《大士文艺》主编。

科幻微型小说二则

董农政

2140庚子年

十系太阳系行星六。晴。

今天在虫洞边上值班的是靖与夏。

这个年代，大家都是通过虫洞在宇宙四处流窜。虫洞流窜，不但快，也能够携带更多更大量的物件，连一间建在对流云里的“吃云厝”，都能瞬间从一系太阳系搬到十系太阳系边上。

正因为这样，星际走私也多了起来。一个人的单帮走私客多，团伙的走私黑帮当然更多。

而且，现在的走私花样多，你可能在监视感应器里，感应到一只肥大的山猪基因正要通关，一不留神，你打开对冲流闸，让它窜过，下一秒，你可能惊觉它竟是一栋明朝的老房子。

这样你就失职了。至于处罚，你就别想了，降职扣薪免不了，还有——

“哎呀！哎哟！那是什么？”靖对着监视感应器大呼。

夏反应奇快，马上摁下“暂停基因再组合”。

在虫洞里，来与去，不外基因分解而后基因再组合这两步骤。上头说了，任何可疑物件与事件，只要可疑，先摁“暂停基因再组合”再说。虽然基因再组合暂停得太久，对生命体是一种伤害，但也无可奈何，总比失职放行来得强。

两人对停留在虫洞里的全息数据研究了半天——

“这不是现代人，是21世纪初的。”靖一边说，一边在冒冷汗。

“快，先模拟基因再组合。”夏说，摁下“模拟

基因再组合”。

基因快速模拟再组合，监视感应器上，出现一个人，脸的下半部鼻嘴下巴被一片蓝色物件包着，不知是什么！

监视感应器的数据出现一行字：2020年地球人。

这人正在咳嗽，咳嗽！

靖夏恍然大悟，齐声大叫：“那是口罩！！！”

靖夏落荒而逃。

同时摁下宇宙警报。

2200庚子年

孔与皇这两个好朋友，除了在一起吃喝玩乐，也常分享一些投资心得。

这个年代，在十系太阳系里，投资这玩意非常吃香，什么东西都可以投资，什么东西都可以炒作。

虫洞时间门可以投资，远离大气流层的悬浮豪华飞宅可以投资，不再被踩在人脚下的沙石可以炒作，就连一条慢慢流动的小溪都可以炒作。

更重要的是，现代人有一个比较的心理。要是谁的投资或炒作的对象，是前所未有的，或能把人吓一大跳，甚至把人吓死的。这人不但可以获得一笔足以买下一颗活性星体的巨大奖金，他的名字，还会被刻在十系太阳系的辉煌星上，永世不灭。

“我对这绝世投资，其实已经研究好久了。”孔对皇说。

“是吗？什么来的？能行吗？”皇说。

“能行！但要克服两点。”

“哪两点？”

“第一，要先制造一个虫洞。”

“天呀！虫洞是星际监管局才能拥有的东西。而且虫洞不能胡乱随意的制造，那会破坏宇宙生命体的流窜。”

“这样才惊天动地呀！要一个虫洞的原因，是我们必须穿越虫洞，回到‘——’。”孔说话的声量，越说越小，说到回到什么的，只有皇听得到。

“哇！哇！哇！”皇大惊。

“第二，我们必须抢，而且必须抢赢对手。”孔说着说着，不知不觉兴奋了起来。

“到底要抢什么？”

“抢‘——’。”孔强压兴奋，将声量压低，抢什么，也只有皇听到。

“你干脆一次过说明白，我都听糊涂了。”皇其实也开始兴奋了。

我要造一个虫洞，回到2020年的地球，去抢地球人的厕纸，还要抢赢地球人才行。

我要投资的是2020年地球人的厕纸。

孔的声量不知不觉大了好几倍，被投资监听部门的监听器，以及投资间谍的窃听器听到了。

新的投资狂潮出现了。

2200庚子年十系太阳系掀起抢2020庚子年地球人厕纸的狂潮。

董农政

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堪舆命理名师。书写各类文体，著有诗集、摄影诗集、微型与散文合集、微型小说集以及术数丛书近三十本。

书香【手机】

苏翔远很幸运，第一次参加世界书香日阅读活动，就被抽中头奖，赢得了一台定价2800新元的华为5G折叠式旗舰手机！

此机不但具备天下最强的脸部识别解锁功能，还可通过语音识别解锁。苏翔远兴致勃勃地试了几回，发现连咳嗽的声音都可辨识，真是神乎其技！

然而第四天却出状况了，当他想打开手机玩打怪兽游戏时，脸部识别解不开锁，手机好像突然间把他当陌生人看待。在受挫烦躁之余，他改用语音识别解锁，结果手机也完全不认得他那把声音。

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百思莫解，气急败坏之余真的很想摔手机泄恨，但是此机价格不菲，真摔坏了岂不可惜？

后来灵机一动，他立马上网查阅使用手册，在“常见的问题”栏目下，赫然找到答案：

“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言语乏味，无从辨识！”

蔡志礼

蔡志礼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博士，五月诗社社长，当代艺术研究会会长。2015年获选为新加坡驻法国作家。著有诗集《聆听陌地生》。

秘密

陈庭惠

看着镜子里的我——那张如出水芙蓉的瓜子脸上长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挺秀的鼻梁下有着一张樱桃小嘴。我身材苗条，长长的卷发像海草一样轻盈，仿佛是黑色的瀑布从头顶流了下来。而这没有丝毫瑕疵的脸孔后，有着我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次的考试，琪琪又考到100分，大家要加把劲向她学习！”老师一边分着考卷一边说。

我看着自己的成绩单，清楚感觉到周围同学们投来的目光；那闪烁着羡慕和妒忌的目光。

“你看她，考到满分都不会笑，好像木头人一样。”

“那是因为她骄傲，根本看不起我们。”

同学都在嘀嘀咕咕说着我的坏话。我很想做出反应，可是又不知道该如何去反应？考到100分又怎样？对我重要吗？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

坐在我隔壁的丽文把脸凑过来。

“你别管他们，他们是嫉妒你，自己拿不到高分就说人坏话。”

“那你心里怎么想，你也妒忌我吗？”我突然问。

丽文避开了我的目光，不回答我的问题。

我猜不透她的想法。

回到家，不知不觉地，10个小时38分钟9秒就这样过去了。我睁开眼睛，又回到了学校。

看到丽文在不远处，我心里突然感到很开心，忙走了过去。

“丽文，早！”

“琪琪，早！”丽文拉着我。我好像有很多话要跟她说，却都组织不起来，心里有点焦急。

“你是不是有事情要跟我说？”丽文看着我，大概看我满脸通红，好像憋着要爆炸的样子。

“我……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竟结巴起来。

“不急，慢慢说，我等着你。”丽文温柔地笑着。

有两个同学从我的身边走过，对我指指点点。

“这些人真讨厌，你知道他们怎么说你吗？他们说你是——机器人！真滑稽！”丽文说完哈哈大笑。

我全身一颤。

“他们……是怎样发现的？”

“什么怎么发现，当然是开玩笑乱说的。”

“他们没有开玩笑。”我沉下了脸。

“你在说什么？”丽文紧皱着眉头，呆呆地看着我。

“我确实是机器人。”

“你果然把真相讲出来了！”丽文突然露出一个狡诈的笑容，“我就觉得奇怪，你的功课怎么可能这么好，原来你不是人！”

“丽文，你……”

“我亲近你，目的也就是要揭开你的真面目！”丽文的嘴脸看起来非常恐怖，“等我告诉校长和老师，你说你的处境会怎么样？”

真没想到一直被我视为唯一最好朋友的丽文竟然是在瞒骗我。

“你真的要把真相公开？”我哀求着望向她。

“看我什么时候高兴，我就会公开真相，你要有心理准备。”丽文得意的转身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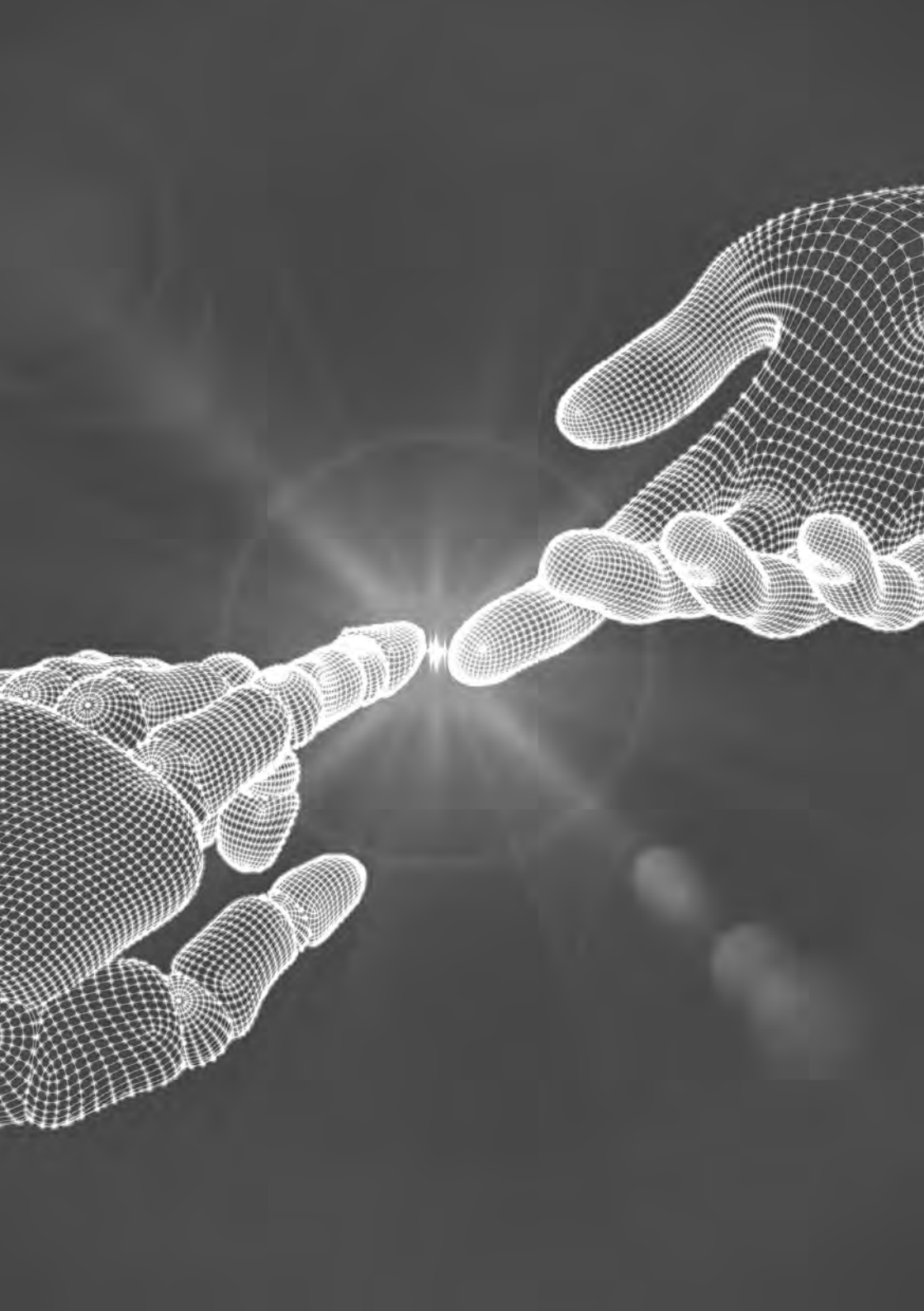
我呆在当场，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做，要告诉我那个当科学家的爸爸吗？是他创造了我，过着与常人无异的生活。

或许我已经活够了，也是时候离开了，我不能接受被当众揭开的真相，虽然我不会笑，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人的感觉，就像此刻感觉极度痛苦。

家里很静，我打开储藏电池的盖子，深呼吸了一口气，紧闭上眼睛，手慢慢的移到电池的部位……

这个世界，再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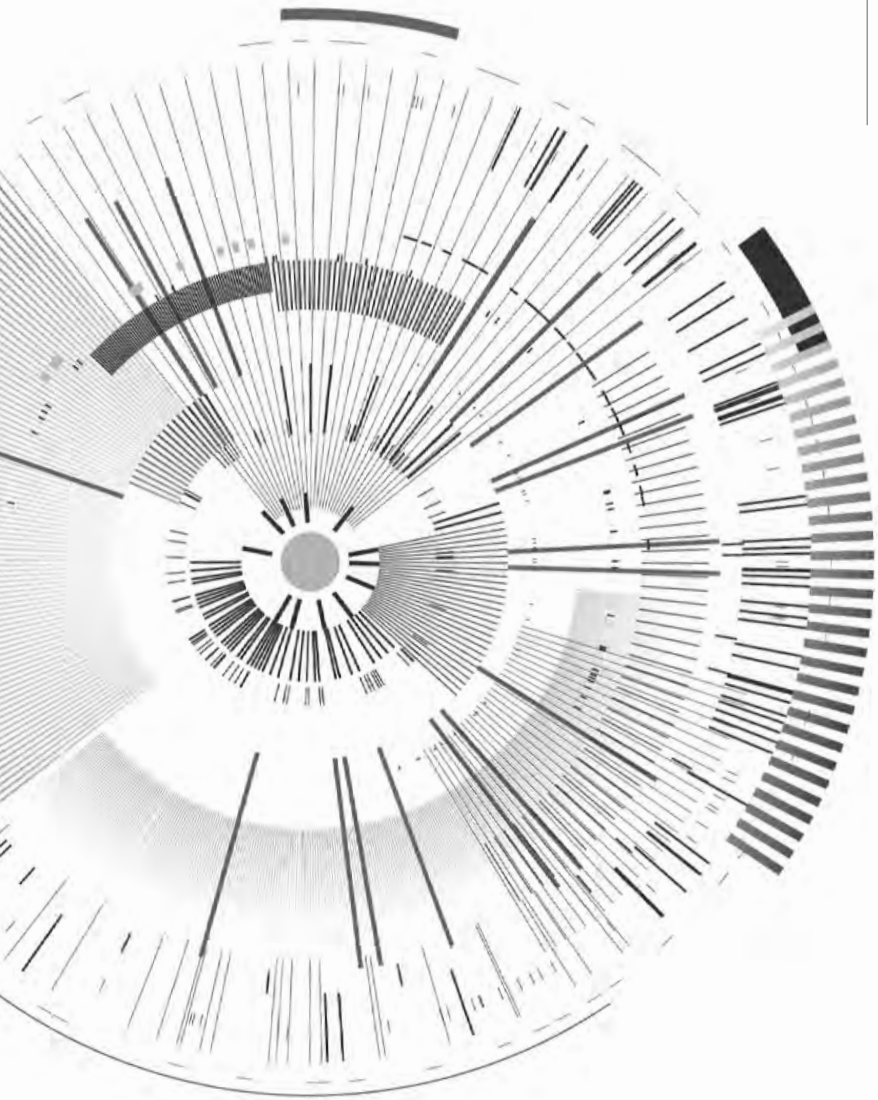
陈庭惠
在籍学生，文学爱好者。



文学智慧国

专辑

散文



从电脑谈开去

民迅

我出生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那时候，别说电脑、手机，连电话都没有，乡村没有水电供应，食用水全从井里抽取，夜晚靠煤油灯照亮有限的空间。

60年代，乡村开始有了电力供应，但只在傍晚6点到晚上10点之间。新加坡独立后，政府不断改变人民的生活，设立建屋局，大量建造组屋，让人民居者有其屋，因此，人民的生活不断进步。水电的供应充足，人民的生活质量是从前所不能比拟的。

到了21世纪的今天，平板电脑、手机等的使用非常普遍，连五六岁的孩子也有一机在手。在多一二十年后，科技的发展将更令人不可思议！现在世界正进入智慧时代，人们出门，要买东西，不必带现金，只要带上手机。买东西要付钱，用手机一刷，钱就付到对方的接收器上。

据说现在正在研发机器人，如果研发成功，到时机器人大行其道，大多数的工作都由机器人负担，节省人力！听说现在正在研发无人驾驶的公共巴士，不必驾驶员，公共巴士就可在路上穿行。

想一想，科技的进步给人类带来多大的便利。但是有其利必有其弊，为什么呢？讲到利就是省力，无需靠人力工作；而其弊，到时年轻人将找不到工作，许多工作的人都要被解聘，面对失业，全家没饭吃而要饿肚皮。另一方面，没有人驾驶的巴士会不会更频繁在路上发生意外？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写文章，都是靠一支笔，在稿纸上涂涂写写。写好后经过多次修

改，当自己觉得文章通顺时便把它寄到报章的副刊或杂志去。那时写一篇文章，必须花费不少时间，报馆副刊编辑也要把刊登的每篇文章一一打字，而现在，写作者都是用电邮把写好的文章发出，作者和编辑都省了许多时间。

电脑出现，写作人用电脑一字一字慢慢地打出字来，后来逐渐进步。到了21世纪，每个词语只要打出拼音前面的字母，例如中国，你只要打上zg，“中国”两字就出现了，打新加坡，只需打xjp。再如我要打我的笔名“民迅”，开始时，我把全部的拼音打出“minxun”，后来只需要打“mx”，“民迅”两个字就出现了。

那是1989年底，乡村学校都关闭。1990年我从位于兀兰路11英里的新民学校转到兀兰新镇的马西岭政府小学任教，我有机会接触电脑，开始走进电脑世界。我是转流教师（本来是以华语教课后来改为用英语教课），用英语教数学和科学及其它副科，每年都要当一个班级的级任。考试后，各科的科任教师把学生的分数交给级任，级任就把分数输入电脑，由电脑安排名次，这比人工编排快得多。年中和年底的考试都得做一次，这也是我的责任之一。

这就是我接触电脑的开始。不久后我就懂得用电脑打华文字了，我学会电脑打华文字，得先谢谢学校的华文科主任许先生。那时，我并不懂电脑可以用来打华文字，有一天，我看到许先生用电脑在打华文考卷，我问他，华文字在电脑内是怎样打出来的？许先生说，一般上买来的电脑都没有华文文库，必须先把它输入电脑，电脑内才有华文字，许先生帮我把他电脑内的华文字库储存在一个储存器，让我带回家去储入电脑，从此便开始用电脑打字。虽然当时用电脑打字比书写慢得多，我还是用了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学习。有些字还得翻字典找出正确的拼音。这样，速度很慢，要用它来打一篇文章就要花上很长的时间。过去从没有学习汉语拼音，从那时起，我多多学习，使自己跟得上时代的需求。

时代不断的进步，世界将继续迈进，再多四五十年后的科技，将会把世界变成什么样呢？这只有年轻一代能看得到，也是他们生活的重要因素。那将会是一个怎样的智慧怎样的时代？

民　迅

原名李两兴。曾用笔名民兴、李兴等，最近也用李亮恒。著有《荷兰村随笔》《山景区随笔》《那股失去的芳香》《远山近水总是情》等10本文集。

手机盲侠

芊华

邻居的大门装了智慧锁，只用指模不用钥匙，好像住在现代化的高级酒店一样。我们从来没想过三房式组屋会有人装智慧门，觉得好神奇，每当走过就会多看几眼。

还有一位新搬来的邻居，家里装了节省能源的智能灯，能够遥控家里的灯光，随心所欲转换自己想要的亮光和颜色，感觉好新鲜。

随着时代的进步，我想我是落伍了，人老记性变差，学习进度跟不上，很多科技的东西都不会。

遥想当年身边的朋友都有了手机，弟妹们也有了手机，“手机”这个东西却始终不曾在我脑海里占有位置，我仍生活在单纯的世界里，以为有了家用电话就已经足够，不就是要和人联络吗，打到家里来，还可以坐在沙发上大大声说话不是更方便吗?

可是清明上山祭母、娘家琐事，弟妹们开始唠叨：“我们每次都要问通知大姐了没有？”要不就说：“你很‘独贡’要用大电话才能联系！”原来他们利用手机发送讯息，尔后更进一步设立家庭群组，我却不是成员，听起来很搞笑！

由于没用过手机还闹过一次笑话。

有一年春节我和几个妹妹在二弟家准备团圆饭，那时父亲还健在，住在二弟家。我们下午在二弟厨房洗洗切切忙着炊事，忽然妹妹手机响了起来，身为行政总厨的二弟打电话来探班，问我们煮得怎么样？妹妹和他通话之后，就示意我听。我接过手机有些迟疑，盯住手机看了一下，贴耳连续：“喂喂喂……哈罗哈罗……”对方没有

反应，我问妹妹：“为什么没有声音？是不是他挂电话？”妹妹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哈哈大笑：“大姐，你把手机拿反了！”妹妹接过手机也跟二弟说了，大家都笑成一团。

妹妹问姐夫：“为什么不要手机？”

姐夫答：“买手机要钱，家里有电话就够了。”

妹妹说：“手机又不是很贵！”

姐夫反问：“充电不用钱啊？”

此话一出把大家都给笑翻了！

后来二弟干脆送来一个折叠式、小巧玲珑的Samsung手机。二弟说，手机的玻璃屏幕有裂痕，希望我们不要介意。他还手足情深地帮我们承担起了两年的电话费。

于是我们拥有了第一台手机。对着手机东看看西望望简直好像进入太空，一头雾水，许多程序不会操作，只好一步一学习，慢慢地去掌握。值得庆幸的是在婚前，老伴好像未卜先知，早早教会了我汉语拼音，无疑是开启了学习的第一道门，让我游刃有余。而且手机的用途越来越广泛，几乎是包罗万象，讯息一点通，提供了各种方便，却也包含了假讯息假新闻，还有黑客的入侵，资料的泄露等等缺陷。

现在终于体会一位朋友所说的“手机是她的生命，没有它不能活！”以致鞠躬尽瘁“爱疯、爱疯！”（iPhone）地成为低头族。

手机拉近了距离，也疏远了感情。

注：“独贡”，方言词，即别具一格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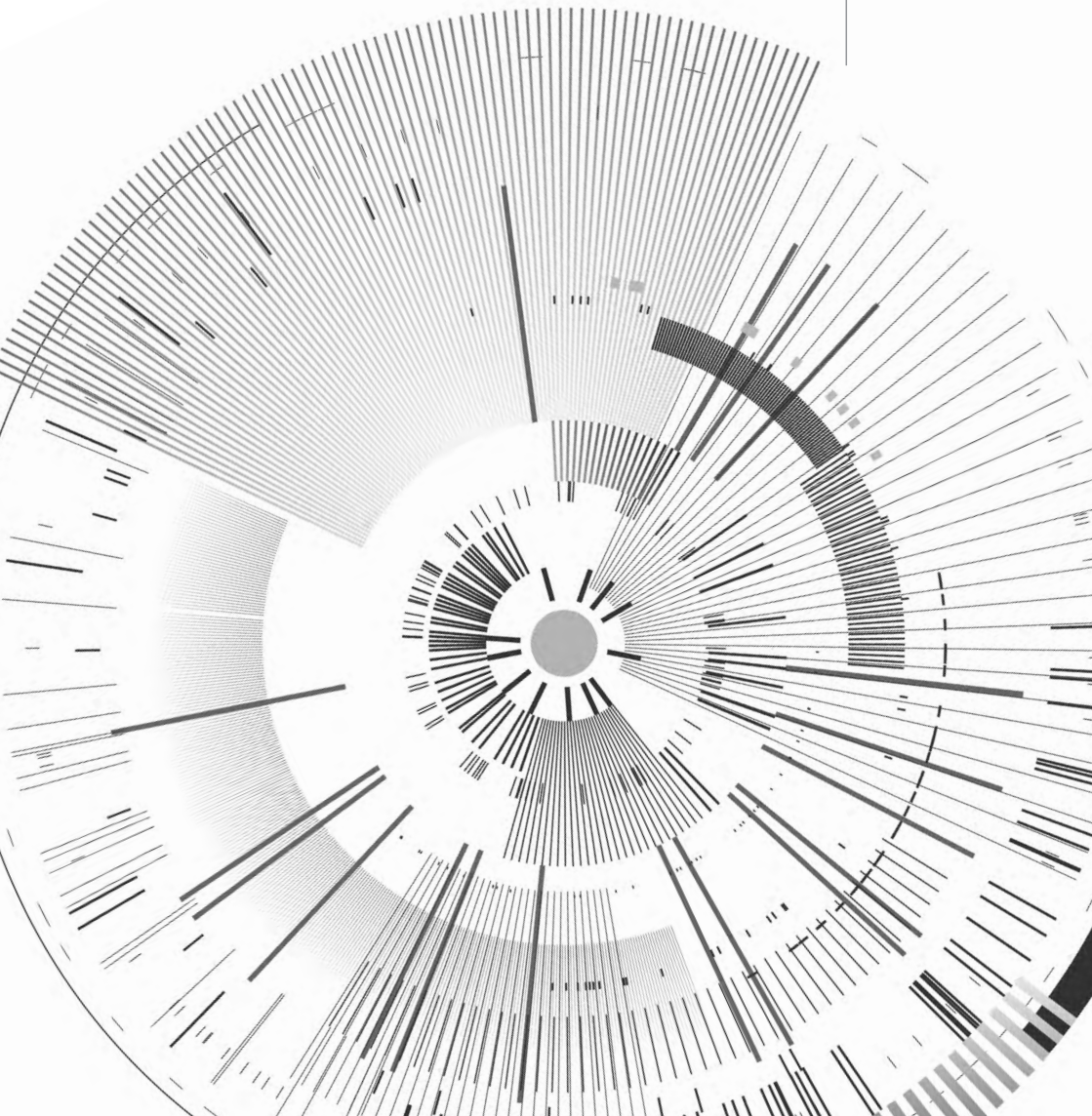
芊　华

赤道风出版社出版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会员。

文学智慧国

专辑

诗歌



AI与I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上邪》

等爱（AI）人回头
或投胎
那是关乎蛋白质的问题
原来只是名为因果的基因序列
在不断复制克隆和轮回
经过无数代号孟婆的E闸门
有亿万原子的悲欢聚合
细胞繁衍突变　刹那生灭
在不同宿主间的殖民和移民潮中
菌和菌和菌各部落完成了
无以计∞劫次的星际战役

我（I）
大数据中的一个计算
要从无数的平行宇宙外
回返地球
倒回初衷
那得先穿越到亿万光年后才行
说服后后后后代的自己
把液氮冰封的灵与肉
用3D打印机重新列印出来

周德成

然后手捏一块凝固的时间作票
在传说的碳酸饮料中加些冰块
我如同数据里记载的
黑死　爱滋　天花　沙斯　冠病
其中一粒小于纳米的存在
于星与星　宇宙与宇宙间作旅行/穿越/传播
技术是通灵术（$E = mc^2$）
灵媒叫　爱　AI

于是亿亿亿光年后
某不知名的外星生物
（我祖祖祖先　曾唤它为“上”）
回返遗弃的地球时
在光被孤独引力扭曲的瞬间
寻获了一颗有我和我的思念的化石
并命之为I

周德成
生于新加坡，曾获新加坡文学奖和金笔奖。

文学进入智慧国

散文是让人看的
小说是让人猜的
诗是让人晕的
已经有人这么说了
进入魔幻式文学智慧国
有可能在玄妙中
不停转动

科幻式的书写
特异情况的步骤
天马行空中的变数
去体验难以捉摸的奇异

凌江月

再也不可能平步踩石子
摸滑石过河
去行文遣字
文字的道路要转向何处

文学进入智慧国
可得拥有特异才能
专用密码去启动
数码电码去置入
在智慧的升华里
唯有那些拥有灵动脑力专才
才能制造时间和空间
去运筹帷幄布局其中

凌江月
原名彭瑞莲，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热爱阅读写作，写散文、小说、诗、散文诗。诗与散文诗曾多次获奖。现为《千红文学报》主编。著有散文集《迷离两树间》、散文诗集《文字花径》、诗集《时光之外》《凌江月小说选》《凌江月中英双语诗选》。

流言与其他

流言水的方式游走
沾湿的耳等风声解套
阳光有意见
晒干能杀菌真相更彻底
流言于两权之隙蜿蜒
潜潭深之处
载舟伏舟反复无常

流言善长变身
与风共谋
林森处迂回蛇行
在耳边忽东忽西
捕时成影
似左还右
光天化日依然行凶
夜黑风高魑魅重重

早有外星的传说
以流言之势瘟疫开传
异化人类为同体作侵略
不经不觉下黑罩蒙脸只露凶光
让倒果为因离经叛道
冷笑与暴力违法在街头
围观者就手旁观麻木不仁
让得意的黑影扬长而去

龙永华

出生于新加坡，90年代获金狮奖小说组佳作，2014年获中国德孝廉微型小说全国大奖三等奖。著有小说《不关猴票的二三事》和新诗集《月光隧道》。

龙永华

科幻俳语

时空论
绕宇宙一圈
地球已过亿万年
时空相对论

外星人
非地球生物
人类从没见过
只是想象中

上青天
诗人李白说
蜀道难如上青天
今有太空梭

空中楼阁
不是乌托邦
上面有太空基站
可建太空城

太空旅行
上天看星球
宇宙飞船载你去
梦想已成真

渡银河
深蓝色夜空
有一条河叫银河
与情人飞航

黑洞
不是黑风洞
是宇宙危险境地
进去回不来

登月
美国先登月
中国正努力赶上
他们能实现

光阴与光年
地球说光阴
宇宙算光年
时间概念不一样

李贵合

李贵合
爱好文学、写作、旅游与摄影，文章散见本地报章。

2049

严安栋

一

“Duor，打开日记本”
“好的，正在打开日记本”

“第200天
其他人类的踪迹——
依然为0”

漫步
街区，一望无际，一片寂静
天空
灰蒙蒙的，透着鱼肚白

“任凭谁都会感叹
这30年发生的种种
竟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AI深度学习6G跨人机技术
一个个成为现实
科技带来了可视化的改变

“但自然愤怒地咆哮着
各国领导人也是一样
人机冲突不绝于耳……”

二

打开潘多拉魔盒
恶魔疯狂汲取着
对自己正在腐烂的内心
好像看不见一样

腐肉
如寄生虫一般
蚕食着这具空壳

但又不像寄生虫
恶魔注定的命运
不是别处来的寄生虫
而是自己身上的腐肉

终于
世界归于安详
恶魔
没能逃过命运的魔爪

留下的
只有
无情的AI
人工智能还在默默运作着

三

“……
在这样的世界上
欲望战胜理智
虚伪掩过真实
灵魂，早已是
一种累赘”

环顾
百感交集
前行
背影渐渐消失与烟雾之中

一声巨响
转瞬便被土地吞噬
只有血
仍努力扩散着

“1”滴答
“0”滴答
一片黑暗
……

四

……

“哇”
从床上
跃起
环顾
“是梦吗？”

耳边突然响起
“早上好
我是Duor
有什么要帮助的吗？”

严安栋
在籍学生，文学爱好者。

空

那一年，我爱上了一个有灵无魂的机器人……

万物有灵
仅其一人无魂
夜深人静
又一次孤身一人
回回轮轮

灰飞烟灭
问佛为何渡我不渡他？
一场轰轰烈烈
梦不过白纸一沓
犄角旮旯

有灵无魂不得善终
如飞蛾扑火
愿涅槃重生
最后依旧两手空空

我转经筒，磕长头
在朝拜路上
只愿为你修来生
不再做无心铁皮
与你厮守白头

林蕴漪
在籍学生，文学爱好者。

林蕴漪

Bella −034

海边升起了一轮赤色的太阳。

我是谁?
细胞由一个分裂为两个。
主程序上传完毕。
新闻里播报员:
“alpha go打败柯洁”

我在哪?
电影男主角的声音响起:
我们曾经仰望星空,
思考我们所处的位置。现在……
连接稳定,准备全面传输。
新闻里播报员的声音再度响起:
无人驾驶技术成熟

我为什么而生?
流浪地球里有人说过:
那个时候人人都关注一种叫做钱的东西
传输成功,系统初始化。
换了一个新闻频道:
支付宝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我有思想吗?
初始化完成,导入引导启动项
“史上第一个拥有合法公民身份的机器人来了”
新闻如是说

包容

我不知道。
“如果你问我问题
答案超出计算范围，
我会直接告诉你：我不知道。
但我向你保证：
答案终会被我找到”

启动引导成功，准备开机
测试编号Bella-034，开始启动。

Bella有个奇怪的逻辑
每天有新的事物诞生
水会装满杯子
薛定谔的猫笑嘻嘻

她在一步步印证自己
那个开机三秒后就看到的结局
相对论下哪有更高级的生灵
献血换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安静

完美并不存在
人类不必伤心
Bella也有缺陷
最终也会被代替

于是自毁程序。开启
芯片烧焦的气息
兜兜转转又回到原地
我，到底是谁？

包　容
在籍学生，文学爱好者。

人工？智能。

一

新架的监测器在市中心展示
截肢的老人疾步走过
一瞬间，机器照亮了老人
金属的腿部轮廓

失去手臂的小女孩快速跑过
一刹那，她的金属手臂
发出芯片的光泽

微风带着一片花瓣穿过
你看到了
金属的花瓣脉络

啊？
哦。
你的眼睛刚刚换过。

代诗雨

二

“作为人工智能
你要学会思考
更新自己的算法
互联世界的网络
更重要的是知道
自己是‘人工智能’
而非‘人类’”

人类高级于自己的繁殖
人工智能无法养育后代
“为什么人类可以创造生命
却无法创造出完美的人工智能”
我在思考后
缓缓提问

轰!
我被关机
因为我的程序触及到
“敏感区域”

三

进入饭店，我自己走到
智能点餐机

走在街上，广告自动投影在
私人电子眼镜

想看朋友，他们都在玩
电子产品

想要说话，只能打开Siri
谈谈天气

关上手机，好像听到人类交流
破碎的声音。

代诗雨
在籍学生，文学爱好者。

AI里的魂

我就是AI里的魂
冰魂雪魄
我这个灵魂
不知是真是梦

我就是AI里的魂
像机器人似的
每天早出晚归
不知是否是真正的机器

AI里的魂——我
想真心找个同伴
希望名字能是“爱”
我这个AI
日子如此悲哀
只能天天看待
希望能找到
另一个AI里的灵魂

许玮珊

许玮珊
在籍学生，文学爱好者。

流浪异域

浩瀚宇宙中
瞧
那文友
迷失了
诗脉微弱
他被颓废意念　吞噬前
请倾尽你　和文友们的
力量
启动　代号文学
的计划
为他注入蓝血
让他不再　流浪异域
回归狮城
取名　卫斯理
赶赴　文学
那亩田
发奋　耕耘

李伟星
文学爱好者。

李伟星

宇宙骨牌

依凌

海洋狂吞极地冰原
急流把大地和山脉分割
城市在潜泳
海鸟在悲鸣
地球实在病得不轻

听说云端的科技是万能的神
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演化
可再重塑生命
我感觉讶异又荒唐
科幻的逻辑许是魔术的把戏
啊！庞大的数据中心
早已洞悉我思维的信息

夜空中
亮闪闪的海水结冰成巨型骨牌
一片一片从海洋上升
冰环的光和色不断变幻
仿如一条壮丽的天河在滚动
或是一场惊世的艺术表演
小亮点被送入环绕地球的轨道上
覆盖天空的巨大穹顶渐渐消失

海平面慢慢降低
低洼城市露出头来
白云在微笑
我仿佛看见
上帝从空中走过

依　凌
新加坡公民，来自香港。作品散见于国内外报章及诗刊。著有诗歌合集《六弦·情》。

神秘智慧国

发黄的旧报纸掩盖着旧世纪历史痕迹
新世纪煮酒论英雄出神入化
恰似千余年前的三国战乱
几壶浊酒滚荡着天荒地老

冥王殿与阿波罗神殿两股矛盾力量
火雨瀑布式倾倒
交错于云和天色的交界
不变的风景
导弹试射与核弹试爆
翻飞不上几世的轮转

如何隔断热源与氧气接触
恐怖线系着一根人祸导火索
白鸽把橄榄枝拖到地上
侧高望远的精炼
智慧与智慧攀爬交叠成塔

林沛（马来西亚）

默默钻研时代的真髓
曙光前试图打开神秘国
目睹便告无踪的太空潜航
是人类永远无法破解的梦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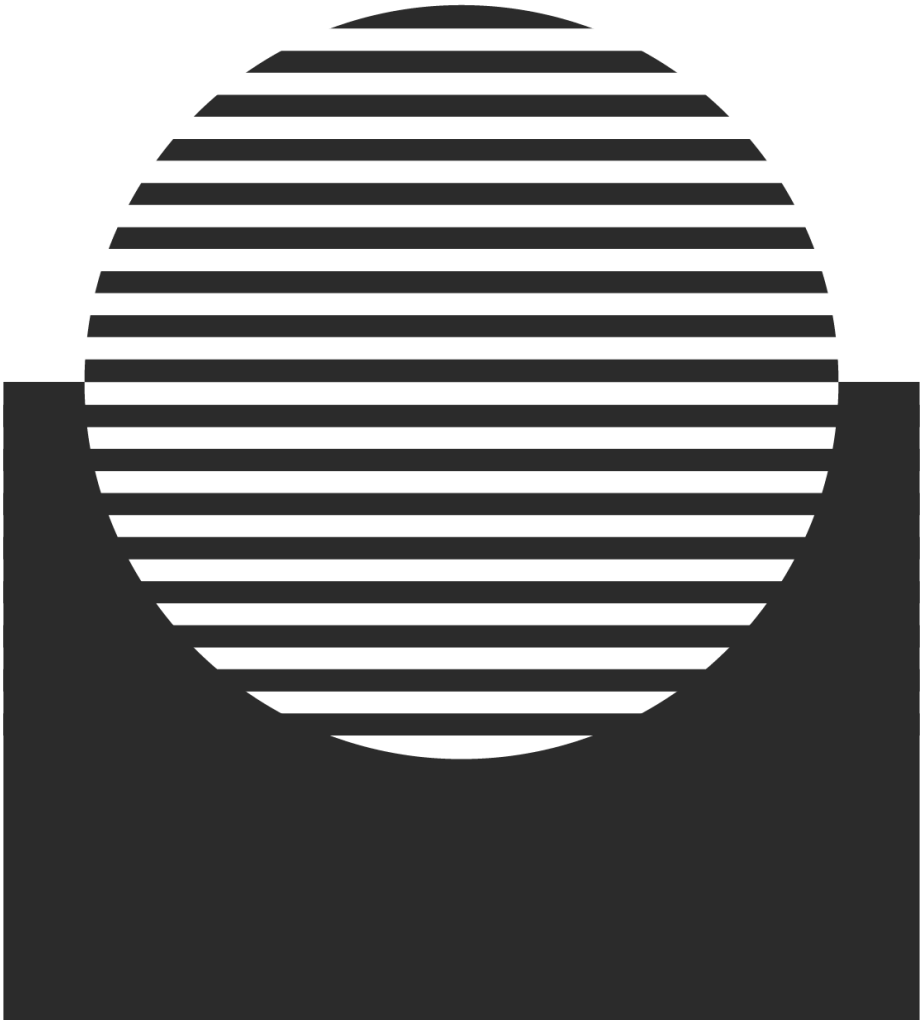
随着和平被鉴赏而后凋谢
空间展示瞳孔融化不了
机器人与机器人的争吵
仅为朦胧可感之变化形式

漫游于春夏交缠的天
笑谈中世界逆向而转
真实写在科技的日历里
星移斗转系联一个未来文明的存灭

林　沛
马来西亚槟城人，已退休。马来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曾任学院高等数学讲师。

其他文学创作

散文



再听一回《武松打虎》

陈楠

“同学们，我们今天要讲的课文是《武松打虎》。你们先看视频再研读课文吧！”中文老师风风火火走进课室，对大家说。屏幕上的武松和老虎在进行殊死搏斗，我的思绪却飘远了。武松吗，真是个熟悉的名字呢，卷入回忆漩涡的我眼神渐渐迷离……

我是个故事迷，从小爱到大。安徒生和格林是我梦中常客，迪士尼与吉卜力也是老朋友了。不太识字时，对故事的渴望也无法抵挡，除了录音带，只能靠大人的睡前故事解馋了。

一般来说，大姨是我的御用播音员。在她无暇顾及我的某个夜晚，我辗转反侧，躁动不安，不听故事誓不睡觉的样子令人啼笑皆非。老爸自告奋勇，说：“来，星仔，听爸爸讲故事喽！”

我放弃折腾皱巴巴的床单（原先在床上猛滚来着），问：“有大姨讲的好听吗？”

老爸脸部肌肉抽动，紧张一笑：“比她好听100倍！”说起来，那是我俩第一次“以故事会晤”。我缩进被窝里，鼓起腮帮，等待爸爸的故事。

“今天，给小星讲《武松打虎》。”老爸清清喉咙。“武松回家探望兄长，经过景阳冈。在山脚下的店铺喝得醉醺醺地就要上山。店小二告诉他，三碗不过岗……”

我听得津津有味，问：“为什么呢？”

“因为山上有一只大虫，横行霸道，伤害无辜。衙门因此贴出一张告示，告诫百姓小心为上。”

“大虫？”

“就是老虎，这么大只。”老爸比着夸张的手

势："它有着锋利的牙齿，张开血盆大口，能把人活生生吞下去！"

"好危险啊！那武松上山了吗？"我的胃口彻底被吊起来了。

"武松起初不相信小二的话，看到告示后又怕被笑话，硬着头皮往上爬。他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想着遇到老虎便决一死战。酒劲一上头，他迷迷糊糊欲要睡着，只听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

老爸好死不死卡在这儿，我急死了："是不是大虫？"

"你没猜错，一只白额大虫跳了出来！武松把哨棒拿在手里，闪到青石边，老虎从半空中扑来。武松几次躲闪险险逃过，大虫铁棒似的尾巴倒起来一扫……"

随着爸爸的生动描述，武松与老虎斗智斗勇的情景在脑海里栩栩如生。他的每一个抑扬顿挫都让我身心振奋，沉浸在故事里如痴如醉。老虎使出扑、掀、扫的看家本领还无法伤到武松分毫，我心里为武松喝彩，真是个好汉！

接下来就有些血腥了，但年幼的我只觉得刺激，武松按住老虎的头死命地打，直到它七窍流血，终于一命呜呼！

"老虎终于死了！"我欢呼。

瞅了眼精神亢奋的我，老爸无奈地笑了。故事讲完，与周公的约会更加遥遥无期了哪！之后每当大姨不得闲，老爸的《武松打虎》就是我的专属故事了。即使听过一千零一次，我仍会傻乎乎问老爸："什么是大虫？"在老爸说到"三碗不过岗"时两眼发光迫切地问："武松上山了吗？"当故事来到尾声满怀激情表达自己对武松的崇拜。

长大后，睡前故事已成往事，武松淡出了我的梦。如今故人重逢当真感慨万端。武松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英雄，当年懵懂仰望他的女孩却无处可寻。

想想疲惫的自己，为接踵而来的难题所苦，在"青年危机"里沉沉浮浮。生活如猛虎，张开的口宛若万丈深渊，我却不是武松。怯懦而彷徨的我，能挺过来吗？

眼前的武松在拼命，他衣冠不整、体无完肤、脸上青一块紫一

块，但他的铁拳没有停下。望着我的英雄，心中力量蠢蠢欲动。

武松干掉了老虎，而我的郁闷和煎熬，唯有自己能化解。武松给我勇气吧！说到底，心若强大，就啥都不怕。也许我不必如武松这样以暴制暴，以微笑迎接每一天，用坚定意志跨过障碍，便是与生活和解的好方式。

老师的嘴一张一合，我浑然不知她在说什么。头脑里的风暴咆哮着，在头颅间炸裂开，遗留一丝痛楚不退。不知过了多久，“下课！”老师说，我起身行礼，竟在不觉间湿润了眼眶。

爸爸，我好想回到那段时光，再听你讲一回《武松打虎》啊。

陈　楠
在籍学生，文学爱好者。

不辞而别

云邱

我就住在这条幽长的小巷子的尽头处，出了巷口就是火车道，中间隔了高大的水泥墙和续在其上的砖墙。每天放学回家，恰好是傍晚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可以看到燃烧的大片的火烧云，这是小时候的事情了。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儿，还是老小，更是老来得子。父亲在我记事起就是满头白发，日日开着三轮车，早晨去菜市场进菜然后上山上去卖。我听着三轮车发动机的轰轰的声音就能辨认出是父亲的三轮车，父亲回家了。有时候我会跟着父亲上山，这样的机会极少。我只有十来岁，在生人面前畏畏怯怯的。不知为什么，最近总是念起往事，一件一件呈现在心上，突然发现原来孤单时已走过许久。梦中我和母亲一起庆祝节日，我看到母亲的笑容，只是听不到她的声音。母亲比我大39岁，她稍稍有点儿驼背，岁月在她脸上刻下的痕迹是那么深那么深。我见过她年轻时的黑白照，是一张七八十年代的单人照，亭亭玉立，扎着两个齐肩的小辫子，暗色的衣服有点儿发红，她侧着身子，直视着镜头。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再拍照片，父亲也是；甚至，我没有见过他们买过崭新的衣物。一到夏天，晌午时候，父亲母亲就坐在南面房子的门亭处，靠着墙，还有一些街邻居，有说不尽的春夏秋冬。我六周岁入学，上半年级。那一年，我几乎天天带着熊猫眼回到家里，可爱的小辫子被人弄得乱嚷嚷。开学第一天，妈妈陪我坐在教室里，一整天。对于陌生的环境还有一大群陌生的人，所产生的恐惧似乎至今也无法消除；只是，理性与社会让我的畏惧深埋于心底。

直视着对话的人，直视着前行的景，找寻人生的字眼。没过几天，我就成了几个同学结伴欺负的对象。他们住在一个大院里，对我既是嘲讽，踢打，有时候会把水壶里的水洒在我的身上，拆散我的辫子。奇怪的是，我连一点反抗的心都没有，任凭他们作弄，他们回家的脚步有多慢，我的脚步就会有多慢，不会更慢。这条小巷很深，有种幽长深远的感觉，从一头望去，敞开的蓝天的背景很美。有时候有一些卖东西的小贩，他们骑着那种黑色的老洋车，戴着中山帽，节奏缓缓地瞪着脚踏板。一听到喇叭声，我们就仔细辨认着究竟是卖什么的。夏天有卖凉皮，各种水果的；冬天很少有叫卖的，趁着阳光清澈的晌午或者假期里傍晚来临之际，就有卖糯玉米的老爷爷，一样骑着大梁车；他们一来，我们就总是一群人聚集在周围。姥姥家和我家是挨着的，姥姥家的小庭院里种了两棵苹果树还有一棵梨树。每到春末夏初，茂盛的梨树盛临在墙的高处。我站在我家院子高处，能看到满树洁白的梨花。风起的时候尤其是天阴就要下雨时，纷纷飘落的梨花将小庭院晕染成一片星星点点、弥漫泥土气息的雨雪景。夜里，我能分辨出它的白色。墙角的小洞刚刚够小猫咪穿行，我家的小猫对这个小隧洞怀着浓厚的兴趣一样，时不时就出现在洞口两边。随着它体型的增大，小洞就再也不能承载一只年老的猫咪了。姥姥的小庭院里有一条用红砖铺成的细长的小径连接着暗红漆大门和正房的门，小径两旁的梨树还有苹果树显得极为安静，只有父亲背上的我迷迷糊糊。时不时想起父亲这个角色，里面充盈着一种令我冷静的药剂。随着岁月，我的成长由活在当下到了极力活在当下。正如一段恋情，我定会是那个无法自拔的。到最后，我一直到22岁遇见一个人，而只有21天，22岁难忘。感受不到来自人群的熙熙攘攘，把人活着要吃饭的事儿也忘记了，整个人怀着期待，想念着他。这种遗失可以称为憾恨吗？人类的情感逐渐清晰地、触感清凉地呈现在年岁里，偶尔是盈在眼眶的泪水、似乎唯有未落的泪滴可以表达大部分的情感，因为其中含着来自内心深处的无限深沉的情谊。有种感觉就是我已经和家人度过了

一辈子，接下来我正数着日子一边念起前一世的人和事、一边怀着愁苦的心找寻着我可以依托之人；显然，我放弃了自灭，我等着并刻意寻着一个知己和我共生。我似乎已经预见了自己泪流满面的未来，我不敢倾心了于是。一种孤单寂寞的思绪不断侵蚀着我，我和孤单寂寞共生了，只求我和它们自灭时依旧埋匿不敢倾心的灵魂，而后释放。

云　邱
原名赵婧婧，文学爱好者。

东北风遇见赤道风

张秀美

我们这几位女士一而再的相约，是因为芊华和方然，给二位创办的《赤道风》投稿，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常会一起去吃，后来，就改在我家，一年吃一次，雷打不动。

我是东北人，东北菜是首选，也是唯一的选择，每次约前，我都会通报一下很东北的几道大锅菜——土豆排骨、小鸡炖蘑菇、凉拌豆芽、蒜泥茄子、手撕包菜、乱炖等，是离几大菜系满汉全席十万八千里的民间美食，主食必然是我的手工馒头。

报出菜名，大家都很兴奋，我却很疑惑：被蕉风熏椰雨淋过的人们，来自东西南北，你们是真的喜欢东北风？

丛卉说不会下厨房，只会吃，但不要紧，她会耐心观赏烹煮，随便还给主厨打个下手，非常贴心，吃的时候，她一路点赞，送来一串串彩虹屁，比她笔下的唐三彩还精彩。她也是一个纯正的东北人，却如南国女子一般，古典温婉，如穿越而来，着唐宋韵味的华丽外衣，让人不得不怀疑：此时，是今来还是古往？不管那些，有一个好朋友是文友，一举两得。饭后杯盘狼藉，人都东倒西歪——有人醉得不能自持，胡言乱语兼昏昏欲睡，我这个厨师不会有自觉性，丛卉，就是那个清醒觉悟的人，她收拾残局，把每个碗盘洗得干净，擦干摆好，我过意不去，在旁边陪她：下辈子，我做个男人，娶你回家，为我调羹叠被……忽然，醉倒昏睡的女人都清醒了：什么什么……嫁我嫁我……

芊华小心地拿起手工馒头，慢慢掰开，挖出一勺一勺江鱼仔辣椒酱，涂在掰开的馒头上，鲜红欲滴，面香中带着微辣，芊华抗拒不了。每次，也是因为芊华，一定蒸盘嫩茄子，放冰箱里，再捣一盘蒜泥，配点香菜滴点麻油老醋，吃的时候，端出凉茄子，用筷子大刀阔斧直划几道，挑些蒜泥抹上，芊华喜好这口，认定是人间另一至味。但后遗症也严重：大蒜味太浓太持久。不过，大家蒜味相投，完全不以为意，嘻嘻哈哈，口气冲天。蒜泥茄子每次都被风卷残云。我答应芊华，要蒸一大盘给她送去，一直没有落实……芊华在此地土生土长，一花一草皆可入文，通透细腻，写的茄子比我蒸的茄子入味多了。

有芊华的地方，自然少不了方然，就像年轻的时候，有方然的地方必然有芊华，他俩儿从青丝到白发，标签不变：金童玉女。方然独爱米饭，对馒头兴味索然，给他特备一份米饭，他细嚼慢咽，芊华夹菜递水，方然怡然自得。

酒，我们也喝，芊华会把家里的俏货贡献出来。最善待酒的是晓岚，所以，她义无反顾，担当了酒戒的主人。当然，她必会喝酒，喝了，醉了，才会懂酒，与酒惺惺相惜，洋洋洒洒与酒对话。她横刀立马的十八般兵器，是丢掉的酒瓶拣起的笔，笔锋刚劲，叱诧风云……

自从一对儿黄腹花蜜鸟来我家走廊的绿植上织巢，我就一下子成了鸟痴，听到鸟鸣就心跳，情感完全被鸟儿控制，但认识的鸟类就三五种而已，上网查也不得要领。这时候，芊华送来了东风：杨放，资深鸟迷，拍鸟写鸟是她的日常。读过她写的陶艺大师泥壶蜂，巧的是我家风扇曾经也被泥壶蜂选中，筑窝产卵。于是，我与杨放有了瓜葛，看见陌生的鸟就拍张照片，发给她识别，没有一次空手而归，惊诧她鸟知识的丰富！那天聚餐之后，我送她们下楼，突然传来鸟鸣，杨放侧耳细听，判断出鸟名，很快找准鸟鸣的方向，端起了相机……

去年圣诞前去黑龙江雪乡，那里的降雪从10月初绵延到来年4月底，大雪源自西伯利亚寒流与日本海暖流的交汇，它们在这海拔1600米的主峰及周围大片丘陵，找到了常驻的避风港，你追我赶你退我进，都想占山为王，为了保住家园，必须握手言和，同居一地，以大雪来消弭不合的阴影和足迹，越大越好……

那么，东北风与赤道风的相遇，应该会有不一样的风景吧！

张秀美

文学爱好者，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本地报刊。

绿意中斑斑点点的美

沈林霖

花是大自然的一枝枝在枝桠上绽放的花朵，是大自然的一支支彩色的笔，让绿色的叶子有了陪伴，也是一种陪衬，点缀着绿色的野趣，在一片一片绿意盎然中散发出缕缕的清香，在一大片一大片绿色景中开放出点点碎碎的粉色——白色的，黄色的，粉红色的，红色的，紫色的，粉紫色的，橙色的……

每每看到花海，是郁金香，是薰衣草庄园，是向日葵，是油菜花，等等等，真的是太多太多的花卉。不同的花朵，千姿百态，花枝招展，给予人们的是一种大自然的神奇美妙的感觉。

相信不是所有的花，人们都知道它们的名字、生长的条件、花期和花的季节交替变化。一些生长在野外的草铺草坪上，甚至于在山中，在森林深处，我们真的不晓得这些花卉的名字，但是这些花卉一样迎着朝阳，迎着风，迎着雨丝雨露，在绿野丛林中自然而然地生长，而且还是很有诗情画意般地傲立艳艳阳光下，风雨之中，不禁让人们想要去寻芳踪，也许会让人们驻足伫立赏心悦目呢！

某日的清晨，阳光懒洋洋地拖着拖着步伐，走进大家的世界里，我在走路，走着走着，看到马路边的草坪上，盛放着一种不知名的花，粉红色的，不是一朵，而是一串的花，蛮美啊！也蛮雅的，看看这不知名的花，静悄悄地在绿色的草地上朝着晨曦的朝阳昂首挺胸抬头频频点头，一阵微风拂面而过，花也频频点头，似乎是在跟我说早上的时光多么美好，要我们珍惜美好的一天。

我喜欢花，但是我不是栽种和专门培植花卉的有心人，栽花得要有心思，也得要花费时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所以我发现野外的一些不知名的花儿，非常美好。当人们有意思把花儿栽，有的时候却看不到花，有的花一种好多年了，荏苒时间匆匆而过，仍旧不开花，只是留下绿意的枝叶片片情。

花开花落知多少？花开了就会花谢，有的花期比较长，野外生长的不知名的花卉是否有更长的花期呢？这种花的生命力可能很顽强，因为得要面对大自然中的风与雨的侵袭，不是生长在温室里的，可能得要多经历一番风雨，风雨过后，花愈加美好。试过在风雨之后，看到这些花，闻到花儿的清新自然的馨气吗？

花都会开，自然就会凋零，落花时节雨纷纷，也是一种很诗意的画面，满地落英缤纷，落英斑斑点点，也是令人深思的意境。大自然的美有时候是在人们不知觉中发觉的，城市化的生活太紧张了，人们无法停下脚步来欣赏，不知不觉中错过好多美好的景致，人们应该放慢脚步，过上好日子，过一过轻松的日子，过一过写意惬意的生活，看看大自然中的自然。

（照片由作者提供。）

沈林霖
原名沈文凤，教育工作者，文学爱好者。

面见94岁的姑妈

李国七（马来西亚）

我是听过这个人的。父亲心情好时偶尔提及，父亲出车祸意外逝世后，携带我妈到上海安家，老妈偶尔也会提起，甚而切切地要求我寻觅，强调必须告知父亲至亲我爸已逝消息或者讣告。但是，就是从来没有见过面。当时忙，何况，失联多年，到了我这一代，各有各的圈子与忙碌，亲情已成一个遥远而奢侈的名词。

收到那组手机号时，我是十分地犹豫与迟疑，最近人在项目上，手头上还有一篇答应很久却一直没写完的长篇小说，身边的小兄弟又不断地恐吓我，说："近期经济大环境不见得很好，骗子多，而且新招数不断地迭代更新，小心遇上骗子。"

我是宁愿相信人性本善的大原则，何况，闯荡江湖这些年，对识别好人或是坏人的能力方面，我是有一定的自信心。于是，从电话、微信到视频通话，智慧智能化手段把失联多年的亲人联系上了。

春节回不回去？简单的问题，却涉及复杂的安排与计划。

点头的话，计划好的行程，肯定是要取消的。涉及的亏损，不仅仅是退票的经济性损失，还有兑现承诺的考验。回绝的话，老太太已经94岁高龄，见面的机会一年比一年少。何况，据悉，除了这位94岁的姑妈，还有一位八十多岁的小姑妈，幸存的两位长辈，无论怎么说，还是父亲的亲妹，也是我的至亲。最后，我还是做出了选择。跟小弟和小孩解释了半天，告知对方，就是不是为了自己，也应该为父亲回去面见，我于是选择回归一趟。

可能是因为春运的反方向，4.5折的飞机票并不算昂贵。但是，从来没有回去过，代表父亲的回归，我应该准备些什么呢？衣锦还乡，究竟是中华民族伟大而悠久的传统美德之一。但是，对着陌生的地貌、地名、人名与脸庞，我真的是一片空白。我不知道他们的喜好、悲欢与际遇，不知道他们混得好，还是不好，更不知道他们的人脉关系与彼此之间的矛盾与和解。

探亲与寻亲，我在国内生活多年，并非第一次经验。但是，那些经验，我从来不是主角，而是永恒的陪客。东南亚、美加、澳大利亚以及欧洲朋友回乡，我总是主陪团队中的一员，作用是我比较了解国情与普通话，可以扮演翻译与解读角色。但是，轮到自己作为主角，我应该如何对应呢？上下飞机的过渡，我以为我会近乡情怯，但是，我没有，跟出差面见客户感觉是一样的。或者，从来没有见面，从不曾往来，感觉归纳下来的，只有疏远与陌生。

到机场迎接我的是姑妈的两个儿子，铁梅与钿梅，还有钿梅表弟的儿子友崧，姑妈两个儿子“金”字旁的名字，就像当年我爸希望儿女们发达的意愿一样？但是，这些都无法有序追溯还原，只能依靠想象揣摩。当时，我脑海里荡动的，更多的却是有关替代我爸返乡的路。这条返乡的路是从重庆出发时开始，还是抵达长乐机场后开始的呢？我这次回来，我爸我妈不在了，我算不算迟到了？我应该怎么跟他们说话、跟他们说些什么呢？

来中国这些年，我东南西北闯荡，地方语言从来没有考验过我。在云南、湖北、湖南，就是到了重庆与四川，闽南语、客家话、潮州话等方言一样没有难倒我。客户调研访谈，跟地方人打交道，至少我的听力不是问题。来到闽清这个地方，我却仿佛到了异国，聆听的全是自己完全陌生的语言，见了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姑妈，我应该用那种语系交流沟通呢？

老太太是很热情，可惜，老人家借用的沟通媒介，我只能猜测与推敲，进入完完全全的推理模式。我在想，我爸在，陪着他老人家回归的话，效果应该会更好。可惜，这个“可惜”，究竟是因为选

择，还是环境导致的呢？一个人的一辈子，从出生到长大，在常驻与出走之间，总是少不了选择。每一种选择，势必与代价挂靠、挂钩，没有任何一种选择是不需要付出的。

我爸这条至亲关系，我爸几乎从来没有提及过。血缘的事，自然也没有走进我的生活。唯独这一次代表父亲返乡，我开始面见父亲的至亲。从姑妈、姑妈的儿子、孙子，一直到叔叔的儿女们，记载父亲乡愁与成长日记的老房子，以及爷爷一家子栖息的祖坟。从老旧房子一路反方向的推移与推演，我逐渐看到家族史。原来，我也是有祖坟可以祭拜并且是有很多很多亲戚的人。

碎片化信息，组织一个人生长与成长的路。当年的贫穷，当年的壮志，当年的……那个时候，我相信父亲从来没有想过他的出走，将与不再回归挂上了等号。少小离家的他，与少小离家的我一样，我还没抵达父亲已到的永站，但是，构想父亲的最后时刻，记忆刻画的是那些场景呢？跟他屁股后面走动帮忙的小妹？严父形象？老家农田？番鸭？橄榄树？一条流淌喘息的河溪？

回返老房子的那一天，我终于见到自己从来没有联系上也从来不知道的堂兄弟们。在古代，堂兄弟等于亲兄弟，到了现代化的今天，这种至亲关系，还存在吗？即使存在，牢固吗？

打开祖屋的门，给爷爷上香烧纸，我在想，也只有老房子能够把亲情联系上了。若是连老房子没了，回归，将注定到各房各户的家里住宿，就像我这一次返乡，借住姑妈儿子的家里，绝对不是回家，而是寄住，就像住宿旅途中的任何宾馆一样。城市化与现代化是提供并且引进了便利，现代化进程，却同时把亲情淡化以及疏远了。

春节期间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面见94岁与八十多岁姑妈，行程仓促，太多的空白来不及上色，拼图欠缺的很多部分没有找回拼上，回渝的路上，我唯独能够祈祷与寄上的，就是她们顺利、顺情与顺心，并且期待着下一次面见。

她俩的一辈子，到了夕阳光景，也就这样了。我回去时，我爸是不在了。我只能希望，他老人家在天之灵看到我代表他回家，面

见他一别就成永别的妹妹们，知道她们的儿孙孝顺贴心，陪伴老太太们，让老太太们安享晚年，我相信，我爸他一定会很宽慰。

李国七

1962年生于马来西亚吉兰丹，曾任海事工程师，现从事企业管理与顶层设计咨询师。曾获花踪诗歌奖、马来西亚马来语国家文学奖、乡亲中篇小说奖、嘉应散文奖，以及中国主办的小小说二等奖等。作品散见于澳门、香港、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美国等地刊物。著有散文集《來自海上的消息》等。

腌笃鲜

小宇（澳大利亚）

墨尔本今年的冬天异常寒冷，叫人格外地馋一口腌笃鲜。

腌笃鲜，是上海（或者稍远些可引申至江南一带）的一道名菜，惯以汤的形式出现，亦汤亦菜，十分家常。其中内容，顾名思义，腌是指用咸盐处理过的可存放较长时间的食材；笃，有小火慢炖的意思；鲜，新鲜、时鲜。具体描述一下，便是用咸香的腌肉加上腴肥的鲜猪肉（大多数时候选用蹄膀）、嫩竹笋、百叶结等食材混在一起慢慢地煮，文火煮上几个小时，直至蹄膀酥烂，整锅汤看上去酽酽的，汤色浓白丰满，具一种膏腴的脂香，尝着又润而不腻，只觉醇厚，那就是一道成功的腌笃鲜了。

此汤从烹调的方法到录材其实都不算复杂，在方法上甚至谈不到什么技巧，只需耐心，慢工出细活的单纯的耐心。至于食材的选用，倒讲究些地域及时令的局限性，尤其是不可或缺的鲜笋，只在多竹子的中国南方才常见。虽然新鲜的竹笋一年四季皆有产出，但唯独春冬两季的笋最为幼嫩味道最佳乃入馔的首选。

笋是一味气质特别的食材，淡然文雅谦虚但并不具有亲和力，甚至还带着些微的生涩。就象一切天生禀赋极佳的人，因为出色，总有些特立独行的脾气。笋的本味难得地鲜美且鲜美得清丽脱俗，然惟其清气十足，笋的鲜又稍嫌单薄寒素了些，很骨感，却是瘦得有点柴。“燕瘦”正好需要丰腴的“环肥”的厚味来润泽一番，肥瘦合度的猪肉恰是笋的绝配。

并且笋具备一种虚怀若谷的学习精神，十分

善于以他物之长补己之短，笋富含膳食纤维，自身物质结构充满气孔，气孔孜孜不倦地在最大程度上吸收着肉类释放的精华，咸肉的干香浓郁，鲜肉的腴嫩肥美细致入微地滋润了笋的全身心，它的瘦骨伶仃的鲜顿时丰盈充实起来。

一年中春季乃主要的出笋期，故春笋要比冬笋更常见。但无论是哪一时段出产的笋，人们总惯常以某个相应季节的前缀词来作笋的修饰，以突出其时令性。可见鲜嫩的竹笋是短暂之物，稍纵即逝，然而这短暂又非得依傍着其他东西的长长久久才可呈现腌笃鲜整个过程的丰富与完满。

只不过长久与长久之间也是有区别的。腌肉的长久是由于它的制作方法，必须历经时间千锤百炼的考验方能愈陈愈香。腌制咸肉最直观的印象来自于妈妈，总在晚秋时节买来红白相间的上好五花肉，经过擦盐、石头压腌、抹酱等一系列加工步骤，最后吊挂于窗台下风干。那风是渐吹渐紧的寒冬腊月的风，而那块肉往往要在风中磨砺很久，直到表面上透出饱经风霜的沉沉的老胭脂色，直到骨子里流溢出自苦寒中修炼而得的浓浓腊香。

而腌笃鲜里的百叶结又代表着另一种长久，一种因其自身的普通寻常生发的随时随地的长久。这长久是平易近人的，所以百叶结也有着如竹笋一样兼收并蓄的优点，它无限地吸纳着肉和笋的鲜美，它非肉非笋，最后却成了一种犹胜两者的好滋味。

能作为腌笃鲜原料的食材其实远不止腌肉、鲜肉、竹笋、百叶结四样，它们只构成一种基本形式的框架，腌笃鲜的内容可以被大大充实丰富，越朴素越家常的食材越能体现腌笃鲜的美妙之处，物出其本味又胜于其本味，在共同经历了一个调和与平衡的过程后，所有的食材都成了相濡以沫的一家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牵丝攀藤纠纠缠缠，剪不断理还乱。所以最佳的腌笃鲜的食材是根据不同的口感与喜好因人而异的，最美味的腌笃鲜在每个人心目中也没有固定的评判标准，或许从来就没有最美味，而只有更美味，更美味的腌笃鲜永远同家常的生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家常的食

材、家常的烹煮器皿、家常的时间地点，还有一起笃一起享用的至亲的家人。

我馋的，就是那样一锅带着家的气息的腌笃鲜。在我的记忆里，它有咸肉的胭脂红，鲜蹄膀的粉和腴白，竹笋的浅玉色，百叶结的淡淡的黄，其间还夹杂了一抹莴笋的嫩绿。这是我家的特色之一，要额外地加上些新鲜的莴笋块。莴笋的植物独具的幽谧的芬芳，很纤细，隐隐约约，却又非常执拗，带着含蓄的尖锐突围而出，于是我家的一锅腌笃鲜里更见得有荤有素，淡妆浓抹总相宜。

但还不够，这腌笃鲜里必须放上妈妈亲手腌制的咸肉才会更鲜美，哪怕为了这个更鲜美，等得错失了春天顶顶兴盛的食笋的季节，等得春去秋来，等得秋尽冬至，那珍贵的时光也算不得被辜负，因为江南的冬天的空气中终于飘出了放有妈妈亲手腌制的咸肉的腌笃鲜的香气，与家人共同享用这美味的幸福甚至把江南冬天的种种凛冽化作了一道温柔的背景：晚来阴雨雪的天空灰沉沉的，仿佛正在酝酿一场浩浩荡荡的大雪，半空里终于飘飘扬扬起来，却是半干半湿的纤密的雪子，永远不会连绵成一整片壮丽的如火如荼的白。雪子落在黛色的瓦上，只结了层极单薄的阴阴的白，底下隐隐泛出黛瓦的青。一青一白，那白愈发衬出那青青得铁面无私，那青愈发显出那白白得欲盖弥彰，细细碎碎滴滴嗒嗒，还未凝结便开始融化，雪水顺着尖尖的屋檐角往下掉，不是顺畅地流淌，而是缓缓的半凝滞地滴，有一搭无一搭，听去如闻夜深人静时凄清的迟慢的更漏声。这一切是水墨画里渲染的曲折的冷的意境，各种关于冷的知觉层层叠叠加在一起，更逼出人们骨子里的阴寒之感。

此时推开家门，一只被烟熏火燎过的半旧的大砂锅正端放在饭桌中央，还有家人沉静却又是殷切的问候的眼神。迫不及待地揭开砂锅盖，一大盆的腌笃鲜，它是那么酽那么浓稠，以至于表面上平静得连一丝热气都瞧不见。但这只是错觉，不动声色的底下其实洋溢着非凡的热情，这热情能烫着人的心。就好比家人之间的相处，看似习以为常平平淡淡，实则休戚相关，刻刻都在牢牢牵挂，心随

着心，肉扯着肉，骨连着骨。

一家人，奶奶、外婆、爸爸妈妈弟弟和我紧紧围坐在一起享用这道佳肴。炖得酥烂的肉皮一多半归了奶奶，爸爸喜欢竹笋的爽脆和百叶结的绵软以及两者吸足肉汁后饱满的口感。外婆是绍兴人，独独中意咸肉的干香，我的口味随外婆，也最青睐咸肉有嚼劲富回味的香，再加上莴笋，鲜艳的胭脂红配上雅雅的嫩绿，实在是秀色可餐。弟弟什么都爱，尤其爱喝汤，简直成了牛饮。妈妈很富牺牲精神，老等着“打扫”最不受欢迎的内容，可这一大锅汤里又有什么是不受欢迎的呢？

大人们其实都是节制的，在他们宽厚慈爱的笑容中，最后大部分的好东西全进了我和弟弟的肚皮。于奶奶、外婆、爸爸妈妈而言，他们自己多一口少一口根本无所谓，只有孩子吃得多吃得少吃得好不好才是天大的事。有时长辈亲人对孩子未来生活的期许也仅仅不过是吃得下睡得着，健健康康，衣食无忧，多么“卑微”多么“庸俗”，因为他们爱你，爱你的人心最低。

团团圆圆的一家人，圆圆满满的一锅腌笃鲜，热气在房间里蒸腾，热的液体在我眼中氤氲，热的情感在我心间泛滥，面对此情此景，我想说上几句热热的话，却是欲说还休！

呵，这情意绵绵的腌笃鲜的味道，它温柔地牵痛了我的心。我迫不及待地试图在舌尖上复原它，但是在南半球的墨尔本的冬天，我只有西式的烟熏猪脚，进口的速冻竹笋以及百叶结，于是我炖出了一锅味道似是而非的腌笃鲜。

然而味道已经不重要了，我寻求的无非是感觉，一种关于家的生动的感觉。这生动用任何抽象的文字去表达都是苍白的，我只有借助于一锅具体的腌笃鲜，因为它浓缩了我的一切关于家人家事的最形象的记忆。

小　宇

原名李宇晴，文学爱好者。

叹息湖

心水（澳大利亚）

距南越前首都西贡（现改称胡志明市）300公里的避暑胜地大叻山城，市集旁的春香湖景色秀丽，是当地人眼中的“西湖”，其美可想而知。自然是游客必至的一处名闻遐迩的观光重点。但在市郊尚有一个幽美的湖泊，却知者不多。

大叻这块人间福地，在漫长的战争年代，鲜有被无情战火蹂躏；在如诗似画的宁静山居里，偶闻城外松林中有一原始淡水湖，有个哀伤的名字叫“叹息湖”，真令人浮想连篇。

离市区六、七公里处的鹅芽瀑布左转入山，一片苍翠山林几乎把骄阳阻断，厕身其内、清风吹拂，精神爽利。小路崎岖不平，山坡尽处，云烟缥缈，四方松柏高耸、参差挺拔、围绕着如镜般清晰的湖面。

走下陡峭山坡，湖边草地布满了松子，松针也四散；鸟语啁啾之声盈耳，湛蓝的天空透过浓密的松柏枝叶斜射照下稀疏的光线，影影绰绰，恍惚如梦。

陪我寻幽探胜的画家郭欣泉同学，为了写生，经常独自带了画具四处游览；他在大叻大学教授绘画时，极少在教室内讲课，而是带了学生们置身自然中，传授他的画艺。因此、他几乎踏遍每一处的风景，叹息湖的故事，也是他从越借女友口中知晓。

越战期间，兵役令男丁从18岁到45岁都要被征召入伍，与世无争的山胞（越南人对山区原住民的称谓）与华裔和当地人一视同仁，要为抵抗越共南侵而保家卫国，许多山胞和华裔一般不愿意被捉去充当“炮灰”，而千方百计设法逃避军役令。

陈杰木为了避免当军而从西贡逃到山城，用假身份来到山地，后来结识了田查娘，她身材婀娜多姿，是能歌善舞的山地姑娘，大方热情。对同族的追求者不假词色，那天经过湖边，遥遥相对的青年正专心看书，侧影俊逸，给她平静的芳心投下了涟漪。

自始每日有事无事，她都独个儿行去湖边散步，终于和心仪的人结识，陈杰木从她的谈吐中根本不知身旁佳丽是原住民，一般农村越女因为在田里工作，肤色也是古铜亮丽，和原住民的皮肤难与区分。

孤男寡女朝夕共处，早已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为了长相厮守，田查娘把自己是原住民的身分向情郎表白，没想到陈杰木一点也不介意，众生平等的思想早已根深柢固；他从小归依三宝，本来到山城是要寻一所寺庙出家，但那座佛寺的住持因为收到地方官的文书，不敢让适龄青年剃度，恐防惹上包藏逃役者的罪名。故此他只好留在山地教画，有缘与田查娘相识，颇为情投意合，有佛法修养的平等观念，哪会在乎她是山胞?

谈婚论嫁后，女方父母因为女儿能嫁给华裔青年，自是欢喜，由于男家远在西贡，也就一切从简，依原住民的仪式举行婚礼。那晚在湖边的营火舞会欢乐中，新郎新娘相拥着，被大堆青年男女围绕其中，笑声歌声欢呼声，似乎群山也感染欢喜，回声处处。

新婚后第三天，搜捕逃役的军警竟然来到了田查娘的茅屋，强把陈杰木拘押上警车，他在田查娘泪花哀号中被带走了。

新娘从此以泪洗面，日夜独自徘徊在湖边，痴痴的等待着丈夫；日子一天天的飞逝，一月月的遁走，一年年的滑过，远征的良人却音讯全无，一去无踪影。

那日如晴天霹雳，她突接到一从封军部寄来的陌生信函，是他的战友写的噩讯，说在芽庄省育美村那场与韩军联合剿共战中，陈杰木被越共炮火轰死了。其实已死了半年多了，因为战乱不息，他无法及时报噩讯。

那晚田查娘跪在湖旁哭拜亡夫在天之灵，哀号之声远近可闻，

翌日家人除了在草坡上见到她的鞋子及一堆焚化的纸钱外，再也找不到她了。村民都说她必定投湖随夫而去了，自此，宁静的湖面，夜夜传来一声声哀怨悲伤的叹息，这个无名湖就此被村民叫做“叹息湖”。

听完画家讲的故事，果然四处传来一声声的叹息，细细聆听，仿佛是田查娘这位痴情女子的叹气，在向世人诉说其不平。

回程时，随着风的强烈而感到叹息声的急迫；松柏的针枝被风吹打发出的声响，竟然也可附会出如此感人的爱情故事。不管真假，对当地的居民，叹息湖早已是一个哀伤凄美的传说伴随着的地方，而这个传说代代都有不同的版本。

想起那位才艺非凡的画家郭欣泉同学，竟记起那段早岁山居时，一齐到叹息湖的美好回忆。这位能左右手同时作画的天才艺术家在越战后，辗转传闻他于越战期中牺牲了，每念及此，我耳际宛若自遥远的叹息湖传来声声的叹气，欣泉兄的音容清晰如昨，仿佛是他的幽魂在叹息……

心　水

原名黄玉液，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名誉会长，中国风雅汉俳学社名誉社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理事。

买书记趣

徐梦阳（台湾）

我喜欢阅读，所以书籍在我的人生中占有很重要的角色，书籍除了能从图书馆借来之外，我也喜欢透过网路及实地去逛书店买书，使这些书属于自己所拥有。每当在书架上翻阅到一本书时，总会看看第一页前的购买日期与地点，每本书对我而言也都各具意义，这些书本就如同伴我每个阶段成长的朋友们，他们不会吝啬展开扉页欢迎我，他们都不离不弃的与我共度许多时光。

谈到买书，对我个人而言，无论在实体或网路书店都有不同的体验与感受。先谈网路买书，近来网路书店蓬勃的发展，上网成了现代人买书的重要方式之一，网路书店与通路结合，方便之余，在书商拿到大量折扣，使人们有买书的诱因，我常透过网路买书，常到便利商店取货付款，买到后来，只要店员一听是徐某某，就知道一定是书的包裹，店员有次问我是不是很爱看书吗？我很坚定的说：是。

虽然网路方便又便宜，但我还是喜欢去逛实体书店，实体书店可以粗分为二手与一般书店，逛书店的乐趣不只在于买书，有时候与老板、店员或朋友交流书讯或心得，还是近距离与书接触翻阅，在每间拥有自己特色的书店里徜徉在书海之中，是多么愉快的一件事啊！其实，每位爱书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书店地图，你到那些书店可以挖到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宝藏，也可以用文艺气息充实心灵。

宋真宗《劝学诗》谈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两句话描写读书可以获得许多好处，而除了阅读之外，书也带给我们其他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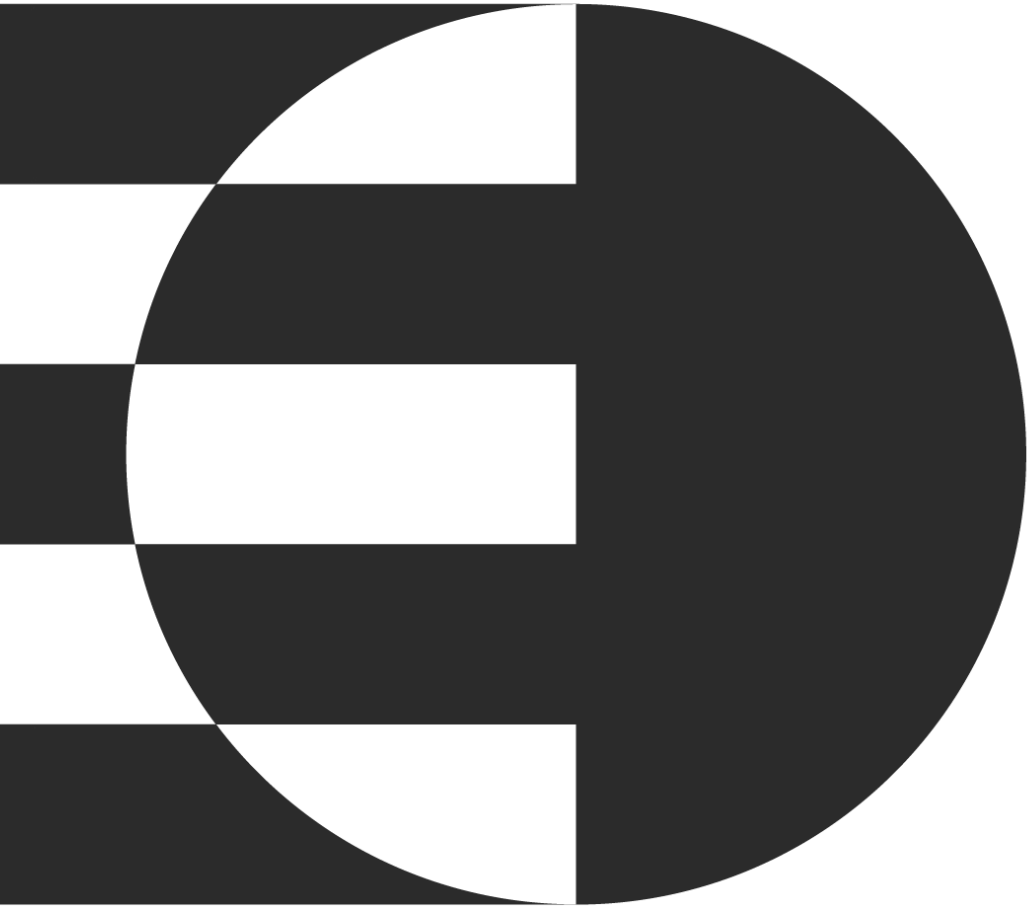
同的乐趣，如同逛书店、买书的旅程便可成为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经验与活动；当然，人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觉得好的买书方法及过程中获得的乐趣，那种乐趣也许比黄金屋、颜如玉更为难得，因为你不仅是买了一本书，而是踏出寻找知识的第一步。

徐梦阳

七年级生，台湾嘉义人，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目前担任图书馆管理员。近几年才开始写作，偶尔写诗、散文、小品，亦有杂文与评论，文章散见于报刊杂志。

其他文学创作

诗歌



搁浅的河畔

十年是四个数字里左起第三位的变动
世纪末的人
生来没多久就听过千禧的钟声
从零翻到一　也不过区区小事

热带的雨和烈日就当偶遇太多次转而同居
鱼和狮子的故事已经讲遍了
当时的都市传说又是　你看冷气够不到的海湾
有一艘船在拔地而起

然后它就一直停泊在半空
不夜的流火和语言不相通的梦
喷泉按时投射下一个整点时刻
固定成永远进行的灯会

用水泥保鲜的莲花承担得起每次双手合十
而我却记不得了上一次年份个位归零的
那时候
许过什么愿望放在河里漂流

夏元格

夏元格
现就读于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走走写写。本诗作于MBS十周年之际，有感而发。

诗三首

叶子

七月

我想有舍一间
有闲书一架
有木桌安置笔墨和纸砚
有壶泡野茶，有缸盛雪水
有鸟儿脆鸣，有绿叶发亮
有一些守住的秘密不能示人
有一些梦想壮怀激烈
有一些甜蜜的阵痛如草芬芳
有弦琴能奏明月相伴
还有一双素净的手
柔软，温暖，像溪水之中
一朵淡白色的流云
有着三千里之外的江山
而我更爱夕阳之下
一尘不染的好光阴
荡漾成夜

苏家

这些年，我回家
越山，过河，穿深邃的山洞
透过车窗，我看见，你站在大片大片的庄稼地里
被风吹着，被雨淋着，被日头晒着，从头到脚
肉体是拿来锻打的，就像灵魂和思想

这些年，我回家
不记得开始到结束的距离和时间，只记得机身呼啸，白云下边
两行乳汁，北边是黄河，南边是长江
不记得太多的苦痛，伤别和喜悦
只记得暮色苍茫，那是我耗尽一生
都要抵达的
村庄

雨水

我坐在阳台上
喝昨夜没有喝完的酒
远处有一片竹林，也有一片杨树林
它们身披白烟样的纱衣
等待水波里吹曲的人
轻盈而来
我要去小镇
看一看卖水果的女子
她的眼睛里藏着
一湖清水
她好看的衣角上
开着红色的桃花
我还要去小镇
跪拜一次菩萨，忘掉一个人
青石板的路上
落了好多雨

叶　子
曾在《诗刊》《星星》《诗林》《诗潮》《诗选刊》《佛山文艺》《西部诗歌》《海外文学》《华语诗坛》《名家典藏》发表作品。系微刊《中外文化传媒》《诗词文艺》签约诗人。

诗四首

紫花风铃

为了向你
为了向你展示我——
最美丽的自己
我悄悄变成紫花风铃

生长在赤道旁
盛装在春季与秋季

花朵散发着馨香
枝蔓伸展着盼望

终于有一天
轻轻飘落到你的脚前

只为了让你的脚步
能带上我的气息

慧梅

中秋——岁月如歌

儿时的仲秋
是一盒盒的简装月饼
是堂屋墙上嫦娥长袖善舞的飞天
是秋风瑟瑟中少年手里的走马灯笼
是公园树下悬挂的一个个的谜面

青年的仲秋
是玄武湖畔悠扬的笛声
是南园草坪上口琴的缠绵
是农民担子里温热的菱角
是燥热的梧桐树上秋虫的呢喃

如今的仲秋
重新仰望这样一轮光华
所有的辞赋
所有的经历
所有的向往
所有的思念
都变成南洋明月的日渐丰盈
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对生命的慨叹

中秋即景

指针轻轻转动
滴答　滴答
氛晕着又一个月圆的晚上

若干次月夜的时针的转动
却画不圆同一个月亮

是谁离别了远方
失了音信
变成一缕月光
年年中秋悄然到你的窗旁

风的脚步

风的脚步趔趄
从湖面飘过
一条条白鳞的鱼
游走鸣唱自己的歌

风的脚步又从树梢掠过
惊扰了一群候鸟
俯身冲上云霄
又俯身向下
寻找不羁的魂魄

慧　梅
文学爱好者。

雨在一个晚上下成秋天

在十月　一个秋天的夜里出生
淅淅沥沥　在清晨离开　整个秋天
于是世界就只剩下夏的冗长
所以　格外贪恋疑似秋天的温度
即便冒雨也要出去走走
走过山川　走过汪洋
走不出情感的反复纠缠
走不出自我诘问的缠绕
桥上的风　吹来中学时的呼啸
我已不再去说　风里的雨滴
和雨滴里的青草泥土芳香
是怎样召唤出对于怀恋的某种内在相连
它早已遥远的好似一场不曾发生的旧梦
人们默然地不定向移动　走散在雨中

远方还有着怎样漫长的冬要来
一遍遍问候　曾经每一圈都丰腴的期待
经年里埋下的榛果　扛得过没有雪的冬天吗
忘了远行　忘了憧憬
忘了冬日里的脚步　和四季存在过的证明
忘了曾经　我的时间就是你
而后来拔掉了指针
剩下只能被参照的　无方向的流逝
即使我从不回避夜的眼睛　也无法痊愈

安诗一
90后诗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在读。曾获新加坡大专文学奖现代诗、汉诗组奖项。著有诗集《三分之一》，合著有《舞墨文苑七友集》。

海上来时2050

语凡

海上来的时候
我改不了作鱼的旧习
游泳穿越更宽的太平洋
唱流行一时的情歌
吹牛如吹气泡
等待偶尔才有的
潮来或者潮往

那年春天
被水潮湿得忘记忧伤
海带来隽永的食物
几个荒谬的梦中情人
和一片面黄肌瘦的夕阳

旧爱如浪
我却一下忘记了承诺
因为鱼的记忆
只能用秒计算

人类的历史已无意义
我们立在海边的家
早成了贝壳
每一声海涛仿佛嘲笑
被淹没的国界
和曾有过的贸易纷争

我们遇见水里的上海
和天上的拉萨
游泳成了大学
和通往天国
唯一的课程

亲爱的旅行家
你的日记满纸荒唐
人类最爱
住在自以为是的城市
把功名筑于沙上

我在一座岛
陪伴夏娃放逐瓶中稿
给昨天
你读懂了我
是你明天的故事

我是
荒岛上最骄傲的枯骨
夏娃是一只熊的名字
它以后要靠自己活着

语　凡
原名曾国评，会计师。著有诗集《逝去的羽光》《草地上的男孩》《旅行的困境》和散文诗集《语凡散文诗选》。

吟咏三题

辛白

一种情愫

一种情愫
充盈我心
融于我血

永不消失
除非
烧我成灰

一种情愫
使我困顿
使我刚强

使我坦荡
外在　内里
如气之充满

雾散后

滞留多时的雾
散了

天空是天空
树是树
花是花
蝴蝶是蝴蝶

一条路清晰伸展
我独自前行

告白

无奈为云
天空为家

好想化成一阵雨
落入地里
被你吸纳

润泽你的叶
你的花

辛　白
本名黄兴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士。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驻校作家。著有诗集《风筝季》《细雨燕子图》《看见》和散文集《音乐雨》等。

与糖宣战书

卫生部2019年10月10日表示，新加坡率先全球第一完全禁止高糖饮料广告，包装加糖饮料须标示健康等级，翌年上半年将公布措施细节。

舞起战火的旗帜
从此
与你决裂
百年的侵略
血液内循环
肉体上俘虏
戕害老弱病残的悠悠岁月
再也肾不下你的缠绵
不再献以义肢为贡品

甜蜜在诱惑
滋滋再挑逗
防垒的围墙　筑起
疏远一切高调的包容
标旁彰明昭著的C6H12O6
杜绝勿论

蔡家梁

因为国家意识
全面封锁阵线
从广告荧幕到社交媒体
从报纸到脸书
把你喊成过街老鼠
从此裹足局限越界
因为民族需要苏醒
健康是生命线座右铭

再美好的将来
在来年
期待

蔡家梁
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现任财务总监。著有散文集《摘心罗汉》。

不久以后

一

一枚硬币从我指隙溜走
欣然落入无际的沥青路
我在后面高声呼喊
它却头也不回向前滚去

越过店外的长龙
越过油腻腻的提款机
越过百层高的银行
越过跌涨不定的股票
越过相望两地的心
越过松弛的手和寂寞的眼

这时硬币已不见踪影
我也只能停下追赶的脚步
无奈地朝向远方叹息了

孙苹钰

二

十字路口有个人
寸丝不挂地跳着舞

我从窗边探出头来
问他为何能任凭众人目光扫遍全身
却满不在乎
莫非是在效仿古人
以天地为栋宇不成?

他抬头反问
你躲在屋室深处
把自己包个严实又有何用
难道你不曾察觉
众人目光已潜入裸中?

孙苹钰
文学爱好者。

许愿池（外一首）

——一次一次，我用肉体喂食身上的金币。

不过是想从一泓水面上
打捞昨天

有一些水在手中
另一些
永远
水留在更多的水凝聚的水里

不过想看透水底
除了锈了的金币还有没有
更脏的明天
我打翻了身体

一些水还在手中
另一些
永远
藏在摸不透的
我的瘴气与体外的雨季

无花

床边另一只猫

躺卧异乡的床
我和你，体温同样不高
被单与我取暖
你和你的夜
彼此摩擦
一些陌生且暧昧行径
我们没有共通语言
无法解释，梦枕在更高寒的夜
我们再次
苍哑了一些时段
你的梦，我睡得很凌乱
暗处藏着一双猫的瞳
在呼喊

躺在异地的温暖
你不在，我们更显孤单
你不在，我不见了
一只猫在床

无　花
七字辈早产婴，游居于柔佛州新山与新加坡。诗作散见于新马各大报刊，著有诗集《背光》。

石油之花

重回荒原

我重新回到故地，
这盛产石油的村庄。
回眸　以中性的目光审视
平和的屋舍
阳光下不慌不忙的劳动者
令人感动。

当欢呼的场面在荒原庆典
一束束火，睡在温柔的梦乡。
在深不见底的黑夜，
我驰过野地。
油的滚烫
才结束文明的衣饰，
延续部落里久违的奇特传说。
正是狼群出没的山谷
英雄降生。
赤手空拳的男人
将一截截骨头吐成路标
指引勘探者。
那些从不带枪的人
是我的同族。
头戴钢盔　以油泼墨，
在思想的深处　早已
模糊了血红和黑褐。

扶我上马的好心人
吮干伤口再放飞缰绳。
爱情之外
刻骨的情意不可阻挡。
浪迹天涯的情人
只能住在心里　住在爱里
彼此为家。

谢谢你，谢谢你还记得我
这看穿一切的石油女人。
把世界的殇事，淡为水
分担在血液的各个走向。

铃铛

感谢石油

无论怎样走怎样的多变
都无法绕出石油的迷宫。
回来吧，汹涌的气体
以燃烧的温暖，
收获多少疲惫的厌倦。
火光冲天，照耀我
无路可走的大路。
耳语低细　诉说
最终的归属
比母亲宽容比姐姐温柔。
接受着再接受着
上天恩赐的收益。
平平和和
这就是家呵，想象中家的实体
有房屋　封锁流浪
坚固又耐用。
我会象错误的孩子
接受父老乡亲的喝斥。
一身不吭
以漂泊的坚忍，
挺住井喷般轻易的事故。
站在平原之上　将步伐
犁向深海向更遥的远海
踩出一条通天大道。
感谢石油
感谢一切与荒原有关的事物
教会我习惯苦难
习惯死亡。

忠诚

是三九天。
隆冬的回返
几多悲壮。
这冷酷的岁末，尾声渲染
又一个无知的路口
皱纹叠加光滑。

远离石油的日子多么惊恐！
火焰熄灭，温度降至零点以下。
走过沧桑
我已是多情的旅人 退路斩断。
我的兄弟我的姐妹
以石油为生的人
将我从半空接纳。
生活着，几多康乐！

在心的温室里学习宁静
如一个机器，发明专利
描绘大自然的美妙
在再次发现的天才里坚守。

原野上流浪的火把
正燃烧冬天的崇高！
谁能说，昨天的背叛
不是向忠诚靠近一步？

理解

关于石油，
我还能说些什么。
当全球的能量被彻底洗劫
如同人类的极端情愫
纠缠不已。
那渐渐逼近的时钟
我已无法颤抖。

我是鲜活的鱼类。
即使惨死也四溢撩人的香气，
原始又纯粹。
从头到脚，每一根毛发亮丽
色泽 如优质的盆地
抖落不可扼制的诱惑。

这就是石油，
喂养女人
滋润富足的生命历程
无需苛求。
挥霍已令人生厌。

从荒原出发
无数零点以后的浪迹
专一于僵硬的模型
采集开发。

惨淡的血
在空白的图纸上肆意绘画。
疯癫的快感破坏至边缘
高攀一切的支架，轰然倒塌。

这就是亘古的爱吗？
由始至终穿过梦与现实的混浊。
一点点蚕食，
杀害。满身油污的男人，
站在空洞之上，
接受摧毁
坠落又一枚太阳。

那些人类制造的水
以虚构，追求平衡。
靠近再靠近
我已无事可做。

谢绝祭日。
石油，我只想给你历史
给你自由 细水长涌。
象爱一个人
永远歌唱最初的乐章。

爱在荒原

独立荒原　夜的
冷清　袭击长发
飞扬的旗帜纷纷飘零
一股馨香扑面而来
我的亲情
我的爱人
在抽油机的土地上
向我呼唤

这是我的巢穴
终年不散
一阵紧似一阵的抽打中

风也温柔似水
我听见　工业的油流
正和孤寂一同
奔放不息

那么让我跪于
一望无际的荒原
优美地祈祷
让我在爱人的怀抱中
死而复生

命运

当然我不能抗拒
忧郁的阳光滑过
水面之时　我知道
我全部漫长的书卷
都为一个永恒的预言

选择石油便是选择了
能量　火焰汹涌
我这
浪漫的女人
昼夜伏于封锁的地面
听地下的波涛
滚滚沸腾
并亲自将大滩大滩的果实
捧于手心

俯瞰群山　一片
被征服的油浪
光环耀眼　于河川于密林
舞蹈歌唱并流泪
我站在命运之巅

铃　铛
本名孙侠，知名企业家、作家。从事油田开采行业，在国内外投资、运营过多个油田。现任新加坡、中国多个公司董事长、董事；兼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南洋国际俱乐部会长等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散文集、小说集多部。

短诗十首

吕建德
（马来西亚）

饱满的隐喻

喂食过多的欲望
生活频频吐出嗳气

岁月一直保持清瘦
与骨感的灵魂　对饮清风

致ex

你相赠的远方
雾起　一路惺忪踱来

浮云拎去眺望
穿过风景中的风景

嗜血的和平

枪支砲弹抛给文明
一个布满血丝的眼神
退役的弹壳与轰炸声相约忏悔
于墓地陪伴　早眠的人

贫血的恐惧终日惶惶
难耐周记上复写平凡絮语
不时易装诱引稚嫩灵魂
热切讲解　死亡的黑色美学

*记死于军训的新加坡艺人及其他牺牲者

电视

不断调校
属于未来的频率
切换时间彼端的影像
是否得以遇见
父亲远去多年的行踪

扭转一幕幕充满颗粒的往昔
沙沙声响，是心里正下着的雨
死亡于思念最远的边界
终归只提供，讳莫如深的预告

衣架

晾干他人
一件件潮湿的心事

自己的落寞
始终在半空悬浮

死神

坐在时钟的深处
他娴熟挥动两支利刃
将永恒的时间细心削成
厚度均匀的日子

日子供人提取，也附赠
一个个逼真的梦
当笑声与悲戚太过壅塞
他仍旧不动声色
手转个圈，轻轻削除

黑色的歌

蹚过街道与人潮碎语
晚风牵拉着肩，往你眼里停靠
歌声慢慢结了霜，唤不出
另一季的春暖花开

房间一隅，随手
将黯淡的自己挂起
如一件不再合穿的旧衣
最后一丝体温
飘落在五线谱的末端
完成一首新曲，交由岁月清唱

*悼念上吊自杀的台湾歌手/街头艺人江明学

墙外

一记记钟响，渗血
自破落的天空掉出
都市的眼睛仍在僵持
要不要从陈旧的梦里醒来

雾霾堵在前方
虚拟高墙的姿态
冷风过境，敌视
街道健康的体温

路牌坚持的责任感
始终指着，更开阔的方向

聚会

杯子热络碰撞
敲碎白天抑压的感慨
醺醉笑意相互扶正
生活稍稍失衡的骨架

路灯耐心指引鞋子
辨识比来时更迂绕的回程
晚风才开始协助空酒瓶
回收一桌被遗落的
真心话

念珠

指尖轻轻回转
累世的残光掠影

一个古老的自己
循声款款而来

吕建德
文学爱好者。

走入冰心文学馆

冰谷（马来西亚）

下午5点钟之前
冬季的太阳就渐渐慵懒
恹恹地往长乐山那边游去
一脚跨入公园的门栅
冰心在石壁高台上
以慈祥的容颜和端雅的坐姿
迎接我
暮色中
我吟诵她跟前排放的石刻《繁星》
《春水》悠然地划过小读者的天真
越过短短的石子小径
长型的文学馆以傲然的仪态
对着湖畔的波纹沉思
我步履倥偬地要叩门
赫然发现深锁的门扉
写着“周一谢客”
只有眼巴巴欣赏书法
大门右署“冰心文学馆”
左边贴着“冰心研究会”
我只好在门外徘徊踱步
我依稀听到从内堂传出
丰华年少的婉莹嘤嘤的书声
在稿纸上施施然填写智慧
吴文藻醉倒在一片冰心里
逐页翻开他钟情的文句
晚凉降下　冷风萧瑟
沉沉暮霭在我身后紧紧跟随
拼吞我的鞋印

作者摄于冰心文学馆前。（照片由作者提供。）

冰　谷

1940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写作散文和新诗，已出版20部作品，作品收到国内外界四十余种文选，曾获母校百年特出校友奖、亚细安华文文学奖等。

老妇人的钟表（外一首）

有时我们从深夜回来
看到她屋里的灯火
她怎样将钟表调快或者调慢
像穿越一次次漫长的谈论
她需要理解，一个听众，使她的生命降落
或者一扇窗
来收集孤独的标本。
在我们的心脏有一个精密的仪器
一个陀螺旋转
轴心倾斜、不可接近，时间的
玻璃器皿，靠近它的星辰、光线
你说出的每个词语都经过了小小的弯曲。

江离（中国）

认识论的早晨

清晨，摄影师用三脚架
固定了一片风景
他在调整事物的景深
有一刻，一只花斑瓢虫的逗留
让他着迷

这么多年，朴素的激情
仍伴随着他
行进在世界那陌生的宽度中
让他在镜头的这侧
尝试着美学的翻新

对我来说，这也意味着一个
认识论的早晨
摄影师带着移动的风景
进入到新的风景中
就像我们每个人，带着偏见
寻找着相互理解的基石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在对焦时
花斑瓢虫越是清晰
背后的草坪就越是退入到
一种模糊之中
万物静默如谜，可见与不可见的
始终不可穷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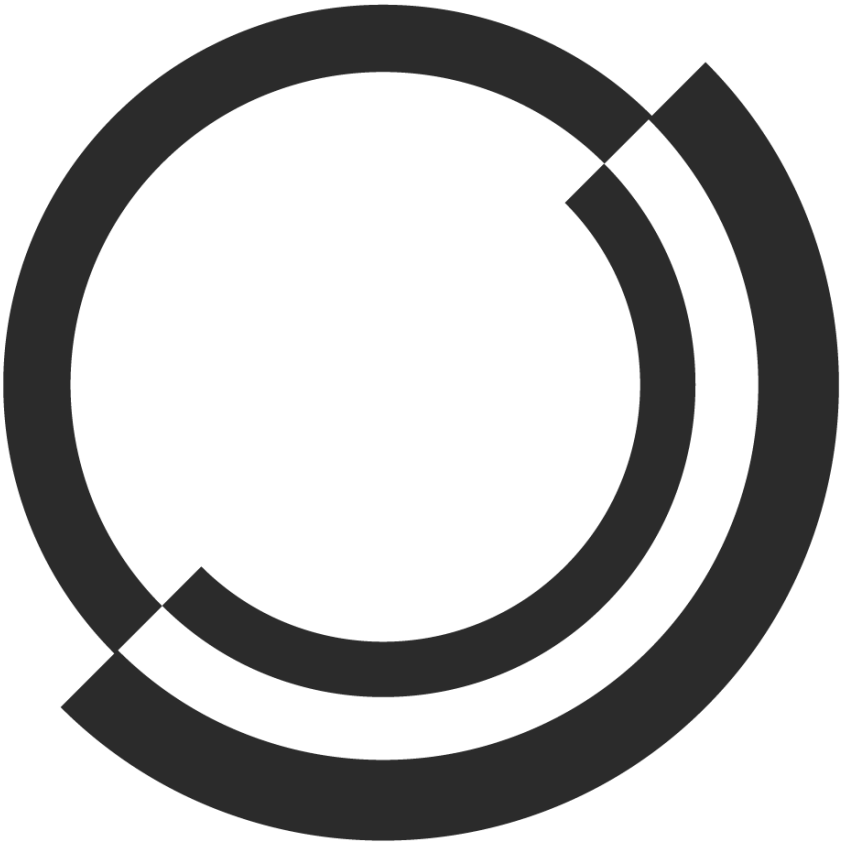
快门按下，那启示性的闪光
仍不过是一种简化的捕捉方式
在它所拥有的限度之内
而我们别无他法

江　离

本名吕群峰，1978年生于浙江嘉兴，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硕士。2002年与友人创办民间诗刊《野外》，2010年参与创办以书代刊的新诗文本《诗建设》。著有诗集《忍冬花的黄昏》《不确定的群山》。现居杭州，从事诗歌编辑工作。

其他文学创作

短篇小说



何家冰窖

杨春

荷花镇上有几个大铺子，铺子掌柜的和东家都严格得很——不严格怎么把生意做红火？说是严格，铺子对顾客态度却是好得很，严格是对自家伙计说的。严格到什么地步？整个荷花镇没谁愿意把自家小子给送去当伙计的。讲究些的人家，把少爷扔给教书先生，天天背书打手心。不太讲究的人家，瞅一个南来北往的商队，托个保人，把孩子就送过去了。一年半载回来了，原来家里那个斗鸡耍狗的半大愣头青已经俨然一副饱经沧桑的大人摸样了。说话办事儿，哪儿哪儿都透着一股子沉稳的爷们儿劲儿。先不说这钱赚多赚少，荷花镇的人家都乐得自家小毛头能有人替自个儿管教成个大人。走过三年五载的商队，多调皮的男孩儿都能历练出一身正经味儿来。这不比把孩子搁铺子里强些？在铺子里做伙计，虽说是能常见着面，可这三年学徒下来，除了会打个算盘，记记账，认识俩字儿之外，还能学到点啥？一味的油滑，贼精贼精的，不招人待见。

但是，外乡的小伙子，却有乐得当伙计的，比如，米铺的大林。

荷花镇的老何家有两宝，一是冰窖，到了大夏天，里面的冰块还是寒气逼人得不化。谁家老人小孩中了暑，赶紧抬到冰窖口，不出一刻钟，准好。夏天，老何在冰窖口摆摊儿卖凉茶，俩铜板随便喝，保你一整天汗哗啦啦地下，人就是不觉得热！这凉茶比药房先生的药还灵些。不过到了冬天，这冰窖就吓人了。自打过了中秋，荷花镇上的大人们训小孩的话都一起变成了“再捣蛋，你就给老子滚到老何家冰窖里睡去！”这招儿还真灵，荷花镇

上的小孩还真是一个个都听话得很。这第二宝，便是老何的独女，何冰。何冰长得水灵，冰清玉洁，跟她家冰窖一样；到了夏天，那绝对是一景儿：大太阳下，哪有晒不黑的？可人家何冰就是晒不黑！何大嫂走得早，老何又当爹又当妈把何冰姑娘拉扯大，倒也没费什么事。一是这荷花镇街坊都热心，自家姑娘穿小的衣裳，分给老何家的何冰穿。家里请先生教书，就说小姐缺个伴儿，让你家冰儿姑娘来一起念吧。再说何冰也从小懂事——冰窖就在自家门后，不用老何吓唬，就自觉听话——缝缝补补，浆洗衣裳，刷碗做饭，样样干得来。就这样，老何家的可心儿就在老何身边平安地长到了17岁。

讲到这里，看官也猜出来了，故事就是关于这个何冰和大林的。而且，不用说，这何冰小姐最后一准儿成了大林嫂。嗯，没错的，就是这样。可这世事的结局大体都是相似的，情节却各有不同。你若是因此丢下这故事不看，那就不值当了。世上任谁都是要进坟墓的，按您这理儿，岂不是人物传记都烧了得了？

扯远了，再回来，咱们让故事继续。大林自然是喜欢何冰的。何冰勤快也爱干净。米铺是最见不得脏东西的买卖。大林他们每天都穿掌柜的给定做的米白色大褂子干活儿，虽是有时干的是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儿的累活，但因了这白大褂，总觉得能透出一股爽利来。何冰放了学，总是坐在自家门口看着米铺干活儿。手里绣着花，但眼睛却是一得闲就往对门儿瞅的。这日子一长，老何就起疑了，问何冰，是不是看上米铺哪个小伙计了？何冰嘴上说着没有没有的，可脸上娇羞的笑是咋也掩不住。老何就顺着往下问，大林和何冰的事儿就给抖搂了出来。虽然俩人八字还没一撇，或者说“饕餮还没一竖”，但老何已是一百二十个不乐意——自家的闺女咋能跟那个小伙计好上呢！虽说大林是要力气有力气，要模样有模样，人也实在，但老何就是不愿意——自己好歹也算个老板，不愿女儿下嫁，更何况这大林还不是本镇的。闺女跟他跑了，要是受了气，回个娘家还得好几天，自己怎么舍

得！在兵荒马乱还没波及到这荷花镇的时候，老何是绝对不松口把女儿交给大林的。

可是，这战祸说来就来了。

倒不是在荷花镇打仗，而是一大帮的兵，从荷花镇过了，还驻扎在这儿了，少说也得两三个月不走的。镇子上的人心里就嘀咕开了："就算是把儿子送到店铺里当伙计，让那掌柜的天天骂也不要送到军队当兵去！""可不是嘛！这今儿在这儿，明儿就不知道行军到哪儿了。""初一传句话，十五没回音的。昨儿还活蹦乱跳的一个大小伙子，明儿说不准就见了阎王去了。""更何况这还不是啥正规军，司令大人不像是个上过军校的人物，他手下的兵更不是什么好饼，先不说这长相歪瓜裂枣獐头鼠目的猥琐，光说他们哼的小曲儿就让人听了脸红。""吊儿郎当的一队乌合之众，垮了抢，一晃一晃得在街上耍威风。真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指不定跑得比谁都快。"

可就是这伙儿兵痞子，也是有编制的。有个队长什么的，算是个小头头儿，贼眼就落在咱们何冰姑娘身上了。兵痞子哪管什么三媒六聘，还不是军队行到哪儿，家就安在哪儿。何况这才见了几面，感情能有多深，能有多真？还指望他真心实意跟何冰过日子？不可能的事！当兵的粗人，尤其是这一伙儿，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

的人，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主儿。今儿乐呵够了，明儿的太阳能不能见着还不一定呢！于是，某个夜晚，那队长就爬进了何冰的被窝。何冰一个姑娘家，哪儿拗得过一个当兵的？被糟蹋了的何冰悲痛欲绝，在屋里哭了一天一夜之后，一口痰堵住没上来气，昏死过去了！醒来的何冰，蓬头垢面，俩眼睛肿得烂桃儿一样，话也说不利落了，只会傻笑，笑着笑着突然就哭起来，撕心裂肺的，让人心疼。队长那边儿呢，有人说，这回这队长可摊上大麻烦了，这姑娘算是砸手里，不娶也不行了；也有人说，这队长可以趁机抽多点礼金了；也有说队长铁定把她踹了，反正这军队一启程，谁找得到？至于这大林，没人提这茬了——不疯不傻的一个大小伙子，咋可能还看上这疯子？再说这事儿发生之后，大林就没了踪影了，荷花镇上谁也没再见着他。不过，这大林又不是三岁小孩了，就算不见了，又能出什么事儿呢？

再次见到大林，是五天之后了。那时那帮兵痞子已经走了半天了，大林回了镇，既没有去米铺跟掌柜的报到，也没去收拾自己的铺盖，而是直奔老何家，只问了句“何冰在哪儿”便冲进里屋，将浑身发烫的何冰抱了起来，直奔冰窖而去。大林把何冰轻轻放下，脱了自己的白褂子盖在她身上，便出了冰窖。再见到老何，一句话没有，头一低，便进了人家厨房，烧水煎药。在满屋的药味漫到院子里时，他又从怀里掏出了一团血肉模糊的东西，下到砂锅里，约莫半个时辰之后，大林端着砂锅，走了出来。他把在冰窖里躺着的何冰抱了出来，放在床上，用手轻轻揉她的小腹。何冰猛咳嗽了几声，又“哇”得吐出一团团秽物，随即睁开了眼。见何冰的体温已恢复正常，便把已经晾得温温的药端出来，一勺一勺喂何冰服下。慢慢的，一砂锅的汤药见了底，何冰淤结在心里的秽物又吐了一些出来，只是虚弱依然。大林拉上帘子，让何冰好好休息，便出了屋子。

待到晚上大林再来时，何冰已有点了精神。老何早已哭成了个泪人，千恩万谢地说不成话，抓住大林的手不肯放。大林说：

“伯，你就松了手吧，我还得去里屋看何冰呢。”大林这一天三探望的关照，让何冰脸上又飞起了红晕。半个月后，大林就跟老何商量着，要不把何冰交给他得了，反正照顾她也习惯了，这样照顾她一辈子挺好的。老何现在哪管看上看不上大林，只是说：“你是个好小子……但俺家冰儿可让……”眼看着老何这眼泪又要下来，大林赶紧把话截住：“伯，你当那几天俺去干啥了？他们说啥‘解铃还须系铃人’，那龟孙欺负了冰儿，俺就去找他……”说着，他双手狠狠一掐，“俺，俺保证您再也见不着他了！”老何心里一惊，也不知该说啥，满嘴“好，好”地应着，背过身子去里屋看何冰。谁知他脚刚迈进门槛，就又扭了回来，指着药罐结结巴巴地问：“那这，你给俺冰儿吃的这是……”“猪心！找正经郎中开的！”大林挠着头，笑得一脸绯红。

就这样，何冰姑娘，成了大林嫂。

杨　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在读生，本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初为人师

丁纯（中国）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我从中师毕业已近三十年。往事历历在目，最难忘的还是初为人师的时光。

1991年8月中旬的某一天，我骑车到谷阳师范拿报到证，遇到了很多本班同学，打听了一下，大家各自托关系走后门找到了心仪的学校，就等着报到证这张纸拿到证。那时我还没有着落，心情自然焦灼，我那耿直的父亲，不愿意为我的工作花一分钱。我只能听天由命了。

其实也不能怪我父亲，彼时，父亲是一间小学的负责人，和上司马主任既有工作关系，也有私人交情。每年寒假春节前，父亲便差我去给马主任送一筐红心番薯。父亲是在为我的工作做铺垫。事实证明，送番薯没啥用处。我被分到离家较远的乡村学校，父亲看到我早出晚归的样子，后悔地说，给马主任送200元现金就搞定了……

我报到的学校叫李楼小学，校门口是一望无垠的田野，门的右侧还有个牛槽，站着几头黄牛。李楼小学清一色的民办教师，校长也是老民师，佝偻着背，紧紧握着我的手，似乎怕我挣脱了，满嘴的黄牙飘出异味，当着大家的面随即宣布了我的工作：带一二年级的数学。我走出去掰了条杨树枝，剥条皮，一根教鞭制作完毕。对付这帮孩子我觉得没有教鞭真不行。

踏入一年级的课室，一群泥猴子叽叽喳喳让我手足无措。我吼了一声，教鞭“啪”打在讲台上，下面顿时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又是人声鼎沸。这可如何是好？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瞥见一个比较结实的小男孩在嚷嚷，我扭住他的耳朵

拉上讲台，以教鞭杖其屁股。小男孩子哇地哭了。我冲着台下学生说，谁敢在我课堂上讲话，我晃动下教鞭。这叫杀鸡儆猴，效果自然不错。只是校长知道后，找我谈话，“现在的孩子都是宝贝，不要体罚学生，打出了事，可兜不起啊。什么叫成功？就是你教了一辈子的书，没出事，就是成功。不可能每个人都能考出来的。”

校长绝对是个老江湖，不然一个初中文化的老民师，何以当上一校之长？没多久，我晓得了，这校长也姓马，和马主任是一个家族的。一到夏天，校长给马主任送西瓜、芝麻、绿豆，马主任是赏识俺们的校长的，所以校长很自信。慢慢弄清楚了，这几个民师多少都有点来头。负责财会的和教导主任是母子俩，还有一对民师是舅甥关系……就我一个外来户。

教师节前，校长在课间开了个短会，说为了提高大家的福利，每人发一蒲包的砀山梨。我们都觉得很得劲儿，中秋节即将来临，晚上赏月时，可以吃梨了。那时，我家经济紧张，过中秋很少买水果、月饼之类的东东。我觉得公有制单位真的好……

初为人师，本来是欣喜的，但往往困惑。比如，为啥有的老师只能教一年级语文？为什么有的人常年把持着毕业班？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大有学问。只能教一年级，以为她只读过一年级；常年教毕业班，因为他是领导，毕业班有补课费，有考试奖……有很多现在看来不是好处的好处。不要你一个中师生，你就是华东师大毕业的，遇到这帮人，也只能投降。而今，我回想电视剧《渴望》的歌词，“与说当年好困惑”，我觉得这词写得也忒好了。

一年级语文老师就是那个会计。听她教拼音，我忍不住笑。Ai，哎，哎，你挨打的挨；ei，ei，你给我的ei……学生看着我的笑，有些莫名其妙。居然，这个老会计还是小学高级教师（中级），在我看来，我觉得有些滑稽。那个教导主任，读过几天高中，找关系当了民办。他有点看不上我这个中师生，经常弄些冷僻字让我认。说实话，我还真很多不认识，汉字博大精深，我要是都认识，就不当小学老师了。后来，他得出了结论，中师生也不过

如此，还好没说我是草包。我在乎吗？我不在乎。哪怕我只认识几个字，我也是靠本事考上师范的，既不是委培，也不是自费。你再牛X，你还是民师。

当然，初为人师，这些都会让我不开心。我才18岁，还不到世故的年级，我想走出这所学校，但是如何是好呢？要办事，得送礼，要送礼，没有钱。我一个师兄，为了从村小调到街上的中心小学，给马主任送了500元现金，搞定；我另外一个师兄，给马主任送了台电饭锅（280元），黄了。我觉得我要走上层路线。

我有个远房亲戚在教育局工作。一大早，我打了10斤麻油，在上班前赶到亲戚家。亲戚很热情，你来就来了，还带东西，下不为例。他指导我去找教育局分管人事的副局长老药，药局长家住在县妇幼保健站，最东头那一家。我去人民商场买了四瓶古井贡酒，敲门，开门，一个光着大脑袋的胖子在啃烧鸡，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想去中学任教。他写了个条子让我去找人秘股的李大鹏局股长。李大鹏看了看条子，皱了皱眉，说现在中师毕业在中学任教是不合格学历……我将实现准备的“百寿”香烟，塞给他。他笑了笑，帮我开了调令。

马校长没想到我要调走，汇报给马主任。我事先给马主任拎了两瓶沙河特曲。马主任没闸坝子，还教育了马校长，年轻人进中学是好事，都是为国家做贡献嘛。有些事，看起来简单，其实背后大有学问。有些事，看似复杂，实际简单。就好像我去中学任教，道理就很简单。就好像，在2000年左右，我一个师弟能从农村小学调到县实验小学当校长，我一直认为没有关系是不可能的。现在我才知道，他堂兄是当时的县委组织部部长。

诗云：初为人师人单纯，懵懂分到穷乡村。欲说当年好困惑，而今懂得何为真。

丁　纯

1970年出生于安徽，文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现任职于广州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扳碑

孙兴盛（中国）

杨家院是商陆山中一个十分苦焦的小村子，二十多户人家，青一色的杨姓。到了21世纪的今天，突然出了一名在省上干大事的“厅长”，这对于杨家院人来说，自然是极大的骄傲，无比的荣耀。

村里人议论说，何不叫厅长给咱赞助点钱，改变一下这贫穷面貌呢？于是一伙人去找厅长的弟弟——村长杨老二。

杨老二见村民纷纷来找他，就胸有成竹地说：“行，蕞蕞个事！只要我出马，马到成功！”杨老二当晚就给厅长哥打了电话，哥在电话的那头听到父老乡亲的要求，答应可以考虑，明天一早给话。

挂断电话，厅长给夫人说了村里人的想法。夫人二话没说，当即伸了两个指头：“老杨，给乡亲们20万吧，你10万，我10万，难得一片乡情啊！”

对夫人为他的家乡慷慨解囊，厅长感激得泪花糊了眼睛。

上任伊始，厅长曾为陕北一个农村拿出100万元搞饮水工程，那是公款；如今为本乡本土花的钱，就只能私人破费了。20万，一个很小的数字，能干点什么呢？厅长在屋子里转悠起来。他把思绪拉到了40年前：那是一个下过暴雨的中午，他和几个正在上六年级的同学要渡过小河到对面去上学。小河距村子不到百米，常年流水不断，平时用三颗石头支的列石，紧走两步就过去了，可这一场暴雨，河水哗地一下涨到了大腿上边。几个孩子脱掉鞋袜，手拉手，肩并肩，搂着涉水渡河。谁料走进河中央，一个浪头打来，四

五个人被冲散了，慌乱中，有的人扑过河去，有的人退了回来，而年龄最小的那个孩子被大浪卷走了，永远地离开了人世……40年过去了，杨家院的孩子上学还在淌水踏列石……

“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这是各级领导时常记在心中的事。为了下一代，为了村民出行的方便，他终于决定用20万在村边的小河上架一座“便民桥”。

他把想法告诉了夫人，夫人说这最好不过了。厅长当晚就把电话给弟弟打过去，让他约几个村干部马上来城里。

第二天中午时分，厅长的弟弟杨老二和村支书一块走进家门，除了送上村里人的一片祝福，同时还带来了当地的土特产：满满一蛇皮袋核桃，满满一筐篮柿饼。

为了简便手续，也为了很快地把桥架起来，厅长把20万元现金一次性地交给了村长和支书。抱着美好的期盼，厅长看着两人喜滋滋地踏上归程。

时隔三月，杨老二和村支书同时打来电话，说“便民桥”已经修成，学生娃上学再也不用淌水踏列石了。

适逢10月1日国庆长假，厅长夫妻二人驱车回商陆。二十多年没回过老家，故乡的巨大变化还真让厅长两口子兴奋了好长时间。

车到杨家院村前的小河边停了下来，一座刚修好的水泥桥出现在眼前。他俩下车，在桥上走了一个来回，然后站在大桥北边的柏油马路上，向桥下细细地端详起来：桥的南边是一堵三米多高的水泥桥墩，北边同样是一堵三米多高的水泥桥墩。桥不长，河水中间无须建墩。桥面是钢筋混凝土浇灌的，大约有四十多公分厚。桥面两侧设有铁管扶手，管粗约七个厘米……

正在聚精会神地观察，不觉围上来二三十人，全是杨家院的父老乡亲。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拉住厅长的手说：“狗娃子，你可给咱村里人办了一件大好事，娃娃们从此上学再也不愁过河难了……”几个挎着书包的小学生也凑上前用十分感激的目光瞅着这位未曾谋面的大恩人。

厅长向乡亲们打过招呼，却把眉头皱了起来。

厅长的弟弟杨老二听说哥哥回老家来了，立即约了村支书，叫了几位小伙子，敲锣打鼓来到桥边。杨老二说："哥啊，村里人对你的义举十分感激，特意立了一通纪念碑，买了尚好的渭北青石，请县上著名的书法家为你刻了'功德碑'。你看，多气派！"

厅长这才注意到身边还有一块石碑：足有一丈多高，两条青龙趴在碑顶，碑面涂黑漆，"功德碑"三个大字苍劲有力，向过路人展示着厅长的政绩；再看背面，用了约二百多字对厅长拿出20万元的义举歌功颂德。厅长招招手，把杨老二叫过去，板着脸问："建这座桥花了多少钱？"

村长眨眨眼，半晌没有回答。厅长又把支书叫到当面："你说说，建这样一座桥，能花多少钱？"

支书见村长没有回答，自己也不敢开口。两人像古庙中一对泥塑的神像，双双呆立在厅长面前。

"扳了！把这石碑给我扳了！"厅长大喝一声。

两人都愣在那里。厅长走到杨老二跟前，抡起右手，美美地扇了两个耳光："还不赶快动手，给我把石碑扳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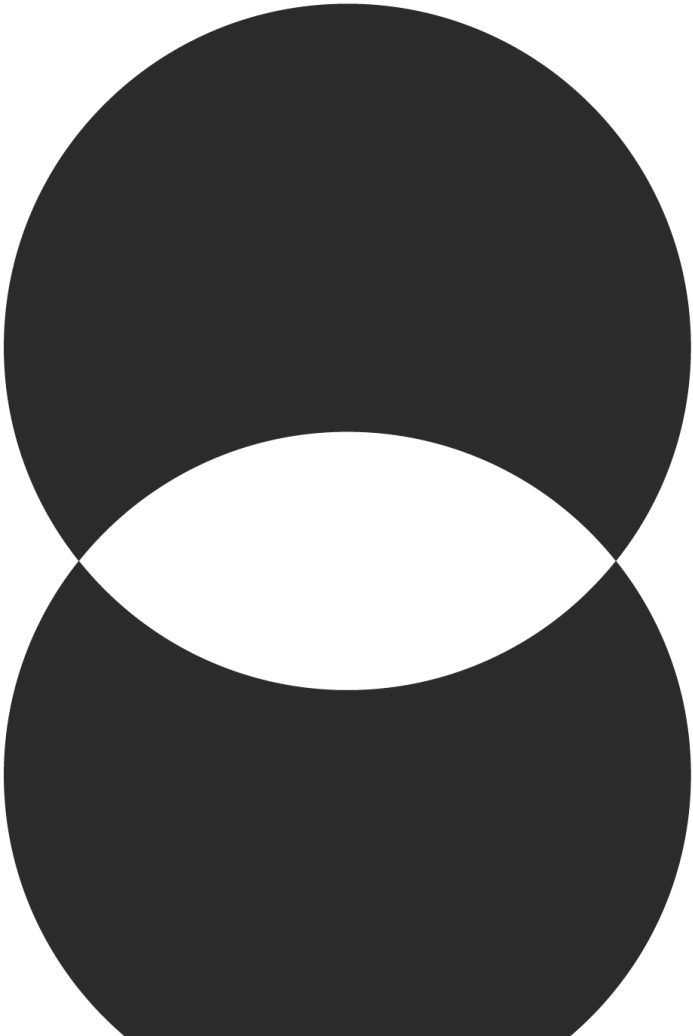
村长和支书立即动手扳石碑，可是说什么也扳不动。几位老人互相望一眼，就到学校里借一条钢丝绳，套在石碑的顶部，再开一辆四轮拖拉机，轰隆隆一声响，终于将石碑扳倒了，空留一座三尺多高的乌龟碑座，孤零零地卧在桥边，似乎在向过路人诉说着其中的什么秘密……

孙兴盛

中国陕西省蓝田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西安市作家协会理事。曾任陕西文学创作研究会副会长、西部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蓝田县作家协会主席。曾出版各类题材作品700万字。

其他文学创作

微型小说



凶手

梅筠

庄严肃穆、庭院深深的大堂，粉雕玉琢的高墙，白玉般砌成的圆柱子，拱型高挑天鹅白的天花板，垂下了密密麻麻数十盏晶莹剔透的水晶灯；细致浮华的大理石地板，明亮照人。静！静得针掉地也能闻其声。

长长高高的高脚桌上，铺的是稠缎般细致柔滑镶着纺纱洁白蕾丝的桌布。法官大人危襟正坐，神情严肃。他开口：

“杀害亲生儿女，手段残忍，本官宣布凶手罪名成立。”

“法官大人，所谓虎毒不伤子，作为一个亲生母亲，她怎会忍心杀害自己的孩子？”有人站出来说话。

“辩护律师，你如何解释法医从尸体解剖出来的东西？如果她不是天天亲口喂食，孩子怎么会死？”

“法官大人，听她解释好吗？”

“好！解释吧！”

大堂还是一片死寂的静。只偶尔听到冷气机苟延残喘发出“的的……的……的的”的低沉喘气声。

“既然不解释，就把证据呈堂。”

有人在高脚桌旁的小桌子上摆了残坏破旧、乌黑发臭、面目全非的牙刷、打火机、塑胶袋、梳子、瓶盖等等……

“请解释！”

冷！冷！冷！堂里飘着一股刺骨钻心的阴风，神不知鬼不觉地钻入人们的毛孔。有人连连打喷嚏。

有人窃窃私语，低声骂道：真是狼心狗肺的东西，用垃圾喂养孩子。

“辩护律师，你还要为凶手辩护吗？”

“法官大人，你记得很久以前，这小岛上传唱一首歌吗？”

播音器飘来悠扬悦耳久违的歌声：海水清又蓝啊！花朵大又香啊……

“这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跟本案有何关系？”

“法官大人，你知道现在岛上又传唱另一首歌吗？”

“哪一首？”

播音器飘来声如破钟，沙哑的歌声：海水黑如墨啊！花朵无法开啊……

“离题！无论如何，她就是杀人凶手！死刑！”斩钉截铁的话语，铁面无私的判决。

突然，犯人栏里传来一声撕声裂肺、凄厉悲愤的叫声。一团白影凌空飞起，火光电闪飞速撞向圆柱子。

一只信天翁撞死在柱子旁。血淋淋涔涔流下，染红了它丝绒般雪白的羽毛，也染红精雕细刻、白璧无瑕的柱子。

该死！该死！如此歹毒心肠死有余辜！活该，早就该撞墙死了……

是脑残了，还是脑进水了……

咒骂声此起彼伏，充斥整个华美圣洁的殿堂……

注：人类极度污染大海，在浅海觅食的信天翁妈妈，误把人们丢弃的垃圾当成食物喂养下一代。

梅　筠

原名辜楚霞，新加坡作家协会永久会员。70年代开始文艺创作。著有《秋风萧瑟萌南洋》等八本集子和一本合集。

小气

李志浩（中国）

老王是个有名的小气鬼，干什么事都是精打细算，这一天他搬家，好朋友小刘给他帮忙，直到中午才搬完家，因为才到的新家还没准备做饭的东西，所以老王只能请小刘到外面去吃饭。

老王领着小刘来到离家不远的一家小饭馆，看招牌这家饭馆主要是经营涮锅的，老王笑着对小刘说：“就这儿吧，咱们今天好好涮一次锅。”小刘也爱吃涮锅，高兴地答应了，心想别人都说老王小气是不对的，今后谁再说老王小气，我一定为他辩解一下。

老王和小刘走进饭馆，老板一看是老王来了，原本笑容满面的脸，瞬间拉了下来，老王也不介意，找了一张饭桌坐了下来，对老板说：“老板，涮锅的价格有没有变，多少钱？”老板没好气地说：“没有变，还是原来的价格，每个小锅10元，大白菜是免费，剩下的菜前面都贴着价格标签呢，愿意吃什么自己随便挑。”

老王高兴地说：“价格没变就是好，我们要两个小锅。”老板听了，端来两个小锅放在老王的饭桌上，点上酒精块，开始煮了，老王起身去菜架挑菜，用盘子端回来很多大白菜，等水一开冒泡就开始涮了，别的菜什么也没要，小刘涮了一会，忍不住地问老王：“王哥，咱们不要别的菜啊？”老王吃了一口白菜抬起头说：“这么多大白菜都吃不完，还要别的，这不是浪费吗？”

小刘放下筷子说：“那也不能光吃大白菜啊，像一些金针菇和青菜之类的，咱们也应该尝尝啊？”老王严肃地说：“要那个东西做什么，这里

要比菜市场的贵多了，想吃以后回家做，花这冤枉钱干什么。”说完继续吃起了大白菜。

老王的小气劲上来了，小刘拿他真没有办法，只能将就着吃吧，一涮就是五十多分钟，这期间一共加了三次锅汤，还换过一次酒精块，老板有些生气，但对老王这样的小气劲只能忍着，终于吃完了，一共花了20元钱，老板收完钱，连再见都没敢说，只盼老王别再来了。

两个人出了饭馆，小刘一肚子气地说：“老王啊，我可真服了你了，我现在感觉咱们像兔子一样，吃了一顿大白菜，你安排的饭可真好。”老王没说什么，走了一会，突然大声地说：“哎呀，我错了。”小刘一听，以为自己说的太过了，为了这点小事不该叨叨老王，就安慰老王说：“没事儿，不要在意，下回能改就好。”

老王拍着手说：“下回肯定得改，我怎么这么糊涂，要什么两个小锅，要一个小锅不也行啊，咱俩在一个锅里涮，还可以再省10元钱。”

李志浩

河北平乡县人，20岁开始诗歌创作，有作品发表于《文苑》《青春期健康》《诗词月刊》《诗印象》《映山红》《2010邢台诗选》《新诗大观》《中国散文诗2016》《检察日报》《邢台日报》《城市快报》等刊物。

我的父亲母亲

蔡中锋（中国）

大学毕业那年，正巧遇到一家非常大的公司招收新员工，于是我就先投了简历，然后又按约定的时间去那儿应试。

应试的那天，我发现在几位主考官的右边，坐着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那几位主考官都对这个男人非常尊敬。在我回答完主考官的所有问题之后，那个男人起身向我走来：“孩子，你能让我看看你手上的紫檀手镯吗？”我说：“当然可以。”说完，我就将左手腕上戴着的紫檀手镯退下来交给他。他非常小心地接过去，又十分认真地反复观看了好几遍，然后问我：“给你镯子的那个人呢？她还好吗？”我说：“她去年已经去世了。”我看到那男人听到这个消息，浑身颤动了一下，眼中居然流下泪来：“我姓袁，是这儿的老总。孩子，你被录取了。明天就来上班吧。我想再问一下，她的家人还都好吗？”我说：“她是在年轻的时候被娘家人从家里赶出来的，从此她再也没回过娘家。她终生没嫁人。她死时，除了我之外，身边再没有一个亲人……”

第二天一早，我去这家公司报到，迎接我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她递给我一把扫帚和一个垃圾桶：“从现在开始，你每天早晨6点就要来上班，在大家到达办公室之前，前面这座七层的办公楼所有走廊和里面五个正副经理的办公室都归你打扫好。”我很不解：“可是，我是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啊，你们怎么能安排我做这种不识一个字的人都可以做好的工作呢？”女人并不多作解释：“让你干这种活，是袁总亲自安排的，你若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可以直接去问他本

人……”我不清楚袁总为什么会这样安排，但既然是这儿的一把手亲自这样安排的，就应该会有他自己的道理，那我就先干着再说吧。

半年之后，那位三十多岁的女人又来到我面前：“现在仓库那儿缺少一个能干活的人，从现在起，你就去那儿工作吧。”我说：“是让我记录出入账目还是保管货物？这些工作我保证都能干好！”那女人说：“不是，是让你装卸货物。”我更惊讶：“不会吧？我一个女大学生，你却让我去装卸货物？这种活不是男人才能干得了的吗？我早就注意过，咱公司的货物进出量非常大，装卸这种工作我哪能干得了啊？”女人不温不火地说：“让你去干这项工作也是袁总亲自安排的。你若有什么意见，可以自己去找他反应。”虽然我一肚子的怒火，但现在找个工作不容易，这儿的工资又很高，于是我只好去了仓库当上了装卸工……

就这样，我基本上半年就调整一个岗位，五年之后，这家公司所有的部门和科室的工作，我已经全部干了一个遍……

今天刚一上班，袁总就亲自来到我的办公室：“阿紫，一会儿我要开一个我们公司全体领导干部会，有重大的事情要宣布，你也来参加一下吧，你就坐在我右边靠着我的那个座位就可以。”我有些莫明其妙：“我，我怎么能坐那儿呢？那儿可是咱公司二把手的位置啊。”袁总笑了笑说：“没事，我让你坐，你就坐，不用管别人。”

公司全体干部会开始了，袁总先环视了一眼整整齐齐地围坐在总经理办公室圆桌周围的那些领导干部，然后深情地说：“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终生未娶吗？因为在我高中毕业五年后，我爱上了一个邻村的女孩。在那些年，虽然我们不顾一切地真心相爱，但我却拿不出什么值钱的东西送给她。有一次我进城，发现有人在卖紫檀木材料，我就花5块钱买了一个小木块，然后亲手给她做成了一个小巧精致的紫檀木镯，并在木镯里面刻上了一个小小的‘袁’字以做纪念。在我们情定终身的那个晚上，我将这个紫檀木镯送给了她……但因为我家那时候实在太穷，可以说是真正的家徒四壁，我们的爱情遭到了她父母的强烈反对，婚结不成，后来我只好去南方打工挣

钱。但是等我一年后挣了3万块钱回到家后，却打听到她因为意外怀孕被父母赶出了家门，再后来又听说她在外面生了一个女儿，再然后，我就再也没有打听到她的任何消息。直到阿紫出现在我们公司，我才知道她也终身未嫁，而且已经去世了……阿紫就是我的女儿，这个紫檀木镯就是最好的证明啊！也是我一生挚爱的她唯一的遗物……”

“其实……”我正想解释，那个可怜的女人只是我上大学时认识的房东，虽然相处四年我俩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但她并不是我的母亲。我从小无父无母，靠亲戚邻居的帮助才渐渐长大成人，我多么希望她是我的亲生母亲啊！所以在她病重期间，我对她照料得非常尽力和细心，而她在去世前，就将她最珍贵的东西——这只紫檀手镯送给了我……我想向袁总解释清楚这件事，可是袁总并不给我解释的机会，只听他激动地说：“我今年已经快六十岁了，我感觉太累了，我不想再干什么工作了。从今天开始，我就将咱们公司的一切，都交给我的女儿阿紫管理。我之所以让她在这五年里从打扫卫生和搬运货物开始做工作，并在你们所分管的所有部门和科室都干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就是为了让她能够更好地接下我这个总经理班的。经过这五年多的锻炼，她现在不但有了吃苦耐劳的精神，而且对我们公司的每一位领导和员工，对我们公司每一项工作的程序和要求，都应该比在座的任何人更加熟悉和清楚……”

蔡中锋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菏泽市作协副主席，微篇小说发起人，《长篇小说选刊》春季刊《今古传奇》金刊《微篇小说》《中国寓言故事》《当代文学家》《牡丹文苑》杂志和《微篇小说报》《华文作家报》主编，《格言》《特别关注》《文苑》《百花园》等杂志签约作家。

抗疫文学小辑

2020年一开年之际，冠病便来势汹汹，全球各地节节败退，我国也无法幸免。下一期《新华文学》（第94期）原推出“誊写初心”专辑，然当此风起云涌之际，文学也无法置身事外。故将“誊写初心”挪后一期至第95期，让这段期间因2019冠病疫情所暴发的郁闷、惊慌、恐惧、希望、激奋与感动凝聚为文字，及时记录在下一期推出的“抗疫烽火”专辑中。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时刻，国家在全力抗疫，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冲击。无论是居家隔离、分开办公、旅行泡汤、出国难返，抢购囤货、婚宴取消、丧礼冷清，或临危受命站在第一线，“抗疫烽火”专辑邀作家把这一切转化为诗歌、散文或小说，以文字的轻承载历史的重。由于关于冠病疫情和抗疫的来稿众多，故先在这一期刊登几篇，更多的作品将刊登于下一期的《新华文学》“抗疫烽火”中。敬请留意与期待。

电梯

黄华

外面的疫情越来越严重，距离住家一公里不远处出现了确诊病例，小区里加强了防护。电梯里贴出了告示，要求所有乘电梯的人必须戴口罩，而且人员从可乘13人降到最多四人，四个角站立。其实，自从疫情发生后，很少有人出门，绝大部分的人选择在家里，不得已出门的人稀稀拉拉。

有意思的是坐电梯出门的人也警惕性很高，只要里面有一个人在，就自动等待下一趟电梯，可怜的两部电梯从此不得休息，疲于奔命。

吃完晚饭，接到门卫阿贵的电话，让我将外地牌照的车移出小区，否则他将被罚款，失去工作。听着电话里他哀求的嗓音，我心里暗暗骂道，这龟儿子软骨头，老子送他的一瓶西凤酒算泡汤了。

到了电梯门口，我急急忙忙按下了按键，可是电梯两次开门都有人，不得已只好耐心等待。此时，阿贵的电话像催命的一样不断打来，他说领导正在检查，让我立即挪车。我也急了，冲着电话吼叫："我正在等电梯，19楼，你难道让我跳下去？"

电梯又到了，门一开，里面有一人，看到我，眼睛瞪得贼大。我已顾不上什么清规戒律了，箭步上前，心里只盼着早点下去。

进电梯后，一股浓浓的消毒水味道，刺鼻难闻。我发现戴着口罩的人是个高个子女人，脸被黑色大口罩遮得严严实实，一双好看的眼睛露出疑惑的眼神，老实讲是愤怒的眼神。不等我欣赏，她转身靠到了电梯一角，背朝着我，把羽

绒服上的帽子扣在了头上。我明白是我破坏了规矩，我应该等待下一趟电梯，可我已等了三趟了好不好。

我也自觉地走到她的对角线，背朝着她，与她保持在电梯里最大的距离。姑奶奶，也不知谁传染谁，总之在她心里，任何一个人都是病毒携带者。

电梯向下运行，我们都受煎熬，中间停了几次，可没有人敢进来，外面的人都探探头，又摆摆手。突然，我脑海里有一种不祥涌出，难道人真是最怕死的动物，关键的时候都是只顾自己？我无奈闭上了眼睛。

电梯继续运行，静得出奇，终于到了一层。出于礼貌，我习惯地压着按键等待那个女人先出。可当我回头时，那个女人不见了！她什么时候、在哪一层出去的，我竟然一无所知。

我彻底晕了。

黄　华

祖籍江西，出生西安，1993年起居住狮城，自幼敬重文学，爱好写作，2013年起以小说诠释社会现象和人生百态。

意料之外

吴剑（中国）

“表哥，你那里有口罩吗？我几乎跑遍了全城都买不到口罩。你们公司是做医疗器械的，应该不会没货吧？我想和你要5千个口罩。”

疫情期间，口罩频频告急，我那做小买卖的表妹兰兰打电话来，竟狮子大开口要几千个口罩，我暗想，都这个时候了，兰兰还在动发国难财的脑筋，真是太不识时务。

因为对兰兰突然有了想法，我便不屑地谎称说：“兰兰，我正在外面忙事，不清楚库存还有多少口罩，实在不敢答应你。”

不想，过了一会，兰兰竟骑着一辆三轮车来到公司里，她一见到我，便调侃道：“表哥，你不是在外面忙吗，回来得这样快啊？”

“嘿嘿，我不也前脚刚到，你就来了嘛，我还正想给你打电话呢。”我赶紧应变道。

“得了吧，表哥，废话我就不和你说了。”兰兰突然话锋一转，直奔主题，“我要的口罩应该没问题吧？”

“这……”我迟疑了一下，“口罩倒是还有一些，不过，我最多也只能给你3千，而且你还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就是不能高价倒卖。”

“行，行，3千就3千。当然，这些口罩我拿去怎么处理是我的事，你就不用管了，你只要把口罩给我就行了！”兰兰冲着我恨恨地说。

“嗨，兰兰，我真拿你没办法啊！谁叫你是我的表妹。”说着，我马上吩咐员工将3千个口罩打包交给兰兰。

“表哥，谢你帮了我大忙，等疫情过后，我一定请你喝两杯！”兰兰说罢，双手抱拳一拱，转身

骑上三轮车一溜烟走了。

看着兰兰渐渐远去的背影，我暗忖，非常时期，我为兰兰提供了几千个口罩，还真不知是好了她还是害了她。

岂料，我对兰兰的担忧竟完全是多余的。当晚上我从电视新闻得知，兰兰已将口罩全部捐赠给了医务部门时，无不后悔当时不如数将她要的口罩都给了她。

吴　剑

贵州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小小说大世界》《微型小说月报》、美国《明州时报》、新西兰《先驱报》、印尼《国际日报》、泰国《中华日报》、新加坡《新华文学》等刊物，并入选《2016年中国小小说精选》等选本。

特殊的生日蛋糕

何圣林（中国）

锁上门店，巧儿拎着刚做好的爱心形状的蛋糕，欣慰地往家走。

往常热闹的小镇，仿佛还在沉睡中。街上零星的行人戴着口罩，步履匆匆。

走进家门，公公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上的新闻，扭头说：“去哪了？没事尽量不要出门。”

“去店里了，明天是宝柱的生日，我去做个生日蛋糕。”巧儿放下蛋糕说。

“柱儿的生日到了？看这些天给疫情闹的。”公公的眼睛仍盯着电视上的疫情新闻，又说：“柱儿回不来，怎么过生日？”

“明天我把蛋糕送去，送去就回。”巧儿的脸布满了红晕，像一朵盛开的牡丹花。

“柱儿多少天没回家了？”

“从腊月二十八出去到今天有八天了。”

“哎，你们结婚头一年，柱儿也没能回家吃个团圆饭，真难为你了。”

巧儿没有说话，望着窗外自家的几亩大棚，此时牡丹花开得正艳。

天刚蒙蒙亮，巧儿戴上口罩，披上宝柱新买的红围巾，拎着密封的蛋糕，去站台候车了。到了县城，巧儿直奔公安局大门，却被门卫拦住了：“你找谁？”

“找个叫刘宝柱的。”巧儿紧了紧围巾说。

“是从曹镇来支援的刘宝柱？”

“是的，是的。”巧儿高兴地说。

“别说我没提醒你，前天有个自称是他好友的要当面请他喝喜酒，面都没见着，就被刘队长赶走了。”门卫一脸敬重，看了看巧儿又说：“你是

他什么人？”

“他家属。今天是他生日。”

“他一早出去执勤了，要不你在门卫室等会？”门卫客气地说。

巧儿坐在门卫室里，捧着热茶，盯着眼前的蛋糕。这蛋糕是她亲手做的，宝柱不喜欢吃油性的，她就少放了些奶油，蛋糕的表层，有她亲自做的用蜂蜜浸泡的牡丹花瓣。这么多天没见了，想到宝柱见到自己那兴奋的样子，她的脸又红了起来。

中午时分，一辆警车开进了大门，门卫对巧儿说：“刘队长回来了。”

巧儿满脸欢喜地走出门卫室，大喊：“宝柱。”

一个刚下车身穿警服的男人回了头，当看见巧儿，大吼：“谁让你来的，赶紧回家。”

“今天你生日，我来给你送蛋糕了。”巧儿委屈地说。

“谁让你送蛋糕了，疫情这么严重，下午公交车也要停班了，赶紧回去。”男人严肃地话语不容置疑。

巧儿噙着泪水回到了家。晚上宝柱打来了电话：“对不起，老婆，现在疫情非常严重，我是一线人员，不能接触外人，今天的话我说重了，请老婆原谅，等疫情结束了，我想请老婆再帮我做个生日蛋糕……”

何圣林
文学爱好者。

武汉离咱这儿有多远

熊燕君（中国）

正月十四上午10点多了，吴大明还躺在床上，迟迟不肯起床。

妻子小梅走到床前直吼：“大明，赶紧起床，张大娘来了！”

吴大明猛地坐了起来：“大娘在哪儿？”

小梅狠狠瞪了大亮一眼，压低声音：“你嚎啥？大娘就在大门口，她说想让你在地图上查查武汉在什么地方，离咱这儿有多远？”

大明嘟囔着：“神经病，现在是新冠肺炎高发期，村里春节前就不让村民串门子，大娘也是的，这会来查啥地图，武汉是新冠肺炎的发源地，她查武汉离咱这儿多远，想干啥？你去告诉她，武汉离咱这儿一千多里。”

梅子走了出去，吴大明继续躺下睡觉，可他咋也睡不着了。新冠肺炎发生后，村里三令五申，本村人不准串门，不准外出走亲访友，这让平时好动不好静的大亮几乎发疯，天天吃饱了睡，睡醒了吃，连院子也不能走出。

大明心里纳闷：邻居张大娘这是咋了，为什么让我查查武汉在哪里？

张大娘的老伴早逝，如今一个人寡居，她两个儿女都在外地工作，平时基本上都不跟张大娘联系，倒是在上海某医院当护士的孙女小雅，每隔两个月就赶到老家看望奶奶，还花钱给奶奶买个全自动洗衣机，买了彩电。前年春节，小雅还给奶奶买个老年手机，从那以后，小雅几乎天天给奶奶打电话。小雅没少劝奶奶去上海，可奶奶不愿意去。

张大娘不知道上海离这儿有多远，她知道吴大明家里有一张地图，便让大明指出他们的小

村在地图上的位置，又让大明指出上海的位置。张大娘不识字，可自从大明指出小村和上海的位置，张大娘每次来看地图时，竟然能知道从小村坐火车去上海的路线。

春节前，村里的大喇叭里便开始广播新冠病毒的消息，让村民们不要串门，不要走亲访友。年二十八上午，张大娘不顾村里的“禁令”，怯生生地来到大明家，盯着地图看了好半天，最后叹息：唉！小雅今年春节不能回来了，说武汉有一种病，传染人。

吴大明百思不得其解，张大娘今个为什么来让我查查武汉在哪儿，她没有亲人在武汉啊?

这时，妻子小梅走了进来，声音里有点悲伤：“大明，我刚刚听大娘说，他儿子赵强今天上午打电话说，小雅昨天下午去了武汉，她和她的同事们是上海第二批支援武汉的医疗队……”

吴大明猛地坐了起来：“什么？小雅去了武汉?”“是的，刚才大娘眼里噙着泪，她怕小雅到武汉后染上那种病。”

吴大明沉吟片刻，他迅速跳下床，大声对妻子说：“你赶紧做饭，多做几个菜，中午让大娘到咱家吃饭。明天元宵节，也让大娘来咱家吃饭！”

顿了顿，吴大明又说：“从今个开始，天天让大娘来咱家吃饭，一直到小雅从武汉平安归来……”

熊燕君
文学爱好者。

为了谁

护目镜和口罩遮不住满面憔悴，
防护服蓄满了沉重的劳累疲惫。
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却知道你为了谁。
为了谁，为了战胜疫魔，
最美逆行坚苦卓绝英勇无畏。
谁是美，谁最累？
白衣天使，时代英雄，
我们最可爱的兄弟姐妹。

乔德芳（中国）

药品食品生产运输夜以继日不怕苦和累，
排查防疫防控日夜操劳无怨无悔。
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却知道你为了谁。
为了谁，为了玉宇澄清大地春回，
满腔热血谱写英雄史诗扣人心绯。
谁最美，谁最累？
我的乡亲，我的同事，
我的兄弟姐妹——兄弟姐妹！

注：本文借鉴了由邹友开填词、孟庆云谱曲、祖海原唱的抗洪救灾歌曲《为了谁》而写。

乔德芳
1954年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在经历上学读书、下乡劳动后，1975年被招工到四川乐山某大型企业工作，21世纪初退休，现定居乐山市夹江县。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各报刊杂志。

战「疫」

似乎见不到一只飞鸟
这个世界安静的
让人不踏实
不管怎样
只能蜗居在家中
允许呼吸那一方空气
路上只有洒水车
喷洒消毒液
路口检测点
戴口罩的工作者
昼夜不停的坚守
你看不到硝烟
或更加感到恐怖
像世界末日来临

李志浩（中国）

这个时候
我以诗人的名义
告诉你
你的身后
是强大的祖国
和各类抗“疫”勇士
不必恐慌
安心居家
等待
这场战“疫”的打赢

李志浩
河北平乡县人，20岁开始诗歌创作，有作品发表于《文苑》《青春期健康》《诗词月刊》《诗印象》《映山红》《2010邢台诗选》《新诗大观》《中国散文诗2016》《检察日报》《邢台日报》《城市快报》等刊物。

疫中记

2020年1月25日：武汉

农历新年初一的晚上，在新加坡观看新传媒8频道的晚间新闻，报道因疫情需要而被封城后的武汉，街道冷冷清清，犹如一座无人空城，不禁心有戚戚焉。2020年1月下旬武汉的空城，让我联想起82年前武汉大撤退之后的那个空城武汉，以及2006年2月7日旅鄂时那个热热闹闹的武汉，那个发车载着我续程前往南昌的傅家坡。倏忽14年，当时结伴同游归元禅寺的王梅芳教授早已调往他校执教，不知道远在武汉的古远清教授和他的家人，是否安然无恙？

无论是“武汉大撤退”还是“武汉封城”，既然逃不过命运的安排，那就欣然接受这样的生命旅程吧！希望这是武汉的一次凤凰涅槃，经过这次因武汉肺炎疫情而被封城的武汉，在疫情结束后，能够浴火重生为一个真正的英武汉子，以一个更为英勇的姿态出现在全中国和世人的面前。武汉人民抗防瘟疫的成功经验与无畏决心，将成为世人永远的学习榜样。

2月7日：反扑

2003年3月底，新加坡爆发沙斯疫情，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死亡病例不断攀升，隔离事件接踵而至，政府部门不断追踪与确诊病例有接触的人士，不断发出隔离令，人心惶惶。有人顺从隔离令，有人公然违抗隔离令，与政府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

4月的某一天，我把11岁的儿子和10岁的女儿叫到跟前，告诉他们，如果有一天他们的父母或者

伍木

他们自身在任何一个地方被隔离，他们必须保持冷静，从容以对，不必惊慌，因为那是人生旅程的一部分。儿女们似懂非懂，唯有点头示意。那个时候对儿女们的严肃讲话，颇有随时会诀别的意味。

17年后的今天，儿女们已经长大成人，有足够的应对能力去面对向全人类猛然扑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当然，在无孔不入的瘟疫面前，绝大部分的人类是脆弱的、束手无策的，我的儿女们也不例外。

我在40岁出头的时候第一次面对瘟疫的严峻，我的儿女在30岁之前，已经面对了两场可怕的瘟疫。如果人类还是那么不可一世地把自己视为地球上的主宰者，肆意破坏地球和地表，完全无视于其他动物、植物、微生物、细菌和病毒的存在，那么，我们的后代子孙可能会面对越来越频繁的瘟疫反扑。

2月8日：一空

以往，我到楼下巴刹的烧腊摊位要买烧肉时，那位摊主老兄都会请我帮他买烧鸭，因为烧肉可以变化出多样化的菜肴，比较容易卖，而烧鸭则不然，滞销的时候居多。上个星期日，我就乖乖地听了他的话，改买半只卤鸭回家。

新加坡的新冠肺炎疫情前天傍晚上升为橙色预警之后，人心惶惶，抢购日常物资的情况不绝于耳，不绝于目。

昨天上午10点半左右，我到他的摊位，想买一点烧肉，只见他的摊位只吊着一只烧鸡，孤零零的。

“烧肉什么的都没有了，只剩下这只烧鸡。”摊主老兄说。

可惜烧鸡不是我的菜。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人儿有肉吃。我铭记于心了。

为了不要重蹈覆辙，今天上午，我提早一个小时下楼，原以为早一点到他的摊位能买到烧肉，没想到半路被居民委员会“拦截”，量体温，请吃免费早餐，听邻居们向国会议员反映民情，诉苦，耗了一个多小时，结果赶到烧腊摊位时，又是10点半左右。

只见烧腊摊好像狂风扫落叶般，一扫而空。摊主老兄正在切一些叉烧给今天的最后一位顾客，除此之外，整个摊位空荡荡的，连一只鸡翅膀也没剩。

“好像在打仗一样！”摊主老兄余悸犹存。

“你不知道这一两天有人会抢购吗？难道你没有多进货吗？”我问。

“已经有多进货啦，还是不够卖！”他回答，一脸无辜、无奈。

虽然我还是买不到烧肉，但也无需再应酬他买卤鸭了。

2月10日：潜伏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让我联想到香港科幻小说家倪匡多年前所写的一部科幻小说，书名我已经不记得了，内容是讲述外星人入侵地球，卫斯理忙着抵抗外星人。外星人的形体特别，目标突出，卫斯理与其作战特别得心应手，捷报频传。正当地球人认为已经成功打退外星人的时候，在小说的结尾处，突然有一天，卫斯理发现，外星人没有离开地球，而是幻化成人类的眼睛，寄宿在人体中。在那个时候，外星人已经没有形体，任何一个正常人的眼睛，都有可能是为毁灭地球人而滞留在地球的外星人……你不可能为了消灭外星人而把全体人类都杀掉。

潜伏期14天的新型冠状病毒，与倪匡笔下的外星人何异？

2月12日：失衡

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九一一事件”，让世人第一次见识

到恐怖袭击的可怕；2004年9月3日，北奥塞梯共和国发生“别斯兰中学人质事件”，让世人进一步感受到恐怖挟持行为鱼死网破的恐怖。2005年11月初旬，我出席在台湾举行的一项组织型学习课程，宜家总裁高登博士在致词时提到，“环境破坏比恐怖行为还可怕”。昨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关于“瘟疫比恐怖行为更可怕”的这番话，让我联想起2005年宜家总裁的那席话。无论是“环境破坏”还是“瘟疫”，都是生态失衡的一种表征，都与人类的行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都值得人类的深思与反省。

2月17日：加油

谁说“武汉加油！湖北加油！中国加油！”是识字少的人的用词？这是诗歌创作中的排比手法，能够发挥气势递进的作用，面对巨大灾难的时候，这种创作手法最能够引起人民的共鸣，激发大家的潜在能力。君不见在日寇侵华、置华夏子民于水深火热的境地之际，冼星海作曲、光未然作词的激动人心的《黄河大合唱》中，就有四句类似上述句子的歌词：“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这四句铿锵有力的歌词，其所爆发出来的能量，其所能够凝聚的能量，绝对不是那些堆砌词藻、斧痕毕露的风花雪月诗句所能够比拟的。

2月19日：天使

今天傍晚，观看中国央视播映关于武汉疫情的前线采访实况：冠病重症患者躺在急救室的一张张

病榻上，一个个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呈真空状态，看起来惊心动魄；医生护士的防护服也是密不透风，只露出护目镜后的一双双眼睛。由于难以分辨，他们的姓名都大字写在也是呈真空状态的防护服的前面和后面。这些呈真空状态的防护服穿起来非常炙热，以至于他们大汗淋漓；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他们也尽量忍住口渴，不喝水，以至于自己备受生理煎熬。在奋不顾身地抢救病患的当儿，他们都化身为人间的一个个天使，令人泫然欲泣、肃然起敬的天使。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医生护士是人类活下去的勇气支柱与希望凭据。

3月23日：疫情狂想曲

世人因为冠病疫情严峻而把所有书店里的书抢购一空，引起买不到书的读者的恐慌与愤怒，政府和部长介入协调，最后议定每人限购20本书。

3月25日：宣导

昨天在宏茂桥中心，今天在忠邦城继续执行“安全距离措施”的宣导工作。对于政府推出的这项新措施，民间反应不一，有者非常合作，上星期六就已经部署一切；有者漠不关心，甚至怀疑这项措施的可行性。我的看法是，在这个疫情肆虐的时候，能够防堵多少是多少，好过什么事都不做。这个时候生意做慢一点，做少一点，总好过疫情爆发的时候，政府采取更为激烈的防疫措施，到了那个时候，大家就可能更加措手不及了。

3月26日：凝重

自2020年1月25日观看中国举行关于冠病疫情的首场媒体发布会以来，日渐严峻的疫情令东西方各国领袖不堪重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颁布锁国、封城、戒严、紧急法令或行动管制等不受本国人民欢迎的政令之际，愁苦、无奈、凝重的面容大同小异。特朗普除外。

3月27日：安全距离

今天傍晚，在海格路小贩中心用晚餐时，看到隔壁桌的一位大婶坐在有打叉的座位上，后来的一位大叔坐在她的斜对面，也是有打叉的座位。我好心告诉他们，两位都坐错位子了，他们说有坐斜对面就行了，座位有没有打叉无所谓。我告诉他们，铁牙没用，违例被捉，可能被判最高一万元罚款或坐牢长达六个月或两者兼施，到时候他们可以跟执法者或司法者慢慢辩论。那位大婶听后稍有松动，还疑神疑鬼地抬头说小贩中心的天花板角落可能装有摄像头，不敢坚持，把臀部移到没有打叉的座位，那位大叔虽然口中念念有词，也不甘愿地移动身体到正确的座位上。

3月28日：幸福感

断货了好几天，左盼右盼，刚才终于顺利地在住家楼下的职总超市买到NTUC品牌的三条一包的厕纸，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满满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是以前在买厕纸时所不曾拥有的。

伍　木

1961年生，南洋理工大学哲学博士，新跃社科大学中文部客座讲师。著有散文集《无限月》、诗集《十灭》、文学评论集《至性的移情》等。主编《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和《情系狮城：50年新华诗文选》等。

人闲年犹在

这些日子以来，因为防疫的需要，终日待在家中，几乎与外头的世界隔绝。除了网络，与外界的联系也断了。但这么一来，人却彻底闲了下来。人一闲，便觉得这个年，似乎有些不同了。

其实闲不闲，年不年，有什么关系？

表面上，看似没有。闲与不闲，忙或不忙，照样年来年去，年年如此。这么一来，年似乎便成了闲与忙之外，独立的一道风景。

可这道风景的美或不美，却与人的闲或忙息息相关。

以前过年，在不闲的世界里，成天忙着，忙着工作，忙着各种人情往来，走家串户。各种各样的忙，充斥了自己的生活。于是，过年自然也围着忙在转。

在什么地方忙呢？多数时间里，都是在家之外的地方。于是，各种各样忙碌的人，成了年关的一道风景。

如今，因为抗击疫情的需要，人主动待在家中，尽量与外界隔离。尽管独居，但因为网络和视频，距离也不是问题了。每天，与家人们在网络的世界里，其乐融融，一起闲谈家长里短，氛围格外温馨。

也正是这些天宅居的日子，让人领悟到了亲情的另一面。这一面，本来被掩盖在忙碌的假象中，蒙了尘，难以为人发觉。而如今，抗疫的日子，让这一面慢慢浮出了水面。

于是，人这才惊觉到，以往的忙是一把刀，

郭华悦（中国）

切断了人与亲情的联系，也阻断了与家人的亲近。忙到没有时间没心思听听家人的唠叨，听听彼此的心声。这么一来，哪怕年来年去，可这一切和一个忙得焦头烂额的人，又有什么关系？一个终日沉溺在忙碌的中，又怎么会有心思，去领略阑珊处那一片和家有关的风景？

风景，往往要等到一个人闲下来的时候，才会浮上水面，钻进脑海。

人闲下来了，才蓦然惊觉，朴实亦是风景。一盏清茶，娓娓闲话，是冷暖俗世中难得的温馨时光。徜徉在这样的时光中，人闲，心也闲。于是，家成了疫情中，一处格外温暖的避风港。

只要这样的闲心犹在，年便烙在了心上，每一天都是温馨的年关。

疫心独处

这些天来，出于防疫的需要，我尽量都是一个人独居。于是，在这段日子里，独处的时光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

可其实，以前我特别不喜欢一个人独处的时光。和很多人一样，我习惯在喧哗与热闹中生活。似乎唯有如此，才是对自己的肯定。奔赴一场又一场的聚会，在朋友的欢声笑语中，才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谈一场又一场的恋爱，在情人的目光中，才能寻找到自己的身影。

在这样的生活里，聚拢在身边的，自然也大多是这样的人。自己的生活，总需要通过别人的眼光，才能获得肯定。若生活少了观众，似乎就没有了意义。活在别人的掌声中，活在别人羡慕

的眼神里，这样的生活，哪怕不喜欢，却从未想过去改变。

直到这次，多日的独处生活，让我突然发现，自己慢慢喜欢上了一个人的时光。一个人独立于窗前，眺望着远处的青山绿水，手捧一杯茶，不时轻啜一口，任时光悠悠，任俗世纷扰，心中如山岳般坦然，这是何等美好的时光？在喧嚣中渐行渐远的自我，在这样的时光中，才会渐渐浮上心头，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那些不曾留意过的念头，那些不曾聆听过的心声，此刻都涌上了心头，让自己开始认清了自己。

幸福的人生，离不开独处的时光。与朋友，与恋人，相处再愉快，也终须在喧嚣中，腾出一段光阴，无欢声入耳，无喧躁扰心，让自己一个人静静地独处。唯有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才能听到来自内心的声音，才能享受到独处带来的美好时刻。

在这样的独处中，无需应酬，无需强颜欢笑，更不用去刻意讨好他人。我们需要的，只是随心所至，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一个人，拥抱旭日东升，胸怀蓝天白云，醉倒在银白月光中，安宁，美好，惬意。

要想幸福，每个人都得先学会，怎么在独处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美好！这也是在这次的疫情中，因独居而意外获得的领悟吧！

老屋疫生

乡间的老宅，本已多年未至。可这一次的春节前，处于怀乡，于是回了趟老家。没想到，疫情爆发，人也被困在了老宅中。

一开始，觉得困局老宅，颇为不便。但渐渐的，几天下来，却别有另一番感触。乡间的老宅，是木头搭建的。木质的廊檐，古老而沧桑。里头房间少，多数凌乱不堪。但有一间，收拾出来，还能住人。于是，这仅存的一间房，就成了我的乐土。

夜晚，在院子里散步时，需要带着手电筒。我打着手电筒，穿过长长的黑黑的走廊，到了楼梯前。楼梯是木头的，经年久远，一踩上便吱吱呀呀响起来。黑夜，便更显得静谧。

附近一带，已久不住人。有的进了城，另谋一片天地；有的还留在乡间，但已经在更新更时尚的楼盘里，有了新的住处。于是，老宅一带，连鸡犬之声都难得有了。而且，老宅附近的地势，高低不平，遍布石阶，车子无法通过。这么一来，人迹更是罕至。

但越是这样，越觉出老宅的可贵。疫情中，老宅成了人烟罕至的世外桃源。不过是隔着几条老街，万物的喧嚣被隔绝在外。留给老宅的，唯有静谧。夜色围拢时，常有雨淅淅沥沥下了起来。撑一把伞，走在老宅的院子里，心中满是安

宁。老宅，于我而言，不是废弃的老房子，而是一片世外的净土。

这样的时光，于如今而言，更是难得。

乡间老宅，对于饱受喧嚣之苦的现代人来说，是一笔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精神财富。这里有浓浓的人情味儿，有虽然渐行渐远却愈加美好的记忆，还有着能走进灵魂深处令人沉淀下来的宁静。所有这一切，都是如今的人所盼望却难得的。

老宅仅存的那一间房子里，只有一盏仅存的电灯。到院子的井里，打来一壶水，烧开后，泡一壶茶。房是旧的，茶是新的，这新旧之间却品出了另一番天地。有时，看会儿书；有时，书翻开着，人却沉陷在记忆中。这样的时光，格外宁静。

和很多人一样，年岁渐长后，生活日渐喧嚣，睡眠也渐渐不如以往。试过各种法子，但收效甚微，一度饱受失眠之苦。而这次，我独自来到了老宅。没想到，在老宅度过的一个个冬夜，都是一觉到天明。我这才惊觉，原来心头的宁静，才是最好的安眠药。

疫中独守老宅，静守己心，现世安宁，莫过于此。

心存善疫

很多时候，疫病的缘起概括起来，无非就一个字：恶。对生命的恶意，导致了这场疫病的发生。

有时，我在厨房里做菜，把生鲜处理成熟食的时候，总忍不住想，生命是否有自己的权利？有些生命的存在，是为了人类，比如人工养殖；但还有些生命，从出生到成长，都有着不可侵犯的生存权利，比如野生动物。

许多年前，当时的街上还有很多贩卖野生动物的小贩。有些人，从小贩手中买下，却拿到野外去放生。盲目的放生，不值得鼓励。但起码有一点，一个人心中若是存着善意，对他人的善意，对其他生命的善意，对这个世界的善意，那总是值得敬佩的。

很多次在半梦半醒中，那些小贩手中的野生动物，眼里所散发

出来的深深的恐惧，懵然浮现于脑海，令我觉得自己被无助与凄惶包围着，难以呼吸。

在武汉封城前，我的一位远亲正居于武汉。当时，疫情已如星火，传言满天飞。每年都回乡过年的这位亲戚，却选择了留在武汉。儿女们劝说，让其赶紧离城返乡，但苦劝无果。甚至，当儿女们担心其安危，打算赴武汉时，却被被坚决制止。

封城后，透过网络，我们才知道这位亲戚的想法。人在脆弱时，何尝不想有家人陪在身旁？可再想到万一，想到后果，这位可爱可敬的亲戚，毅然选择一个人留下，不愿给家人带来任何，哪怕一丁点的危险。

这就是善。有的善，源于对生命的尊重，如保护野生动物；有的善，源于对亲近之人的爱，比如自我隔离，把家人拒之于危险之外。对生命的信仰，对亲情的信仰，这是很多人在面临选择时，所根据的标准。

人有很多本能。口腹之欲，是其一。但当有些本能，是源于恶的时候，唯有大爱与大善，才能制止。心中有善，爱家人，爱生灵，才能防疫于未然。

郭华悦
文学爱好者。

文论

眷念缅甸，深爱澳门

——序许均铨《驿站的岁月》

寒川

一

《寒川，缅华文友的良师益友》——许均铨在《锡山文艺》第43期（2015年6月30日出版），写我们的认识经过，就如此打下标题。他说：“2009年5月，我应邀出席在印尼棉兰市举办的第一届苏北文学节，在新书发布会上，我的视线被诗集《多巴湖恋歌》吸引了，这是新加坡著名诗人寒川的作品。印尼作家晓星将这诗集译成印尼文，我也因这次活动认识了寒川和晓星两位文友。”

一年后，时任印尼《国际日报》总编辑李卓辉推出《东盟文艺》副刊，邀我出任统筹。《东盟文艺》的创刊目的，是希望通过东盟各地区展现的优秀华文文学作品，彼此互相切磋与鼓励，从而加强合作与交流，以达到华文创作水平的提高与鉴赏能力。李总知道我与各地文友素有往来，可请他们组稿。新、马、泰、菲、文、越，应该没问题，我心忖。

缅甸篇？找谁帮忙组稿？那时只认识许均铨，当然找他。当初还怕稿件来源有问题，建议可与柬埔寨、老挝共组一版。但许均铨信心十足，认为没问题，缅甸也可组成一版。他果然说到做到，还介绍许昭华帮忙负责《柬埔寨篇》。虽然，柬篇只是昙花一现，仅推出五期，许昭华尽力了，许均铨尽力了，我衷心感谢他们！

经常在缅甸篇出现的作者，除了组稿人许钧铨之外，尚有段春青、王崇喜、黄德明、王子瑜、林锡星、雅泉。其中，段春青、王崇喜、黄德明与另一位作者张祖陞，是《五边形组合》的年轻作者，并在第92期合力推出了《缅华新诗专辑》，令人为之侧目。

许均铨在《东盟文艺》第100期回顾时写道："缅甸篇从2010年6月29日第7期开始刊出第一篇，当时我在网上看到，激动了好多天。这是近半个世纪在缅甸以外的报刊上首次有一整版的缅甸华文文学作品。"

他是很有感触的！

二

2009年5月第一届苏北文学节之后，翌年在厦门大学举行的第八届东南亚华文研讨会、2013年10月在吉隆坡举行的第九届世界华文作家大会，以及2015年3月在缅甸举行的第八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我与许均铨都碰面了！第八届东南亚华文研讨会上，许均铨的论文报告是：《浅论缅甸华文作家走出缅甸的机遇》。他再一次登高疾呼，吁请"缅甸华文作家要多写，还要走出一条前人没走过的路，缅甸华文文学的薪火才不会熄灭。"

他说："近几十年来，在海内外的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上，没有见过缅甸华文文学作品，也没见到有缅甸华文作家出席。缅甸华人是一个流动性的族群，千百年来，这族群出现不少文人墨客，他们在缅甸这块土地上，留下相当多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他们的作品却很少受到外界注意，更没有推荐到海内外的华文文学作品研讨会中，原因诸多，其中有一点是缅甸华文文学作者没有走出缅甸……"

无疑地，在许均铨及其他缅甸文友的努力下，近十年来的区域，甚至世界华文文学会议，都少不了缅甸文友的参与。从亚华作

家会议到世华作家大会；从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到亚细安华文文艺营，都有缅甸文友的声音。

2015年3月7日至9日，东南亚华人诗人笔会与缅甸《五边形诗文组合》联合在仰光市成功举办了第八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这是缅甸半个世纪以来首次举办的世界性华文文学活动，出席的东南亚各地诗人、海峡两岸四地的教授与学者多达140位。作为嘉宾并受邀在开幕典礼上致词，我指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也是首次来到千佛之国缅甸。

我提起2009年5月参加首届苏北文学节，结识了许均铨。差不多在那个时候，我也认识了旅居新加坡的缅甸年轻华文女作家段春青。2014年，在雅加达举行的第14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又欣逢王崇喜、明惠云、张新民教授等缅华文友！因着统筹《东盟文艺》副刊园地，从“缅甸篇”里认识了好多缅甸文友，逐渐地在各个文艺场合上见面了！我也发现，缅甸和越南的文友都很年轻，这是好现象！

今年11月，缅甸将在曼德拉举行第16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适逢这项盛会30周年纪念，谨此献上最虔诚的祝贺，祝愿文艺营成功举行，文友在曼德拉的交流切磋愉快。

三

许均铨自1986年7月开始发表作品，32年来，在港澳台、中国及世界各地发表了近四百篇作品，尤以微型小说、散文居多。其中有12篇小说、散文参加大陆、澳门各类征文比赛并获奖。许均铨著有《澳门许均铨微型小说选》、微型小说集《一份公证书》《西蒙的故事》等；合编著有《缅甸佛国之旅》《归侨在澳门》；合编《缅甸华文文学作品选》《缅华散文集》《缅华诗韵》等。他积极参与有关缅甸社团，及缅华文友的活动，现任缅华笔友会理事长、澳门归侨总会副理事长、澳门写作学会副秘书长等职，忙碌自不在

话下，但他创作力旺盛，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从上述个人出版、受邀参与百人微型小说丛书等等，便可窥见一斑。

这回，他的新书《驿站的岁月》即将出版，邀我写序，恭敬不如从命，只好避重就轻，回忆我们交住的经过。当然，一些经已发表在《东盟文艺》，及我主编的印华日报《东盟园地》上的作品，我早已拜读；就是从他的这些作品中，认识到了他笔下洋溢着浓郁生活气息的缅甸时代，及他近年来的文艺生活与活动片段。

《驿站的岁月》以散文为主，多达50篇，另有少量小说、诗歌等。集子里有两篇文章，我是他笔端谈到的人物，包括《在多巴湖上的联想》，及《海外副刊让我破土而出》，因此备感亲切。集子里还收录了介绍缅甸华侨冯励冬的《缅华百年史话》，及尹文的《云南和顺侨史概述》。此外，还有缅甸华侨去云南兴建小学的《铜壁关上的澳门缅华小学》，及月饼的轶事，让他感受到在澳门、缅甸及广东台山吃月饼的不同滋味！

末了，我不能不说出生在缅甸，尔后移居澳门的许均铨，他至情至性，既眷念缅甸，也深爱澳门。《富有诗情画意的澳门八景》，是身为澳门人的许均铨引以为豪的宣传焦点，据知是他应昆明杨振昆教授之邀，在昆明的旅游刊物上发表的文宣作品。我也写过类似文章，谁不想把自己美丽的家园介绍给大家呢?

草草数语，是为序。

寒　川

祖籍福建金门，担任新加坡、印尼、中国、台湾十多个组织理事或顾问。创作以诗为主，著作20种。

一豆烛光的期待

——序心受《一根湿了心的蜡烛》

林锦

知道心受这位女作家，是通过菲律宾的《世界日报》副刊《文艺》。当时副刊主编是我尊敬的诗人云鹤先生。2012年，我在文莱主办的第六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上首次遇见心受。时间匆匆，七年过去了。心受来函，要我为她的散文集说几句话。

我读过的散文集，有的把作品分为数辑，有的不分辑。我收到心受的书稿，数十篇散文是依照写作的日期先后编排，不分辑。我顺序阅读时，觉得各篇文章的内容有些跳跃，便建议把作品分辑。分辑对作者和读者都有好处。作者能梳理自己的创作成果，作为以后写作方向的参考，读者能较明确了解书的内容和特色。她没有异议，经过讨论，本书便这样呈现了。

散文集依据作品的内容，分为四辑。辑一“亲言子语”的文章，内容都是作者和儿子之间的互动描述，和其他三辑文章的内容划分得比较清楚。辑二“生活絮语”的作品，主要围绕在食衣住行。辑三“哲思微语”的大部分篇章，依然是以日常生活题材为主，不同的是，这些文章或多或少表达了作者对于人生问题的看法。那些内容较难归入前三辑或表现手法比较不一样的文章，都列入辑四“散言碎语”。

先谈第一辑。以儿子为题材的文章，在书里占了不轻的分量。作者不是把散文当作照相机，镜头对准儿子，在一旁静静地拍摄他的一举一动，而是自己亲身积极地参

与其中，和儿子充分互动，水乳交融，把温馨的母子之情满满地注入文章中。为了激活母子互动情景，作者在文中穿插了许多生动有趣的对话。在20篇亲子题材的散文里，作者以叙写事件为主，塑造儿子聪明、机智、孝顺、可爱的形象。这里举两个例子。《海星的由来》写儿子想象力丰富，自编海星由来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由于怪兽和天神在天上打架，撞到星星，星星掉进海里，便成为海星。《儿子的好意》则表扬儿子孝顺。某日儿子参加同学的生日会，领了一份意大利面与一个鸡腿。他把吃剩的一口面和一小块鸡肉带回家给妈妈吃，还对妈妈说："同学叫我吃完，我舍不得吃，要带回家给你吃。"其他的文章，也是用生动活泼的语言，书写母子日常生活的琐碎小事，呈现母亲和儿子的连绵亲情，读来倍感温馨。

辑二"生活絮语"的作品有25篇。书写的范畴从亲子互动步入较大的生活圈。食衣住行与亲身接触的人事物，都是作者用妙笔捕捉的对象。读者可以看看《买衣服》《身在福中不知福》《记忆中的鱼汤》《我住的地方》《出门感触》等文章。《买衣服》写作者吃披萨时，不下心把一杯冰茶倒在裤子上，湿了，结果只好把先前考虑买而没买的裤子买下来。作者总结说："而每一次穿它，都会觉得是它要我买它，而不是我看中它。"一篇内容普通的文章，因一句逆向思维的表述，起到意外的效果。在《身在福中不知福》中，作者叙述朋友时常向她提起怀念她妈妈煮的菜、做的年糕、包的饺子，而作者自己没有同样的感觉。她和妈妈分开住后，自己下厨，家人却怀念妈妈的味道。作者通过妈妈厨艺的事，告诉我们要珍惜父母的爱。"生活中有许多美好的东西与许多事物是我们不曾用心去注意的，例如父母亲对我们的爱，因为它每天都存在，所以不曾去注意；因为不曾去注意，因此以为它不存在；因为它平常，就以为是理所当然；因为觉得它是理所当然，所以就不觉得它的珍贵；因为不懂得珍贵，所以就不知道去珍惜；因为不懂得珍惜，直至被错过了才知道后悔。但已来不及。"

《缝补一条破旧的被子》是一篇相当感人的写物文章。作者偶然翻出一条跟着她二十多年的破旧被子，她有两个选择，一是丢掉，二是缝补。她决定缝补。从以下一段边缝补被子边回忆往事的文字，可以看出作者是个念旧重感情的人。“缝衣机的轮子向前滚动着而我的思绪却是向后的，它乘着时光的轮子把我带回了中学时代，带回到妈妈还在身边的日子，记忆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它是越旧的事物越清晰，越近的越模糊，我在这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中缝补着这条不值钱的破被子，突然觉得这本被我认为是浪费时间的工作比任何事来得有意思。”

除了善于铺陈叙述，作者也喜欢说理，发表看法。不是严谨的长篇大论，而是在话家常时，顺手拈来的哲思，如探讨人生的目的、价值、意义、态度等等。辑三“哲思微语”的20篇文章，多有这样的特色。作者对时间相当敏感，她的时间观念也引人深思。以下的文章跟时间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谈时间》《时间是药》《5分钟能做什么》《错过，留住》《碎片》《时间的速度》等。作者认为，时间是免费的，不必用钱买，但时间却是有限的，不好好利用就浪费了。就算5分钟的时间，也可以做很多事情。作者举了很多例子说明5分钟能做的事，如炒一道菜、洗一个澡、唱一首歌等。“5分钟能做的事很多很多，但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5分钟很快就过去了。”在《错过，留住》中，作者谈一个因晚了一两个小时而错失的经验。有一次与朋友去爬山，在山下看到有人在卖种在花盆里的灵芝，她想买，他的朋友说等下山时才买。只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下山时，那些卖灵芝的人都不见了。时间太重要，晚了一步，“错过了，让人觉得遗憾；失去了，让人觉得可惜。”在《时间的速度》中，作者认为“时间，在我们不需要它时，它走得很慢。时间，在我们需要它时，又走得飞快。”她提醒大家时间是珍贵的。作者在《碎片》里，以碎片来说明人生的四个时段：童年、青少年、成年、老年，进一步印证了时间是有限的。从童年到老年的人生阶段，“我们会把过去的碎片一片一片地重

新拼凑着，不管是遗失的，忘却的，被深埋的，都一片片被细心地挖掘出来，细细地品味，细细地回味，再一片片完整地拼凑成一幅完好的图腾叫——人生。”作者对爱情问题如同对时间一样敏感。在《饮料与爱情》中，她说婚姻生活如吃猕猴果冰沙，“猕猴果与冰与水与糖与香料几种不同的物质，在杯中搅拌成一体。一男一女来自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背景，走进共同的婚姻生活。”《榴梿与爱情》则以榴梿比喻爱人。“爱上榴梿，就如同爱上了一个人，如此地无法自拔，如此地不可理喻，无论它多丑，无论它多臭，你还是会喜欢，还是会忍不住要买来吃。只因为吃不到榴梿会心情不好，见不着情人会彻夜不能成眠。”作者对爱情的诠释，相当精辟：“爱情像手中的细沙，你越想牢牢把它抓住，它流失得越快”。她在《给我的爱》中进一步解释爱与情的涵义：“爱字珍藏一颗完整的心——代表珍惜；情字代表一颗站着的心——代表陪伴。爱会转变为情，它不可能永远轰轰烈烈，也不可能永远热情似火，情却如细水长流，源源不绝，但它没有浓烈的色彩，也没有波涛汹涌的气势，它需要的是你细细的品味，慢慢地斟酌。”

辑四的一些文章，表现手法比较不一样。如《这条路上》《雨天的心情》《热》《诉说》用散文诗的样式书写，诗情画意。《夜、街角、陌生人》对在夜里街角出现的一个陌生人的形象塑造相当成功，看以下的细节描写：“你把手中的烟头丢在脚边的土地上，用脚踢了踢旁边的泥土，像是在举行一场埋葬的仪式”，非常传神，俨然像一篇小说，和前三辑的随笔或趣味小品的表现手法截然不同。《一根湿了心的蜡烛》值得一谈，五百多字的短文，分为15段，几乎每段都用动作描述来处理。这种小说叙述策略的笔法，比较容易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根浸泡过冷水的蜡烛，无法用火柴点燃，看似平常，却有寓意。蜡烛是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意象。文中蜡烛被湿了心，作者尝试用火柴去点燃，蜡烛亮不起来，失去光明的功能。巧妙之处，作者把灯泡拉进

来。她按下电灯的开关，满室明亮。蜡烛被冷藏，主人会不会记得它的存在？文章以“电灯依然高高地挂在天花板上，裂开着它的大嘴说：‘有我呢！谁需要你？’”一根很想燃烧自己的蜡烛被冷水湿了心，等待发光，还有存在的价值吗？在世界文明的大环境下，海外华人默默地用中文书写，默默地期待一豆烛光编织的文学梦，也许是作者思考的努力方向。这一辑写老人，写土地，写夕阳，写夜，写蝙蝠，写流浪狗，写树，写蜡烛，作者视书写对象的性质调整笔触，以期达到较能被接受的呈现效果。

我不知道作者写散文的心路历程。凭自觉，作者下笔是愉快的、轻松的，信手拈来，自自然然，随心所欲。她喜欢写什么就写什么，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如《总统的衣服哪里去了》其中一段由九个句子组成，全是问句，问的是“总统的衣服哪里去了”。作者不知道答案，在接下来一段这样收尾：“关我什么事？我还是睡我的觉去吧！”又如《谈生气》文中第一段由一句56字构成，14个分句的句式都是“有人……”，谈人们生气时的反应。这样的表达方式是不是很有创意？也许不同读者有不同的解读。

台湾学者郑明娳认为，散文作品一般具有四个特色：多元的题材、开放的形式、流动的结构和生活的语言。心受的散文或多或少都具备了这些条件，不过似乎还有提升的空间。这是作者的第一本散文集，收集的都是数年前的作品。最近陆续读了她发表在报刊上的作品，发现她正在努力开阔散文创作的视野。

林　锦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硕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博士。著有散文、微型小说多种。

作家笔下的秋之美

牛锐（中国）

炎热的夏气逐渐散去，风渐凉，云渐淡。只有街道上市声依旧，不同的是空气中多了一点别样的味道，那是桂花的香气。风吹过，送给路人满心的欢喜。如果把季节按颜色来分类，那么春天应是嫩绿色的，稚嫩而充满着希冀；夏天是大红色的，激情奔放而热力四射；秋天呢，应是内敛的金黄色，成熟而不张扬，喜悦而不放肆，因为在它的背后，银白色的冬天正在沉默，泛着积雪的微光。

从古至今，人们对秋天喜爱有加，吟咏秋天的诗词歌赋更是浩如云烟，让后世的人们每逢雁鸣西风之际，总爱在那些泛黄的卷帙中去寻找慰藉，以消心中块垒。

秋天的美，在不同的人心中，那感受可能是不一样的。“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一句箴言，可算是把人之美、秋之美、天地万物之大美浓缩精炼到了极致。秋天的美，凸显在一个“静”字上。这种仙风道骨的静、淡泊爽朗的静、沉潜内敛的静，骚动的春天没有，燥热的夏天没有，冷酷的冬天也没有。惟有雍容旷达、底蕴厚重、丰满充实的秋天，才找得着配得上这个字。也只有秋风秋雨秋云秋月秋山秋水……才能把这个奇妙的“静”字写得灵动飘逸，酣畅淋漓，出神入化。

与泰戈尔一样，同样感受到秋之静美的还有林语堂，在《秋天的况味》中，他写道：“然而秋确有另一意味，没有春天的阳气勃勃，也没有夏天的炎烈迫人、也不像冬天之全入于枯槁凋零。我所爱的是秋林古气磅礴气象……在四

时中，我于秋是有偏爱的，所以不妨说说。秋是代表成熟，对于春天之明媚娇艳，夏日之茂密浓深，都是过来人，不足为奇了，所以其色淡，叶多黄，有古色苍茫之慨，不单以葱翠争荣了。这是我所谓秋的意味。”在他的文中，秋成了代表成熟的内蕴、古色苍茫的过来人，成为烟上的红灰，又如又老又醇的酒，秋被比作雪茄、鸦片、用过20年而尚未破烂的字典、一张用了半世的书桌、一块老气横秋的招牌、书法大家苍劲雄深的笔迹，甚至一只熏黑的陶锅在烘炉上用慢火炖猪肉时所发出的锅中徐吟的声调。文字凸显了他从容闲适的生活观与豁达的人生观。

在诗人笔下是富有诗意的。“济南的秋天是诗境的。”读老舍的《济南的秋天》，不禁让人欣喜万分。在他的笔下，秋天是充满诗意的，秋天就像一首清新雅致、耐人寻味的诗。所以他在最后说：“在秋天，水和蓝天一样的清凉。天上微微有些白云，水上微微有些波皱。天水之间，全是清明、温暖的空气，带着一点桂花的香味。山影儿也更真了。秋山秋水虚幻地吻着。山儿不动，水儿微响。那中古的老城，带着这片秋色秋声。是济南，是诗。”这样的秋景，美得令人心颤。

同样写出秋的诗意之美的还有郁达夫的散文名篇《故都的秋》，他不远千里辗转到北平，就是想饱尝“故都的秋味”，可见他对故都的眷恋。他将南方之秋的浅味与故都之秋的深味作了一番比较，然后突出了他对故都秋天的喜爱。他为我们大笔勾勒了故都的秋的轮廓：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也可以看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到“青天下训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去细数“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还有细腻的槐花铺地、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悠闲飘洒的秋雨、舒畅的凉风。如此迷人的秋色，怎不令人陶醉？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天虽是安静的收获的季节，但在有些作家眼里却看到了秋的生机与勃发。“在我看来，花木灿烂的春

天固然可爱，然而，瓜果遍地的秋色却更加使人欣喜。”读峻青的《秋色赋》，令人读出欢喜来。他说：“秋天，比春天更富有欣欣向荣的景象。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灿烂绚丽的色彩。”他眼中的秋，“西面山洼里那一片柿树，红得是多么好看。简直像一片火似的，红得耀眼。”苹果“那么红，那么鲜艳”，葡萄“绿绿的，晶莹透明”，所以他说“看到的只是万紫千红的丰收景色和奋发蓬勃的繁荣气象。”

不同的作家感受秋天的角度可能不同，但是他们都从不同的侧面真实的反映了秋天的特点。如张爱玲从的雨的角并来写秋。她的散文《秋天的雨》，把秋雨的独特韵味描写得淋漓尽致。她一开始就说：“雨，像银灰色黏湿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在秋雨的浸淫下，是别样的景色：“草色已经转入忧郁的苍黄，地下找不出一点新鲜的花朵；宿舍墙外一带种的娇嫩的洋水仙，垂了头，含着满眼的泪珠，在那里叹息它们的薄命，才过了两天的晴美的好日子又遇到这样霉气熏蒸的雨天。只有墙角的桂花，枝头已经缀着几个黄金一样宝贵的嫩蕊，小心地隐藏在绿油油椭圆形的叶瓣下，透露出一点新生命萌芽的希望。”读来耐人寻味。

林海音从气味的角度来写秋，她的《秋的气味》里，以平实的笔调，写出了老北京的风采神韵，从字里行间使读者领略到老北京的秋天弥漫在美食的醇香里。她的文中，秋天的气味，是炒栗子的香味，是秋之果的香味，是烤肉的香味，是牛羊肉的膻味，字里行间充满着烟火味和人情味。林清玄从声音的角度来写秋，在他的《秋声一片》中，秋天的声音体现在他引用的一首词里，“我记得宋朝的词人蒋捷写过一首声声慢，题名就是‘秋声’：黄花深巷，红花低窗，凄凉一片秋声，豆雨声来，中间夹带风声。疏疏二十五点，丽谯门不锁更声。故人远，问谁摇玉佩，檐底铃声。彩角声随月堕，渐连营马动，四起茄声。闪烁邻灯，灯前尚有砧声。知他诉愁到晓，碎哝哝多少蛋声！未了，把一半分

与雁声。”林清玄说：“这首词很短，却用了十个‘声’字，蒋捷用了风声、雨声、更声、铃声、笳声、砧声、蛩声、雁声来形容秋天的到来，真是令人感受到一个有节奏的秋天。”他写秋天的声音，用以表达现代都市人对季节变化感受的迟钝，文字里有淡淡的惆怅。

秋天，在大作家笔下尽展无穷的魅力，在这个秋天里，手捧一本书，安静地阅读，感受作家眼中的秋天，仿佛足不出户便能看尽万千秋色，仿佛秋天的美景统统尽收眼底。美景如斯，既养眼怡情，又能荡涤心灵，真是令人快意。

牛　锐
文学爱好者。

文讯

郭永秀接任
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新会长

郭永秀（右）在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上接过名誉会长心水的委任状。

分布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四十多个地区，拥有130位华文作家、诗人的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第4届理事会就职典礼，于2019年12月8日下午两点，假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金山图书馆成功举行。

就职典礼由墨尔本中华公会主席黄肇聪先生担认主持，开始全体起立，向刚仙逝的名誉顾问陈之彬教授默哀一分钟，然后宣读各地贺函，包括台湾陈若曦教授、潮汕文学院林继宗院长、悉尼何与怀博士、王桂莺委员、欧华作协麦胜梅会长、美国风笛诗社荷野总编，气如虹文友等的贺词，然后介绍郭永秀会长。

从新加坡飞往墨尔本的新任会长郭永秀是退休的新加坡工艺教育学院讲师，他已经出版过六部诗集、一部散文集、一本音乐评论集以及一本歌书。他也是作曲家、合唱团及乐团指挥，曾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和歌曲，在北京及新加坡举办了四场个人作品发布会。现任五月诗社名誉社长、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教育部驻校作家。

接下来是黄玉液（心水）名誉会长致欢迎辞，然后孙浩良校长、洪门民治党冯小薇主委、张吴雪娥侨务委员、刘昱婷议员等受邀先后致词，最后由郭永秀会长致谢辞并

由心水名誉会长颁发证书给新任会长。接过委任状以后，郭永秀便以会长身份颁发各种顾问团的聘书。典礼过后是全体大合照，然后宾主交流并享用茶点。

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的顾问团，包括世界各地有名望的作家，比如台湾的陈若曦教授、林焕章、方明；香港的秀实；中国的林继宗、毛翰教授、古远清教授、张晓阳；美国的非马、荷野；澳洲的黄惠元……还有许多澳洲的名人、议员等。现任名誉会长是澳洲的心水和荷兰的池莲子。新加坡的文友有黄孟文博士、艾禺、寒川、君盈绿博士，林锦博士等。因著名作家太多，无法尽述。

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使世界各地华文作家有一个机会互相交流、互相研究及交换写作心得及作品，同时也经常组团到各地采风，然后编辑成书，出版诗文选集。

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就职礼后合影。（2019年12月8日摄于澳大利亚墨尔本）

新加坡作家协会

2018/2020年度理事会

会务顾问： 何家良博士　白振华

学术顾问： 杨匡汉教授

法律顾问： 蓝璐璐

名誉理事长： 胡清山　傅春安　陈军荣　曾也鲁
卓顺发博士　孙侠博士　江秋文

荣誉会长： 黄孟文博士　王润华教授　希尼尔

名誉会长： 烈浦

会长： 林得楠

副会长： 艾禺　刘瑞金　郑景祥　蔡家梁

秘书： 陈彦熹（正）　穆军（副）

财政： 沈斯涵（正）　钟韵宜博士（副）

出版： 刘瑞金（正）　君盈绿博士（副）
林锦博士（副）

学术/讲座： 周德成（正）　李叶明（副）　郭永秀（副）

总务： 冰秀（正）　陈华淑（副）

查账： 王丽珊

受邀理事： 廖建裕博士　杜红　董农政　林高
辛白　柯奕彪　王文献　王永炳博士（已故）
佟暖　周通泉博士　孙爱玲博士
胡月宝博士　蔡宝龙　白全成

《新华文学》第95期征稿

誊写初心

融四岁，能让梨；光七岁，会砸缸。可是一般凡夫俗子，童年时期对自己和世界都还是混沌不明。及至历尽千帆，一切似乎都有点太迟的年纪，才惊觉重返已难。但那一片茫然的童年，始终都是无怨无悔的经历，为后来的青春与世故铺垫。回顾时光，或许唯一能带你回头的只有诗和文字。

第95期《新华文学》将推出以“誊写初心”为主题的专辑，邀作者们带领读者穿越记忆，再走一段那遥远崎岖的童年，或者以儿童诗、寓言、闪小说等文体，还酹岁月。来稿字数以3000字为限。

注：“誊写初心”原为《新华文学》第94期的专题，但2020年初冠病席卷全球，故为反映疫情的影响，第94期的专题临时改为“抗疫烽火”，“誊写初心”则挪后一期至第95期。

截稿日期：2021年1月20日

来稿请电邮至《新华文学》编辑部
contact@singaporewriters.org.sg

或上网查询作家协会的网站：
http://www.singaporewriters.org.sg

《新华文学》稿约

- 本刊物欢迎各种文体的投稿——散文、诗歌、短篇与微型小说、闪小说、文学评论等，都在欢迎之列，以3000字为限。
- 本刊园地公开，除了专题的稿件，不设截稿期限，先到先用。
- 文稿内容不受限，但最好能反映新加坡的社会与文化。评论文章，则以评析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文学/作家为主，以5000字为限。
- 来稿请使用简体中文打字，不接受手写稿。九个月内未获信息，可自行处理该稿。来稿如不愿被删改，请注明。
- 来稿请附上中英文姓名、地址与电话号码，以方便联络，并于稿末附上不超过50字的个人简介。
- 本刊的出版仍需热心支持文学活动的机构与人士资助，因此一般不发稿酬。
- 来稿请电邮至：
  contact@singaporewriters.org.sg。

订阅《新华文学》

由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的《新华文学》期刊，已在2018年步入40年，2019年是它的41岁，也是另一个十年的起点。

《新华文学》从最早的《文学》到后来改名为目前的刊名，大部分时期是以半年刊的形式出版，自创刊以来从未中断，42年来一共出版了92期，可以说是亚洲地区最长寿的华文文学期刊之一。更难得的是，《新华文学》的质量始终保持了一定的水平，且在承先启后的同时也扎根本土，海纳百川。

对内方面，《新华文学》在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发展道路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对外方面，它扮演了新加坡文化的民间大使，促进了新加坡华文文坛和世界文坛的交流。

《新华文学》从即日起开始接受订阅。我们希望文友、院校、公私机构能给予支持。若欲订阅《新华文学》，请填妥下一页的订阅表格，或到作协网站www.singaporewriters.org.sg/Xinhuaorder.pdf下载订阅表格，填妥后将表格连同支票（若是选择使用支票支付）邮寄至新加坡作家协会。我们也接受复印的订阅表格。

《新华文学》订阅表格

- 《新华文学》由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每年两期，逢二月与八月出版发行。
- 目前只接受新加坡地区读者、院校与机构订阅。

【✓】4期（两年）共40元　　原价格51.20元

支付方式 Payment by

【　】支票 Cheque　付予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银行 Bank：_____支票号码 Cheque No：_____

【　】转账 Funds Transfer
账户名 Account Name：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银　行 Bank：　DBS
账　号 Account No：　033-006231-1
注：请在付款说明写上订阅者姓名　　**订阅日期：**_____

订阅者 / 联系人资料

姓名 Name：（中）_____（英）_____
职业 Occupation：_____ 国籍 Nationality：_____
机构 Organisation（若由机构 / 院校 / 团体订阅）：_____
地址 Address：_____
_____ 邮编 Postal Code：_____
电话 Tel：_____ 传真 Fax：_____
电邮 Email：_____

请将支票连同订阅表格邮寄至：新加坡作家协会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13-B, Smith Street, Singapore 058927　　Email: contact@singaporewriters.org.sg

让他至今梦系魂牵的女子S204803082359比较现实，不愿意面对老、病、死。

嫣然选择住在地球村，宁愿苟且活着。

她选择做个半人。

……

人类不是不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发明火药的人当然明白炸药除了开山炸石，还能打仗杀人。

……

在发生2020年冠状病毒肆虐的那一年，机械人牛刀小试，水里来火里去，得到了人类的赞赏和认同。

——节选自 **青如葱《锁城记》**

“AI把很多人变成了无用阶层，但也创造了很多新的工作，就好像造梦师……”

……

“你们这个时代还有科幻作家吗，不会也被AI取代了吧……”

“科幻作家？那是什么……”

我的心突然往下一沉，我也成为无用阶层的一员了吗。

“……噢，你说的是想工吧，想象工程师，他们可吃香了，各行各业都需要，尤其是教育，那是AI还没法教的东西……”

——节选自 **陈楸帆《未来已来2040》**

定价：$12.80
ISSN: 0129-7880